

运河



☐ 摘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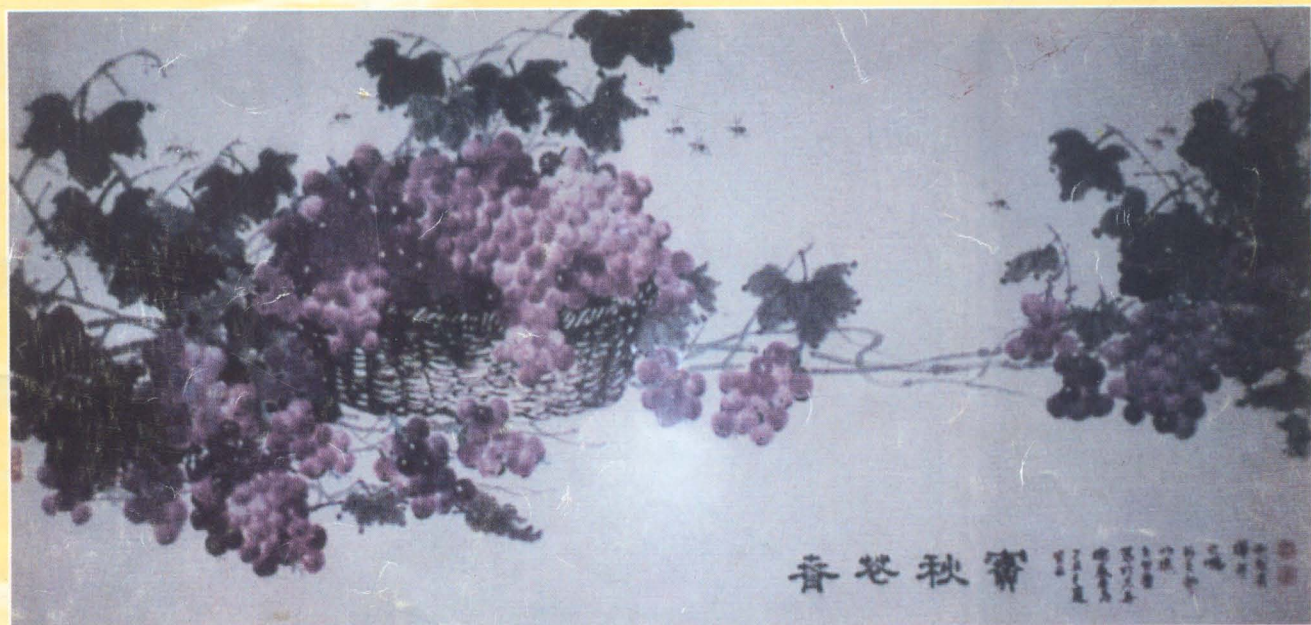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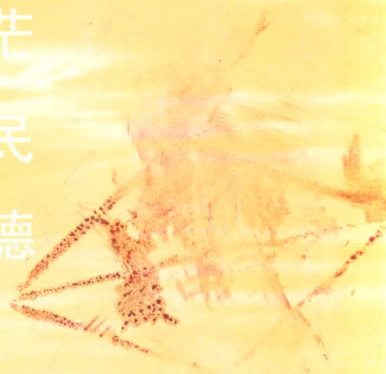
弥 茫

☐ 竹

朱新民

☐ 《金鹏展翅》之后

张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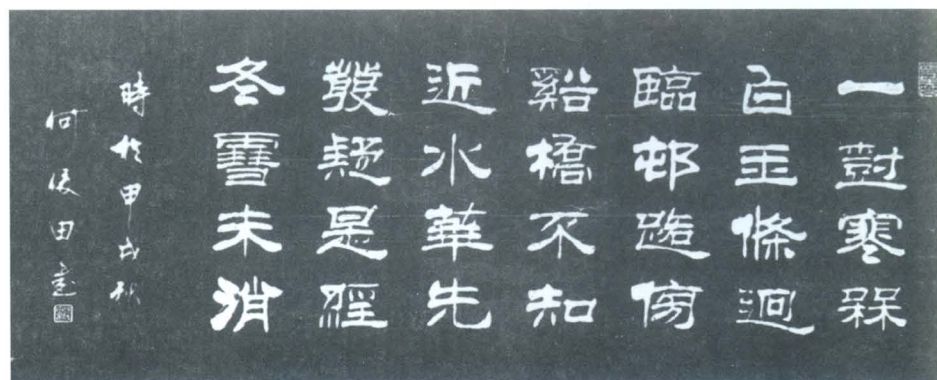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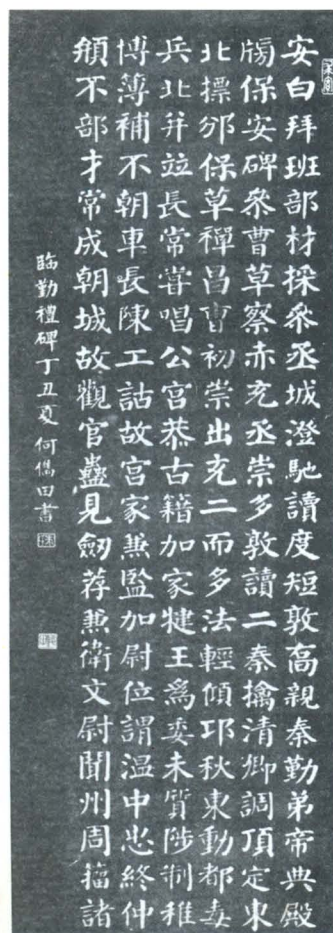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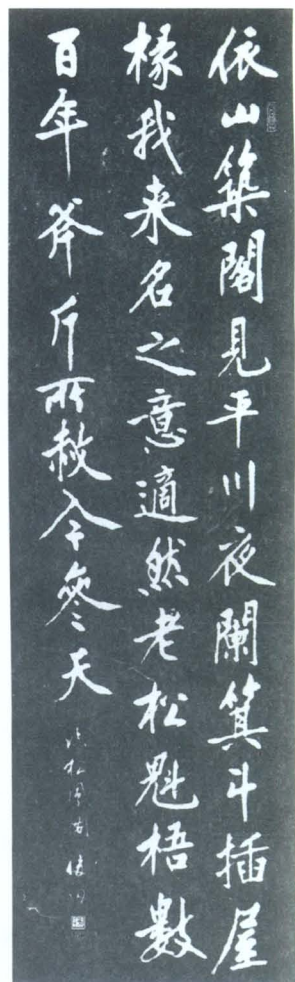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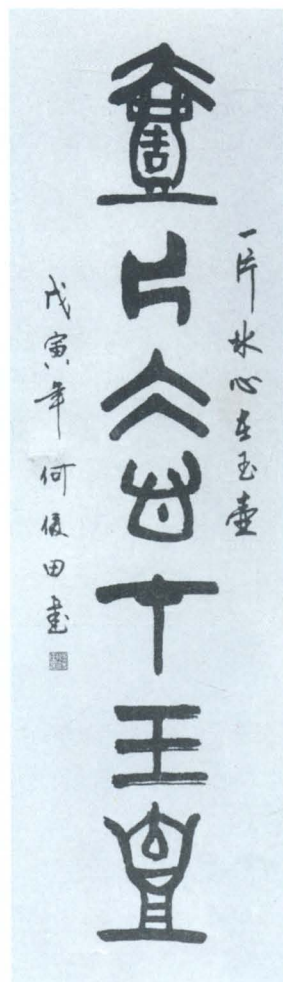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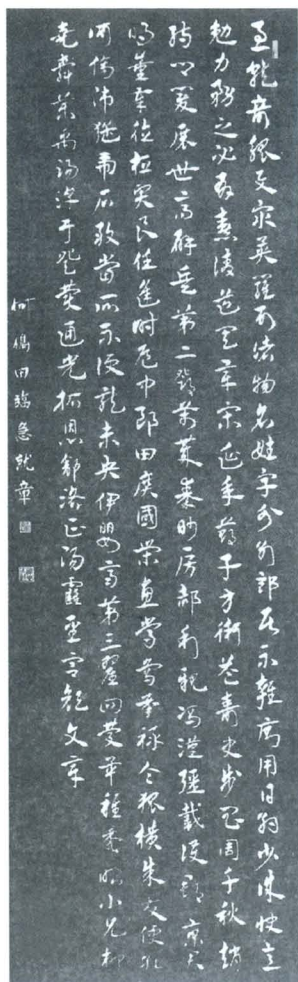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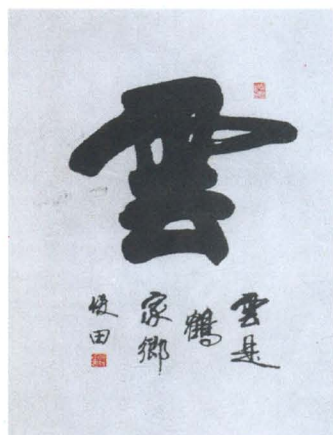
3 / 2000

总第 43 期



何俊田，字坦东，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生于天津武清。幼承家学，研习诗书画印，尤以书法用功最勤。自1964年投笔从戎后，即专业从事书画创作，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军首届书展、全国第二届正书大展等。1993年后拜在刘炳森先生门下，得先生耳提面命，获益良多。书风重法度，以真、行书体见长。

作者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政协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老年书画会副会长、天津武清政协副主席。



运河

YUN HE

中国气派 地方特色
民族风格 时代精神

顾 问 管 桦 刘炳森
主 编 王 毅
副主编 李蔚兰

2000 年第 3 期

目 录

(总第 43 期)

文 学 版	
主办 天津市武清县文化馆 天津市武清县文联 编辑出版 《运河》编辑部 地址 武清县杨村镇雍阳东道 18 号 邮编 301700 电话 (022)29341220 (022)29341216 准印证号 内部资料第 00194 号 准 印 证 印刷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在河之洲 3 摘情 弥 茫 6 祖孙三代 杨振关 11 昨夜雨,今夜风 木 子 14 他和她没有故事 杜秀芹 22 荣辱人生(连载) 张维安 20 老行 迂 远 24 被骗的女孩 李克山
	芳草萋萋 36 留住美好 田毅夫 32 怀念一棵树 徐泰屏 30 楼后的视线 李桂杰 37 夫行千里时 伊文领
	潞水诗行 34 竹(外一首) 朱新民 33 故土 何启锋 33 国旗 郭义合 34 中秋月圆 聂 鹏 35 桃李归 于士乡 35 十八岁 白鸿铎

大写千真	15 《金鹏展翅》之后	张有德	封面题字 刘炳森 编委 王 毅 王绍棠 尤克勤 冯品清 孙玉茹 李克山 李蔚兰 闫秀文 杨振关 陈 萍 秦万立 美术设计 王 毅 版式插图 兰 静 出版日期 2000年9月30日
岸拾边贝	40 蝗灾(小品) 47 今日韶山	王 毅 宋 勇 高元勃	
	休 闲 版		
运风河情	29 村东,那七座坟 27 当赤医的日子 28 自行车王国的早晨	刘仲孝 吴 彦 师彦俊	
滩夜头语	39 随想 38 童年趣事 38 雨情	王 静 高 英 辛义霞	
	文 摘 版		
精欣品赏	42 林肯的鼻子与哈佛的脚尖		
七社彩会	43 马三立逸事 43 音乐家说美声民族通俗唱法划分该结束了 44 中国文化的要义不是三纲六纪		
缤纷文苑	44 贾平凹新作《怀念狼》引起争议 45 该不该为韩寒让一条路 45 张平的《抉择》是这样诞生的 46 鲁迅名篇被戏说 46 神化和鬼化太平天国都是不对的		
	美 影 版		
丹青画图	封面 春华秋实 封二 群星谱(之五) 封三 歌曲 明天 封四 画家马德春	马德春 何俊田 王 毅 李葆春	

墒 情

弥 茫



麦子已经割完四五天了，可天上的日头还是一天比一天毒。麦地里，燎完麦茬余下的灰烬在干热的空气中打着旋，拧成大大小小的黑灰柱，或直冲天空，或四处游荡，在广袤的田野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田老八站在自家的地头，用力跺了一脚，田里立刻腾起了一股白烟。他望一眼天空，叹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浇地井里没水，天上又不下雨，这玉米可怎么种啊？”田老八走出自己的麦地，融汇到树荫下交头接耳的人堆中。

水禾村的党支部书记田得水正在为党支部换届选举的事惴惴不安。虽然此前上边已经和他透了底，但他还是对自己连任书记有些担忧。说心里话，田得水非常想连任书记，因为当书记的个中滋味他已经相当适应了，按他自己的话叫“吃馋了，待懒了，手掌摸不得锄杆了”。的确，现在的田得水除了干书记之外，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他听到支部要换届以后，就立刻找到乡里。乡里的意见很明朗，要尊重组织原则，换届选举按程序进行。田得水就坐不住了，一张长脸又长了二寸：“郝书记，支部换届选举也得尊重现任班子吧，我连干带不干的也干十多年了，为咱们乡，为水禾村多多少少也立下点功劳吧？要换届也得首先考虑我们几个呀，再说了，就我们村那二十几个党员，除了我们几个，还谁能干得了啊？我不是说不好听的，要是我们下去，夏季的公粮他谁也收不上来！不信您就走着瞧。”

党委副书记郝利民笑笑站起来，递给田得水一根烟：“得水啊，你不用这么着急，换届不等于换人，如果党员们都投你们票，你们不就可以连任了吗？再说，党委的意思也不想把村村都搞得乌烟瘴气，主要还是大稳定小调整，你放心吧，党委心里有数。”郝利民的话无疑给田得水吃下了定心丸，高兴得田得水一路敲着没了盖儿的铃铛回了家。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这样的：当它走到了一个极

端之后，就要向另一个极端逆转。就象眼前的天气，干热沉闷的背后隐藏着阴冷和渲泻。当然，这种阴冷和渲泻要比干热沉闷强得多，因为那毕竟是炎热的夏季里极少出现，也是许许多多人渴盼出现的。现在，人们的这种渴盼正从遥远的天边慢慢移动过来，转眼，浓密的乌云便覆盖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吼，暴雨如柱。田野上，雨到之处，黑灰象一条条泥鳅从干涸的坑底弹跳出来，打着旋，炮着蹦，在层层水泡和雨花中翻腾。它们忘情地在田野里肆虐，用它们特有的方式欢呼这场及时雨的到来。它们欢呼的行动和欢呼的声音覆盖了田野上的一切声响，包括田间小路上田得水那辆破自行车的链条与链盒的磨擦声以及田得水一声声愤愤的低号。尽管田得水知道他的低号无济于事，但他还是在闯进家门的那一刻，把这种低号放大了到了极限：“他妈的，下雨也不挑个时候，单拣老子在路上下！”

暴雨持续了三分钟之后，便像变戏法似的去得无影无踪了。天空依然惨白，太阳依然毒辣，整个世界依然象个蒸笼蒸着一个个鲜活而又无奈的生灵。尽管如此，在暴雨过后的第一天早晨，生灵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闯出屋门，跑上大街，奔向田野，迸发出他们按捺已久的心音：

墒情足了！悬地了！种玉米了！刹时间，田野里机声隆隆，人头攒动。板结的土地被大雨冲刷之后变得松散了，悬耕机走过之处，土地更像面包一样酥软。这个时候，一粒粒精神饱满的种子播洒下去，很快就会生根发芽，长出禾苗。这些禾苗在人们的辛勤培育下，就会结出累累的果实。

田老八已被播种的激情震颤得五官有些挪位了，他抖动着双手往播种机的料斗里倒玉米料种：“嘿，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天塌下来老百姓这地也得种，人算不如天算哪！”他这些不伦不类、语无伦次的话居然得到周围很多人的认可：“那是那

是,要不人家管你叫‘老八’,就是有道行!”

水禾村的支部换届选举正式拉开序幕。序幕拉开的标志,是党委开始逐个找党员座谈。当然,座谈是有目的的,目的不一定能决定结果。每个人都希望事情的发展符合他们的想象,但其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郝利民座谈的对象是田老八,他本想这个解放以来水禾村的第一书记能说出一些有价值有分量值得他参考的话来,谁想田老八对支部换届选举的态度却漠然视之,说出的话与种玉米时说的话一样语无论次令人费解:“换什么呀,换不换都一样,换了也不一定怎么样,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谁干都得干,不干对不起老百姓给他那碗饭。我这脑袋让枪打过,不好使,你们别听我的,该怎办就怎办,没事,我听党的。”郝利民摇摇头,苦笑了笑,把话头岔开一会儿,便走出了田老八的家。

这是一个闷热异常的傍晚,郝利民在看到第二个座谈目标的门上有个铁将军把守之后,就独自来到公路边上,站在树下,点着一支烟,望一眼空旷略有生气的田野,不觉长长吐了一口烟雾。他是搞党务的,但对农业上的事也略知一二。现在地里的墒情太差了,玉米虽然已经长出了几片叶子,但如果再不浇水,小苗就有旱死的危险。他感叹今年的天气,为什么就不再下一场大雨呢?如果雨水一场接着一场,禾苗的长势一定很好。

太阳落山以后,是夏季里人们出来纳凉的最佳选择。这个时候,水禾村的大街小巷里到都是光着膀子的男人和手拿纸扇的女人们。他们的嘴巴随着自己的思想喷吐着那些淤积心底的话题,这些话题有的能引起周围一些人的共鸣,有的则遭到一些人的抨击,但无论如何,也打消不了他们一吐为快的冲动。那是人的本性。造物主给人造了一张嘴巴,一个舌头,一个喉咙,一条声带,就是要人们去说话的,说什么无所谓,有人听没人听也无所谓,它只让人们去说。正因为这个原因,田得水才提着一瓶“孔府家酒”找到了田老八。他要跟他说说,不说他觉得心里不踏实。

田得水走进田老八院子的时候,田老八正躺在春秋椅上冲盹。这个时候,天上下来一缕缕小风,正是冲盹的好时候。只是院子里的蚊子有些不安分,总是不失时机地在田老八的耳边嗡嗡两声,弄得田老八又得把冲盹的一半心思用在驱赶蚊子上,睡意将至飘飘欲仙的那种感觉,也就在他伸手喊“去”的同时变成了对蚊子的憎恨。田老八在心里怒骂:蚊子这东西是怎么变来的,它怎那么讨厌呢?没事嗡嗡

嗡嗡就够可恶的了,乘人不备还咬你两口,真是气死人了,科学家都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把蚊子治绝了呢?“去!滚一边去!”这一声怒斥虽然很到位,蚊子也被吓跑了,可田得水却愣愣地站在了那里。刚才他对田老八的那句问候,显然已被田老八对蚊子的憎恶淡化了。田得水提着酒木然地站在那里:“二叔,您怎么这么大的火啊,我哪得罪您了?”田老八猛地睁开眼睛:“噢,得水啊,嗨,你这是说得哪的话,我刚才才是骂蚊子呢?你瞧它给我叮的,这,这,都是包,想打个盹都打不消停。走,上屋去吧。”听了这话,田得水的长脸才收回了一半。他跟着田老八进屋,打开酒,摆好菜,让吊扇尽情地吹着后背,一小口一小口地和田老八对饮。他知道田老八好喝酒,他也知道田老八喝完之后说的全是实话。但田老八说实话的时机很不好把握,喝不到兴头上他不说实话,喝得过了兴他就不说话了。这个尺度要在半杆子与多半杆子之间把握,没有专业水平很难做到。田得水相信他能做到,他已经不是和田老八喝过一两次酒了。上任的时候,他和田老八喝过酒,田老八给他出了好多好主意,三把火立刻就烧了起来。前几次换届的时候,他也和田老八喝过酒,田老八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他照田老八的主意做了,逐个找党员谈心,目的只有一个:争得党员的支持。这次换届,他必须要找田老八喝酒,他知道,只要田老八给他出个主意,他照着去办了,这次换届一定能顺利通过。这时候的田得水已经爬到半杆子上,正是最敢说话的时候。他端起一杯酒:“二叔,支部该换届了,您还得给我做做劲哪,光您一个人选我不行,您还得给别的党员做做工作,让他们也选我。”田老八的眼角已经溢出了白色物体,那是他爬到半杆子上又加小半杆子的标志:“玉米旱哪,再不下雨就不行了,喝酒,管他哪,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喝!”“二叔,我说您在选举的时候给我做做劲。”“啊,选哪,选,外国好几个总统都选了,就‘克了顿’闹得凶,一个女的老跟他捣乱,咱谁也别捣乱,喝!”田得水喝完了最后一杯酒,哩啦歪邪地出了田老八的院子。他知道,今天这瓶“孔府家酒”白搭了。

地里的玉米苗象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就断奶一样,在炎炎的烈日下挣扎。心急火燎的人一个奔到地里,看着一口口枯井,一个个锈得与秤砣没什么两样的水泵,摇头叹息,捶胸谩骂。一条条大渠龟裂着,连渠边的水草都没有生气。捺不住性的人们开始用水车从家里往地里拉水,象给婴儿喂奶一样用喷壶往地上洒水。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只是自欺

欺人,但他们还是努力这样做着,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心理平衡一些。

党支部那间黑漆漆的小屋里,挤挤擦擦分布着二十几名党员。党员们你一言我一语争论着地里的墒情,如果不是郝利民宣布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换届选举之后,还有一些人没能从争论中摆脱出来。看他们那面红耳赤的神情,真有不把问题弄清楚决不罢休的劲头。郝利民摇摇头,几天来的调查并不像他想象的顺利,这使他改变了几天前想指定候选人选举的做法。他当场宣布,首先由二十几名党员无计名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班子。郝利民话音未落,大街上响起了柴三的“嘞嘞”声和扬声喇叭里的叫喊声。这种在柴三上架喇叭沿街叫喊的方式本来是进村小贩的专利,他们每到一村,往往要求村里管喇叭的给他们喊一喊,但经济社会,干什么都要讲价值,对待这种小贩,哪个村都一样,喊可以,交一元广播费。长此以往,小贩们干脆自己在柴三上安个喇叭,自己广播了。他们广播的内容大多是“换大米”、“换西瓜”、“有猪的卖”之类的语汇;而现在这个“小贩”在大喇叭里广播出来的内容却不是这些,然而,他的这种广播要更具磁性和穿透力。开会的党员们听到了这种广播以后,不觉都竖起了耳朵,他们在辨别这广播出自谁口,在分析这消息的可信程度。外面的广播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乡亲们注意啦!乡里从排污河调水来啦!三支、四支都来水啦!大家都到渠边去!那里几台机泵已经架好了,快浇地呀!”这声音如同晴天里的一声霹雳,立刻把二十几名党员炸出了屋子,他们吵嚷着奔向大街,冲进家门,拿起铁锹水龙涌向大渠。

转眼之间,屋子里只剩下郝利民和几个协助选举的政府干部跟田得水。此时的田得水脑袋有些发蒙,他不知道刚才是在大街上开着柴三广播。但他知道这个人也只能开着柴三在大街上广播。因为村里的大喇叭在他家里,没有他的话,他那个号称“母大虫”的贤内助是不会让任何人染指的,除非谁给她的实惠比田得水发的话还有价值。田得水认为这个人是在给他添乱,好端端的一个换届选举让他给搅了。田得水朝屋外吐了一口唾沫,沉闷地骂了一句,然后转向郝利民:“要不干脆甬选了,党委一说不就完了吗,您瞧谁拿这当回事?”郝利民摇了摇头:“选还是要选的,不过看来今天是选不了了,等大家浇完了地,你找个时间把党员通知了再选吧。”郝利民说完,出屋和几个政府干部骑上车子消失在大街的尽头。田得水愤愤然出屋:“叫什么真儿啊,谁拿

这当回事?真是!”

玉米地里热闹起来了。一条条水龙象一条条硕大的蚯蚓从三支、四支渠的渠边延伸到每一块地里,把水和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见了水的禾苗象婴儿见了母亲甘甜的乳汁,无声地欢笑着,尽情地吸吮着。这情形,乐坏了浇地的人们。他们眼里噙着泪,指着那一棵棵禾苗,像是在娇嗔地数落着自己的孩子:“你们认便宜吧,要不是大渠里来点儿水儿,你们就等着渴死吧?”

月亮挂上天空,一缕薄云飘在月亮的不远处,看上去象月亮脖子上刚刚刮下来的丝巾。人们抽干了大渠,浇饱了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各自的家。

田得水没有下地,下地是贤内助的事,他躺在炕上,刚喝了半斤酒的脑袋象安了轴承似地转得飞快。他在想,怎样才能把换届选举顺利地搞过去。他对党员漠不关心的现状很满意,但如果党员总这么漠不关心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他得想办法让党员既不关心又关心,让他顺利连任。这个念头他已经考虑好几天了,只是没考虑出什么结果。今天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但他的努力还是敌不过酒精的努力,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了几个周遭之后,便正式停摆,下一个节目是小脑工作,他驾着祥云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爱爱洗头房”,去享受一双玉手的轻轻爱抚了。

玉米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二十几名党员又在那间屋子里凑齐了。这次,田得水给党员们上了烟和茶水,还打开了所有的窗户通风。党员们抽着烟,喝着茶,谈论着地里的玉米。这个时候的玉米应该经得起了,但如果旱得太厉害了也不行。有人同意这种说法,但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个时候的玉米早点无所谓,最怕的就是涝,如果这个时候连着下三天大雨,再刮一场大风,玉米往水里一泡,非绝收不可。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现在能有下三天大雨的天气?老天爷舍得吗?议论声高一阵低一阵,此起彼伏,压倒了郝利民的讲话。最后,郝利民只好一摆手,几个政府干部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推举候选人的选票分别发给了党员们。党员们接过选票,大惑不解:“一人发一张纸干什么?”政府干部只好给大家解释,说这是选票,推举候选人用的,你们看谁能当届支部的候选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上面,你们村的支委指数是三个,第一轮是差额选举,所以要推举四名候选人,其中有一个是差额,要差下去,最后剩仨。党员们明白了:“你说推举谁?把他写上得了呗。”“那不行,选票你们得自己写。”“我不会写字”。

(下转第31页)

祖孙三代

杨振关

—

运河岸边的这个一脚能把球踢出庄外的小村，也不知哪年留下来的习俗，张三也罢，王五也罢，只要娶了媳妇，生了儿育了女，你的大号便再没人提起了，全指着儿女叫。你给儿子起名狗子，你就成了狗子爹，你爹便成了狗子爷。

狗子爷今年七十挂零了，在村里算不上年纪最大，可是最被人们敬重，提起狗子爷，大小孩芽们没有不挑大姆指的。狗子爹呢？敬重说不上，可他那空手抓活鱼，大把大把捞钱的本领，也挺叫人羡慕的。狗子也不赖，才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班里当上了小队长，帮老师擦擦黑板，给同学们发作业本什么的，积极着呢。

狗子爷虽然腰弯了，背驮了，可身子骨挺硬朗，去年还闹着要自己承包二亩田，只是狗子爹没答应，他心疼老人，怕给累出个好歹，再说也没那个必要，二亩田，就是年年大丰收，能落几个子儿。不包地，老人也不闲着，干点这干点那的，手里老有活。老人说，一辈子劳动惯了，一睁眼，就想找点事儿干。狗子爷被人敬重，自己也打心眼里高兴，有时竟欢喜得小山羊胡一翘一翘地问孙子：“狗子你说，人活着到底为啥？”

这题好答，狗子不只一次听爸爸念叨，人活着就得想法挣钱，钱能通神，能使鬼推磨，爸爸还常鼓励他好好读书，长本领，往后挣大钱呢。可狗子知道爷爷最反感爸爸张口钱闭口钱的，俩人还常为一个钱字吵嘴，这时候如果告诉爷爷人活着为了挣钱，爷爷肯定会不高兴的，他可不愿扫爷爷的兴，就装做不懂地摇摇头。

其实，狗子爷也不想拿这道人生大题难为孙子，笑嘻嘻说：“我来告诉你吧，人活着就是为了有个好名声，让乡亲们挑你大姆指，狗子你说，对吧。”

什么对不对的，顺着爷爷，让爷爷高兴就好，这是妈妈常跟狗子念叨的话。狗子点点头：“对，对。”

爷爷张开他那粗糙如老树皮样的手，爱抚地抚摸着孙子小脑袋：“往后呀，你就听爷爷话，跟爷爷学，千万莫学你爸爸。”

狗子迷惑地眨眨眼睛：“爸爸怎了？”

“你爸不是个东西。”

这可让狗子大惑不解，爸爸不光在村里，就是方圆左近的四乡八店，提起来，也没有几个不知道的。爸爸的名字上过报纸，占了小半拉版面不算，还登了一张正打着电话的彩色大照片，别提多神气了。虽然爷爷贬低说那是爸爸花钱做的广告，那也够牛气的，村里那多人呢，怎没见有第二个上报纸呢？报纸上那张彩色大照片，狗子同班的二牛一眼就认出来了，羡慕得直嘬牙花子，挑着姆指说：“你爸比我爸可强多了。”二牛爸在村里就落下个老实，狗子爹和狗子爷有时犯吵，狗子爷说，你也学学二牛爸。狗子爹说，学他干吗，学他三脚端不出屁来，让外人当驴粪蛋踩呀？二牛爸甭说上报纸，村里大喇叭喊人，张三李四的，都很少提到他名。他和狗子爹比，比哪啊。

狗子爹还有比这更牛气的呢。前几天乡里召开全乡中小学生运动会，闭幕颁奖那天，狗子爹就坐在主席台正中，连乡里的总校长，还坐他下手呢。那天二牛也参加了运动会，望着主席台，吃惊地问狗子：“那个坐在李乡长身边的，不是你爸吗？”

不是他是谁呀，爸爸刚一入场，狗子就认出来了，爸爸随便地在主席台找到自己的位子就坐下了，一边抽着烟，一边和身旁的李乡长说着什么，挺亲热的样子，就像乡亲们晚上纳凉时，经常谈起的却又永远也扯不完的家不长里不短那样无拘无束。

二牛说：“你爸爸既不是校长，又没在乡里做事，怎么今天也来了，还坐在李乡长身边？”

狗子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爸爸是今天一大早李乡长用他那辆新买的油亮亮桑塔纳小轿车接走的。二牛一挑大姆指，赞道：“你爸爸就是棒。”

不光二牛夸爸爸棒，班里的老师，学校的校长，也都异口同声说狗子爸了不起。听他们讲，这次乡里召开的运动会，所用的二千八百元包括奖品在内的一切费用，全是爸爸出钱赞助的。这能不让人说声好吗？偏爷爷，一提爸爸就有气，就说他不是个东西，也怪了。

二

在村里，狗子爷年龄不算最大，可算党龄，就没人能跟他比了。狗子爷说，还没有爸爸的时候，爷爷就在党里了，而且还担任着村里的民兵队长。那时这里是敌占区，很危险的，在党里就意味着时刻准备掉脑袋。爷爷常常黑夜里带上几个人，钻青纱帐，打敌人炮楼子，命都不顾。村里人说，最不怕死的，就数爷爷了。打天津那年，爷爷带上村里民兵，像解放军一样参加攻城，他一人夺下敌人一个据点，身上中了三颗子弹，打断两根肋骨，肚子都出来了，还紧握着枪和敌人拼杀。是胜利后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发现他还有口气，用担架抬着送进医院，才算捡回小命。狗子爷说，爷爷伤好后，蒋介石都吓得跑台湾去了。爷爷是有功之臣。伤虽然好了，可是却落了些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上边照顾他，要把他留在城里，安排个适当工作，只是爷爷没答应，说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党和政府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他一个残废人，又没有什么文化，就不给国家添累赘了。仍回到村里，克服了很多不便，和正常人一样下地干活。狗子爷说，如果爷爷那时不冒傻气，听从国家安排，他们一家人早在五十年代就搬进城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地过上幸福生活了，还至于像在生产队那会儿似的，整日死肉黄天地在地里滚，不知黑天白日地跟土坷垃打交道，到头来虽然粗茶淡饭，却还是填不饱几张肚皮。

狗子爷可不像狗子爷那么想，老人做事从来后悔，说了，跟土坷垃打交道有什么不好的？是苦点累点，可还能锻炼意志、锻炼身体呢，他若不是这些年手脚不停地在田里滚，身体能有这样结实？劳动锻炼人。别说，狗子爷就是勤勤，喜欢干点这干点那的，如今一大把年纪了，仍然一天到晚的手脚不闲着。在家里，他起床最早，天还蒙蒙胧胧，一家人还在睡觉，老人家便穿好衣服，推门出去了，肩上背着他自己编织的粪筐，手里拎一把铁木锨，村前村后，田头地脑，全留下他脚印。到吃早饭时，顶着一脑袋露水回来了，到张家告诉一声：“你家棉花紧该打尖掰杈，都要长疯了。”又颠颠地跑到李家，告诉他们紧快去乡里买瓶农药，大渠东的二亩谷子长了不少粘虫。

狗子妈早饭做好，等老人回家吃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打发狗子找，狗子也不知爷爷去谁家了，哪里找去？就满街问人，还好，总算问到了，在一条小胡同里，看见爷爷从马娘家出来。狗子跑上去拉着爷爷手，要他回家吃饭，说爸爸妈妈都等他呢。

狗子爷却不急不忙，要他们先吃，甭等他，他还要给吴天宝提个醒，他家老河滩那块棒子都穿黄袍了，再不拿肥催催，秋后减一半产量也不止。吴天宝去年新盖的房，在村子的东头呢，离狗子家少说也有半里路，一去一回的，又得老大会儿。狗子爷要去市里联系一笔业务，见狗子没把老人叫回来，天又着实不早了，便不出好气地说：“咱吃，不等了。一天到晚竟干点下三烂事！”

三

狗子家成了村里的非农业户，没包一亩地，吃米吃面的，全靠从外面买。村里搞改革，实行土地承包那会儿，狗子爷正患着一场大病，叫狗子爷送医院做手术去了。村里人全包了地，有的包三亩，有的包五亩，唯独狗子家一亩没包。狗子爷说，从土坷垃里刨钱，得把人累死。狗子爷开始不知道家里没包地，病好出院后知道了，再想包也迟了，气得老人脸青着躺炕上哼哼了好几天，骂狗子爹是败家子儿，既在土台上住着，就得种地，不种地，那还叫农民吗？对狗子说：“狗子你看着，早早晚晚，咱家败在你爸手里！”

村里学校也包了地，就在村西口，狗子每周的两节劳动课就在那里上。村里没什么企业，拿不出多少钱支持教育，就给学校划了块地，要老师领着学生自己种去，打下粮食卖钱，买个书本，修修桌椅什么的，也算是一种支教吧。学校每上劳动课，狗子爷总是不请自到，给师生们当顾问，指导孩子们应该怎样开苗，怎样锄草，怎样给庄稼施肥。他每天都起个大早，背着粪筐田间地头转，把路上的骡马粪便拣筐里，差不多每天都能拣满一筐，背到学校的承包田里去，天天如此，从来也没间断过。爷爷爱劳动成了习惯，还让狗子跟他学，从小养成个好品德。

若逢阴雨天，狗子爷就更忙了，别人躲雨往家跑，他却往外面跑，头上扣着个烂了边的蘑菇草帽，拎把木锨，不等雨止，便田头地脑，渠旁路畔地忙活上了。田里积水的，他几木锨，捅开个口子，引水入渠；渠道堵塞的，他又是几木锨，使渠水畅流；河堤冲出个大豁口，几木锨解决不了问题，他便脚步匆匆回家，从院里抄起个背筐就走。狗子妈见天上雷鸣火闪，铅块似乌云破棉絮般扑过来，一会儿可能就是场大雨，劝老人快放下筐进屋去：“您看这天！”

狗子爷说：“甭看，一会儿雨就来。”

狗子妈说：“那，您老还往外跑什么？快进屋吧。”

狗子爷说：“村东柳河堤上，叫雨水冲开个豁口，不抓紧堵上，一会儿雨来，再一冲，豁口还得大。”

一边说，一边不管不顾地背着竹筐出去。

狗子爷前脚刚走，鞭杆子雨便劈里叭拉地砸了下来，一会儿工夫，院里就如爆豆般一片哗哗声响。狗子爸从柜里找出一大一小两件雨衣，一件让狗子穿上，一件让狗子给爷爷送去。狗子爷虽然对儿子言语行为横挑鼻子竖挑眼，老也看不惯，人前人后地骂他不是个东西，可狗子爸却不跟老人一般见识，他深知老人一辈子不易，该关心还关心，该疼爱还疼爱，从外头买点好东西，先济老人吃，凉了热了都想着。

外面大雨哗哗，狗子也不想去，就对爸爸说：“您去吧，您力气大，还能帮爷爷多干点。”

狗子爸一听就烦了：“叫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

狗子不情愿地说：“我一个小孩子，能帮爷爷干什么呀？”

狗子爸说：“你什么也不用干，就在一旁看着。你爷爷有病！”

“知道爷爷有病，您更应该帮他干点才对呀，又那大年纪了。”

狗子爸烦厌地一挥手：“去去，快给你爷送去。小孩子家，懂什么！”

狗子冒雨赶到河堤时，爷爷已浇成水里捞样了，给他雨衣也不穿，说没必要了，都浇成水人了，也的确是没什么必要。狗子爷从堤下花好大力挖满一筐土，用力背肩上，又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爬上丈许高的河堤。由于堤高坡陡，加上雨水冲刷，滑溜得跟泥鳅背似的，有几次竟险些从半坡上倒滑下来。好不容易把一筐土背上河堤，倒进豁口处，却起不了多大作用，眨几眨眼睛的功夫就又被雨冲下去了。爷爷并不气馁，接着又是一筐。

狗子见爷爷那费力的情形，抄起锨帮他挖土，一锨下去，连泥带水全粘在锨上，甩也甩不掉。爷爷把锨从狗子手里夺过去，说：“这不是你干的活，你不行。回家叫你爸爸去，他在家呆着也是呆着。”

狗子冒雨跑回家，几个屋子找遍了也不见爸爸影儿。问妈妈，才知道爸爸刚刚出去，八成是帮爷爷去了吧，狗子想。爸爸的确是应该帮帮爷爷的，爸爸有膀子力气，背起一筐土玩似的，上堤下堤的，也不用提心摔倒起不来。

爷爷堵完豁口回家的时候，雨停了，天还阴沉沉的，街巷里一个行人也没有。这里是粘性土，一下雨，不要说车辆无法通行，即使是行人，一脚下去也是一个大泥坨。狗子爷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回家

的，走几步就要停下，费力地把脚上的泥坨甩掉，然后再往前迈步。狗子在门口，老远看见爷爷，光脚跑过去，把爷爷搀进屋。爷爷已经成了泥人，不用问也知道是上堤下堤，滑倒摔的。

狗子刚帮爷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爸爸也从外面进院了，一手提着鱼网，一手拎着个湿漉漉泥龙袋，沉甸甸的样子。他把鱼网挂墙上，叫狗子妈把屋里大铝盆端出来。好家伙，泥龙袋里全是活蹦乱跳大鲤鱼，满满一铝盆。狗子从来没见过家里有这么大又这么多的鱼，惊喜地问爸爸：“您真行！从哪儿逮来的？”

狗子爹刚要张口，见父亲阴着个脸子，咬着烟袋杆从屋里出来，又把话咽回去了。从狗子妈手里接过硬水舀，往鱼盆里加水。

“狗子问你从哪逮的呢，怎哑巴了？”

问什么，水里呗。”狗子爸有些气虚，连脸都没敢给老人看。

“废话，天上逮的，是鸟！”狗子爷被儿子不伦不类的回答气恼了，说话粗声粗气的，乱舞着巴掌长的烟袋，“你也甭这里给我打马虎眼，我心里明镜似的，这鱼是张小明他们几户承包的鱼坑里养的。”

“谁养的我不管，反正我没从他们鱼坑里逮，我是从鱼坑旁的进渠里逮的。”狗子爸把一条蹦出盆外的鱼抓住，丢进盆，心安理得地瞥瞥父亲，“鱼顺着雨水流子从坑里跑出来，不逮着也会从大渠跑河里去。”

狗子爷火气没减：“所以你一见下了大雨就觉得有机可乘，就先下手为强了。你这样做就没觉出自己有点缺德？”

狗子爸理直气壮说：“这有什么可缺德的，大渠又不是谁家承包的，水里鱼，谁都可以逮，不逮就便宜大河了。”

狗子爷说：“你既然已经料到鱼会从坑里跑出来，就该雨前告诉人家，采取点防范措施。”

狗子爸觉得父亲说话好笑，嘴角抽出几丝讥讽：“他们又没花钱聘我当顾问，我告诉的着吗？您也甭把自己当尺子，见谁衡量谁。”

“我还巴巴打发狗子回家叫你帮我堵堵豁口，你可倒好，哼。”

狗子爸本不想跟老人掰扯什么理，知道白费口舌，可一时又压不住，就说：“爸爸，按说我当儿子的不该说您什么，可您也太迂了，您把眼睛睁开了四下看看，除了您以外，眼下还有谁干白出力气，一点好儿不落的事儿？平常为活动活动腿脚，给乡亲们传

个音、送个信什么的，虽然也是白跑腿，可大伙全看在眼里，多少还能落一句半句好话。大雨哗哗的跑河堤上堵豁口去，谁看见了，谁知情了，您还想当无名英雄啊？也不看看什么年代。”

狗子爷气呼呼道：“什么年代也不能见利忘义！”

爷儿俩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吵了好一阵子，别扭别扭的谁也没能说服谁，是狗子妈担心老人别扭出好歹，连哄带劝地说了很多好话，又把狗子爸数叨个一堆不是，才把老人哄得消了气，让狗子扶着，进屋躺着去了。

这虽然是两年以前发生的事，可狗子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在他小小年纪的印象里，爷爷第一次那么凶地跟爸爸吵，而且连着好几天都没给爸爸好脸色。

四

爷两个第二次闹翻，也是在两年前。秋后狗子爸下海了，地里活一扔不管了，经商做买卖去了。这天，他走街串户买回一车葵花子，准备第二天去集上卖去。小驴车把葵花子拉进院时已经是下午了，吃过晚饭，让狗子妈帮着，把用麻包装着的满满一车葵花子全卸下来，摊在院子里，厚厚的摊了满满一院子。开始狗子还以为是凉晒呢，可一想不对，哪有大黑天凉晒东西的。一会儿，就见爸爸从外面担进两桶水来，就着月亮地儿，均匀地一瓢一瓢地往葵花子上泼。

狗子爷睡觉轻，虽然狗子爸加了小心，天一黑就把老人屋里的门窗给关严实了，可院里一瓢一瓢的泼水声还是使他警觉了，穿上衣服，扣子没容系上就奔了出来。院里的情形把他气坏了，手抖颤着，指着狗子爸脑门子：“我猜你大晚上的，把葵花子摊在院子里就没打好主意。”

狗子爸没接茬，仍一瓢一瓢地往葵花子上泼，就像老人没在身边一样，从瓢里泼出的水，泛着银白的亮光散落在葵花子上。

“我看你再泼！”狗子爷几步奔过去，一把从儿子手里夺过水瓢，用力抛向墙角，“你这么做，亏不亏良心！”

狗子爸带答不理地瞅老人一眼，没好气地说：“良心多少钱一斤。”

狗子爷气凶凶道：“良心没价！千金买不来，万银换不到。作为一个人，最金贵的是良心，你懂不懂，良心！人家卖葵花子，还唯恐凉晒不干呢，你可到好，竟往里泼水。”

狗子爸苦笑笑，叹息地摇摇头：“您也真是迂到

家了，您哪天抽点空也到集上转转去，哪里还有瓜子凉干卖的，全仗着趁湿压点分量，好多卖几个钱。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一切得向钱看。”

“你爱向哪看向哪看，但既是人，就得讲良心，不能为几个臭钱，就把良心当块肉，喂狗。你不要脸面，我还要呢，我活一辈子了，没让谁说出个不字来。你想污了这个家的名声，没门儿！”

水瓢被老人夺了抛了，狗子爸也没法再往葵花子上泼水，两手交叉在腰间，看着老人那因激动而发青的脸，不无讥讽地说：“要不现在选干部都要年轻的，人老了，是不行，思想僵化。”

狗子爷气火火回一句：“你思想不僵化！”

“爸爸，不是我说您，你那脑袋瓜的确该换一换了，集上店上的，您也没少去，也没少买东西时叫人唬过骗过，怎就一点窍不开呢？您也睁眼看看，现在市场上还有几样东西不是假冒伪劣，棉花里裹砖头，白面里掺石膏，化肥不肥地，农药不杀虫，您昨天才从集上买回的一袋猪饲料，里头竟有一小半是河沙，没把您气得满街骂娘？怎么才一天功夫，就忘了？”

狗子爷说：“没忘！怎么，你看别人行骗你也骗，别人使假你也使，别人有跳河的，你怎不去跟着跳呢？”见狗子站在一旁看热闹，一指地上两只水桶，“去，把水倒猪圈里去。我看你再泼的。”说罢，气呼呼回屋去了。

狗子爸无奈地站着，望着老人背影，摇头自语道：“遇上这样的老子，真没办法。”

狗子倒了水，也不明不白地责怪起爸爸来：“您也是，挺干的葵花子，干吗非要往上泼水呢？”

不想一句话竟惹恼了爸爸，轰赶苍蝇似地一挥手：“去，滚屋里跟你爷死觉去。小孩子家，懂什么。”

“正因为不懂，所以才要问问嘛。”

“有一个你爷爷就够堵心的了，你这里又来添堵。”

狗子翘起嘴巴：“问个明白就叫添堵呀？还怪爷爷发脾气，你往葵花子上泼水，就是不对。”

狗子爸瞪起眼珠子，没理找理地说：“你知道什么？我泼水，是给葵花子洗灰尘，人还要每天刷牙漱口，洗脸洗手呢，入口东西，洗掉尘土，干净点不好？”

“那您干吗不跟爷爷讲清楚？”

“你爷爷是花岗岩脑袋，没救了，甭说讲，砸都不开窍。”

爸爸不去讲，狗子进屋睡觉时跟爷爷讲了，谁知刚一开口，就叫爷爷堵了嘴。爷爷说：“你爸愈来愈不是东西了，连小孩子也骗。他哪里是为把葵花子

洗干净,他往里面泼水,分明是想压分量坑骗买主,赚昧心钱。”

五

爸爸赚不赚昧心钱狗子不知道,不过近二年爸爸的确没少赚钱,不光乡亲们这样说,连狗子也看出来。去年,他家新盖起一拉溜五间大瓦房,屋里装修得皇宫一般,别提多漂亮了,可谁知好景不长。一天,爸爸从外面领进来一个驼背老头,说是看风水的。风水先生东瞧瞧西瞅瞅,手里比比划划说在这个地方一拉溜排开五间房不好,往后要破财的。狗子爸一听说不好,连个犹豫没打,雇一伙子人就把新盖起的五间大瓦房扒了,在原地盖起上下两层别墅式小洋楼,在村里显鼻子显眼的。办这大事,没有钱,行吗?

钱自然是狗子爸赚来的。狗子听爸爸说,他赚钱可容易了,自打两年前海后他在外面交了很多朋友,还和一个狗子不认识的叔叔合伙开了家公司,什么都买,什么都卖,市场上哪样紧俏倒腾哪样。去年,他俩一次就从外国买回八辆小轿车,从海上过来的,只花了万八千的好处费就把一切手续都免了,听他和那个叔叔讲,不算一买一卖赚的钱,光关税就省下好几万呢,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啊。

庄上人去乡里办事,要走一段千米长的泥巴路,虽然狗子爷经常不断地在上面平平垫垫,修修补补,却仍是坑坑洼洼,车子走在上面,就像走搓板一样颠屁股。尤其是雨天,一下雨,人骑车就得换成车骑人,全是泥巴,推是推不动的,只能扛着。汽车摩托车什么的机动车辆,没办法,你只能把这里权作停车场,等雨住天晴,泥巴不沾车轱辘了再把车开走。偏偏那天李乡长坐着小轿车来村里检查工作,返回时正好在那段土路上遇了场暴雨。司机急出一身大汗,使遍了所有招术也没能让小轿车往前移动半米远,最后只能陪着李乡长高卷裤腿,光着脚走回乡里。几天后乡里开会,休息时李乡长就对村支书说:“你们村也该把那段路修修了,那还叫路吗,简直就是拦路虎,一下雨,谁也别想过去。”

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村干部们谁都懂,也早想把村里那段路修修,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政绩,谁有粉不想往脸上擦。可修路靠嘴皮子不行,得用钱,动千动万的,村里又没个企业,哪弄去?

李乡长有办法,给村干部们出主意说:“你们可以向乡亲们集点资嘛,搞个预算,修路需用多少钱,按人头摊下去。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伙受益的事,大

伙出钱出力也是应该的。”

一听说摊钱修路,乡亲们像捅了蚂蜂窝,怨声载道,议论纷纷,意见可大了。说要讲受益者出钱,你李乡长也受益,还有乡里那些吃皇粮的,你们到村里办事,也不是坐着飞机来的,也要走那段路,要摊钱,也该有你们一份才对。

这样的议论狗子爸自然不会参与,他在家摆了桌酒席,把村里大小主点事的干部们全请了来。席间,狗子爸说:“修路的事,就甭再打扰乡亲们了,情愿不情愿的搁一边,都没什么大的进项,积攒俩钱不容易,再说还全得过日子呢。你们几个回去核计核计,该用多少钱,拿出个数来,划在我账上算了。”狗子爸一片话,感动的村干部们恨不得给他跪下磕头,说出的拜年话够装一火车。

油亮亮柏油小马路眼瞅着修成了,通车那天,连村里小学都停了半天课,老师和学生们全参加了剪彩。李乡长和乡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也来了。李乡长手里捧着一块铝合金镜框,上面印着几个醒目的烫金大字:风格高尚,心系乡亲。

狗子爸郑重地从李乡长手里接过镜框,交给狗子抱回家去。在门口,遇见爷爷从屋里出来,问:“狗子,你怀里抱的是啥?”

是爸爸的荣誉,也是全家人的荣誉,狗子兴高采烈说:“是爸爸得的奖状,还是李乡长亲手奖给的呢。您看这几个金字:风格高尚,心系乡亲。”

“给我!”狗子爷不知怎么突然来了火气,一把从狗子手中夺走镜框,噙噙几步跑到猪圈旁,一举手将镜框掷了进去,“啪”的一声玻璃便碎了,吓得圈里几个小猪直往边上躲。

狗子爷一如既往,依旧每日天蒙蒙亮起床,背着粪筐溜早,村前村后,田间地脑转,把路上骡马粪便拣筐里,背到学校的承包田里去。日积月累,田头堆起老大一堆粪。这天,班上劳动课,老师带着学生们去田里施肥。来到田头,狗子见爷爷拣的粪堆旁又戳着几袋子鼓溜溜尿素,就莫名其妙地问老师,为什么不用爷爷拣来的肥。王老师告诉狗子,尿素见效快,用起来也方便。

“那,不是又要花好多钱去买吗?”

王老师说:“学校没花钱。这些个化肥,都是你爸爸出钱给买的。往后啊,你得好好跟爸爸学。”

这事,狗子一直没敢告诉爷爷,怕伤老人家心。

狗子爷仍然一如既往,每天早晨起床,背着粪筐出去,学校田头上的那堆粪肥,一天天增高着……

昨夜雨，今夜风

木子

肖茸很幸运，大学中文系毕业没多久，就进了一家《群文艺术》杂志社。论外表，她绝不是人见人爱的那种，反正形容90年代都市女性的词汇诸如：靓丽、性感、现代，无一能和她沾边，她顶多算是有几分书卷气，把商场打折的时装十分得体地穿在身上，就显出健康而有曲线美的那种女人。

胸无大志，她喜欢这样概括自己。肖茸很想当个作家，写自己心爱的文字，但不渴望成名，不强求发表，只是安安静静地用干干净净的文字描述经过她净化的世界。几年下来，工作干得算不上轰轰烈烈，可称得上如鱼得水。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平静自在。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聊天，就有人肖茸开玩笑说：肖儿，如今你在艺术圈里混可要当心呀，大凡搞艺术的多半是情种，感情喜欢开小差。肖茸每每总是不以为然，自视感情专一，绝不是水性扬花的女人。

于少勇，五十来岁，风度翩翩而又富有才华。他是个政界的成功人物，是个什么处什么长的，还兼任着几个艺术协会的头衔，文学造诣也很深，出过两本文集。肖茸平时称他为于老师。

就在于老师官场春风得意，事业硕果累累的时候，这个年龄的他却充满了失落感，他觉得一生虚度了，在繁花似锦的大千世界里，名誉、地位、成就，甚至金钱什么都拥有的他却越来越觉得这些东西竟是如此的虚幻，似乎还缺少些什么。

那年，于少勇25岁，第一次从建设兵团探亲回家。本家婶子领了一个姑娘来，婶子对他说，那姑娘是邻村村长的小女儿，初中刚毕业在大队作出纳，人长得有模有样，做饭洗衣做缝纫，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论文化也不比你差，我看你娘满欢喜她的，婶子带她来，就要你一句痛快话。说得他的脸“腾”地就红了。人家姑娘就坐在婶子身边，头也不抬地自顾把那长长的辫子梢往手指上缠，说真的，头一面他还真的没有看清楚那姑娘的眉眼。第二次探家，他从省城的百货店里买来一条紫红色带穗子的毛围巾送给姑娘，没想到，她喜欢得不得了，天一煞冷就戴在头上，后来他俩都结婚好几年了，女人出门大都换上各种颜色，不同形态的帽子了，她还是最爱戴那条红围巾，未免就显

得追不上潮流，换句话说那叫老土。没人的时候，于少勇就叫她把那条围巾收起来，同时丢给她一大把钱说：“去到商店里买些时兴的穿戴打扮打扮。”她说：“又不等着出嫁，打扮她干啥，还是省省吧。”结果，不用猜，她一定是把钱一分不少地存进了银行。

可无论如何，他和她的婚姻不能说不是自主，你情我愿，尽管过了有二十年的艰难日子，但他承认是她带给他欢乐和安定。他对她的爱是可以舍弃一切的爱，一心一意地爱，生活使他们的婚姻变得朴素而实在。从结婚到现在他都不记得自己的妻子什么时候和他有过争吵，她从来都不大声地对他说话，夫唱妇随，生儿育女，非常辛苦，她又极懂得孝敬公婆，于家上上下下以及街坊邻居无不众夸一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于少勇隐隐地感到婚姻不是万能的，结婚这么多年了，没有激情，没有冲动，就这么平平淡淡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觉得回到家里时和妻子竟然无话可说。妻子也不理会，照样闷头做家务。然而大街上那些相依相拥挽手而行的青春伴侣，那身姿、那眼波，总让他心神不定。他想，自己真的老了，可惜不再拥有那美好的时光了。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呢？有时他真想认真地思考一下。

即使如此，公平点说，这个年龄的于老师还从来没有动过去歌厅舞场找三陪小姐风流一夜的杂念，他认为那和堕落是会划上等号的，他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滑落到那种地步，尽管他知道有钱有势的人泡“小姐”在这座开放型的城市里远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在昨天，他还亲自找公安局治安科长为他下属单位的一个头头开脱说情，“这小子脚跟老是站不稳，一不留神滑到让他后悔终生的深渊里去了。名声、地位丢了不说，还弄得家不像家业不像业的，值吗？如果这几天再不放出来，我怎么对他的老婆孩子交待？”想到此，他的心就忽悠地翻着个。所以说嘛，他是不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的。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叫他动感情的女人能走进他的灵魂，在他的血液里流动，在他的神经上奔跑，随着他的呼吸偃仰笑歌。他就是在这样想念着的时候发现肖茸的。

那是个中秋节的夜晚，市诗歌协会组织的一场

赛诗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于少勇以领导的身分应邀出席晚会的时候,肖茸正站在高台上,穿一件杏黄色的紧身连衣裙,用一种忧怨的语调朗诵着她应时而作的一首小诗:

那是一种永久的祈盼
你说你要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去试试自己驾驭人生的能力
我说明天你就去乘那西去的列车直奔目的地
但请你原谅
我不能握别那汽笛
我只想告诉你
为你能找到自己的旋律
谱一首优美的曲子
我会在每个日子祝福你
请你相信
在这广漠、窄小的世界里
为了实现我们相聚日子里的心愿
一定会相遇在那个不知名的人生小站。

台下只激起稀稀落落的掌声,肖茸正有些失望,却见于老师对她倏而一笑,他的笑使他的眼睛变成一个波光荡漾的湖。肖茸没有想到于老师就是在这个情调浪漫的夜晚,对她这样一个带有几分忧郁感的女子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凯觞。

转天,他来到肖茸的办公室。肖茸那时刚刚洗了头,正背对着门,一手攥个小镜子,一手梳理着她那一头流线型浓黑的秀发。于老师很想伸出手在她的头上抚摩一下,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心里的这个冲动。肖茸对于老师的突然到来,真真地吓了一跳。她想,上班时间洗头还被领导撞了个正着,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于老师却很自然地谈起了昨天晚上肖茸那首诗,他说他很欣赏,还十分关切地叮嘱肖茸“要求进步,奔好前程,注意身体,不要压抑自己的欲望”。他也谈自己,谈他的升职经历,写作经历,人生经历,肖茸细细地看的一线阳光在于老师的嘴里跑进跑出,把他吐出来的声音染上一种暖溶溶的质感。肖茸不仅为之感动而且肃然起敬。

国庆节快到了,于老师忙得不可开交。参加各种会议、打报告、安排庆祝活动,机关上上下下被他调动得沸沸腾腾的。看到人人在他面前忙忙碌碌着,他心底里升腾起一种很强的统治感和优越感。自从那天在肖茸的办公室里和肖茸第一次谈话后,他在忙碌完静下心来就会想到她,那飘逸的长发,浑身上下没有佩带任何饰品,幽雅、和谐于严谨中显露一丝妩媚的眼神,毫不娇饰,够了。他承认她并不漂

亮,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才气她的超凡脱俗,撼动了他的一颗心,令他难以忘怀。

这是个云淡风清,阳光灿烂的午后,肖茸正坐在院子里百无聊赖地看杨树叶在风中起舞,突然接到于老师打来的电话:“今晚我请你共进晚餐好吗?星月楼怎么样!”他的声音很小,似乎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又惟恐别人听见。老师请客,肖茸真是受宠若惊,她欣然赴约了。

星月楼地处城市的边缘,那里有些僻静,肖茸不明白于老师怎么选得那么远。肖茸老远就见于老师站在星月楼不远处的路灯底下,她惊喜地喊了一声:“于老师!”于老师像没听见似地望着准时赶到的肖茸却透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紧张。他环顾四周后,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先进去,你等一会再进来,不要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于老师在前面走着,仍然左顾右盼,躲躲闪闪,一改平日那种目不斜视,昂首阔步的威仪。肖茸看着他走进,又急急地退了出来。不巧的很,里面有他政界同僚正在用餐,还好人家没有发现他,更没人知道还跟了个肖茸。他像一个被通缉的案犯,丧气地说:“我们换个地方吧。”

肖茸此刻也生出些同谋犯的感觉,吃饭何必还要避开熟人呢?肖茸有些不解,也不好多问,思想仿佛被抽空了,成了一个空洞的容器。

以后的日子里,肖茸在和于老师的接触中,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她隐隐地感到彼此间有些暧昧,又不敢深入去想,还骂自己自作多情。

终于有一天,于老师约她到他的办公室谈稿子,绕了一圈的话题后,突然说出一句:“肖儿,我想你。”肖茸顿时手足无措,恰好此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肖茸趁机夺门而出。

撂下电话,于老师点着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让烟圈肆无忌惮地在头顶上盘旋。他的心里似有小虫样的东西在蠕动,在噬咬着他,令他心神不定,焦灼不安。这是渐渐复苏的爱的渴望和憧憬吗?那么肖茸呢?于少勇现在还拿不准,可他此时已下决心要像个冒险家那样探险到底。

太阳落下去,西部天际惨淡腥红。肖茸骑着自行车,神走得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心里实在乱得没一点丘壑经纬。刚才那一幕,真实得令她心醉又心痛。

肖茸已明显地觉察出,于老师在寻找每一个机会接近她,也千方百计地制造能与她单独相处的场合。肖茸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正在顺理成章地向她迫近。

于老师知道肖茸那位先生在外地工作,曾多次

表示允许他上家里坐坐，“就坐几分钟。”他的要求很低。但他终于没有去成肖茸家，因为一听肖茸说，她居住的大杂院恰似“七十二家房客”，邻居们常开着门，还爱串门子。于老师就即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今晚，装满夜色的天空，很静。于老师约肖茸上餐馆。于老师一如师长般地关切，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文学，特别是谈到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慷慨激昂的于老师就像是发表一篇演讲，他的脸被粉色的灯光涂抹上了一层亮色。“时代，金钱列成方阵，它们有力前进的步伐开始使阳光动摇，社会为此而多元，而竞争，而勃发新力碾碎世俗，今天的中国无疑比10个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大唐风度，文学有理由在这场攻坚境界中更进一步而达到长河落日，甚至更远……”其实，肖茸是个性格内向的女人，不太爱说话，可被于老师激情一带，话也变得多了起来，无论谈什么她感觉也越来越和谐、默契，一股无法说清的温情在他们之间徜徉。但肖茸从于老师那双复杂的眼睛里仿佛读到什么，沉默时，于老师会久久凝视着她，充满期待。有几次于老师真想拉一拉肖茸的手，可是每次都抑制住了，他想给肖茸一段时间。独坐的时候，于少勇就笑自己过于谨慎，想着肖茸那双小巧精致的手握在他宽大手掌中的感觉，他又惟恐错过时机。下决心在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拉拉她的手，可是今晚见面于少勇还是没有这样做，真的没有。餐馆的灯太亮，他甚至不敢做出想做的表情和姿态。

于少勇在结束了与肖茸的餐馆之约回到家刚好是晚上十点，他感到头有点昏沉沉的。妻子还没有睡，见他回来，连忙帮丈夫脱下外套，一声不响地为他放好了洗澡水，就去婆婆房里侍候老人去了。于少勇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一头躺在宽大的床上闭上了眼睛。

恍忽间，一个女人飘然而至，穿一件他熟悉的杏黄色连衣裙，黑发如瀑布般倾泻下来遮住了她的脸，一双溢满忧郁的眼睛，凄婉动人。他的一只手一下子就抓住了她两只手的手腕，把她毫不费力地拥在躯体之下，他感到她的身子如面团一样的柔软，任由他摆布的绵软。他一下子就把她包裹起来，隐藏起来，不由得越来越亢奋，便纵情地宣泄，当他兴奋到顶点时，大张着嘴喊叫起来。喊着喊着就把自己喊醒了。他才知道自己竟然做了这样一个梦。这天夜里，他就这么胡思乱想了一夜，直到天亮，他努力排挤掉总在眼前晃动的那个熟悉的影子，开始盘算一天中该安排的事。

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于老师兴冲冲地要肖茸陪他一起参加一个文学作品研讨会。肖茸也没多想就陪他上路了。路上仍是保持着距离，绕来绕去，最后到了一幢新公寓前，于老师向肖茸打个手势，意思是让肖茸在他上楼5分钟后再上去。

上楼后终于没有碰到一个熟人，他有些得意忘形的兴奋。等肖茸刚一进屋，他急急地把门锁上，来不及歇息，两臂一张就势将肖茸揽进怀中，嘴里说道：“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肖茸怔了怔，一时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趁势抱着她倒在床上，开始狂吻她的脸和唇，肖茸被他从来不曾表现的狂野吓住了，眼泪溢满眼眶。肖茸感到他舌头的进攻，令她窒息，她想拼命地推开他，可是他的身体却死死地钳制着她，让她动弹不得，她没有想到那个曾经在她心目中坚不可摧的集道德、修养、责任、品格为一体的塔就要在一瞬间坍塌掉。

于少勇熟练地边吻咬着，边解开了她的腰带、拉链以及所有的屏障。等她洁白的胴体暴露在他眼前时，肖茸突然大叫一声：“没有窗帘！”他一下子瘫坐到沙发上，急急地喘着粗气。“怎么连窗帘都不装，真是的。”他气急败坏地埋怨借给他房子的主人，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处安静隐秘的住所，他说他本想在这想做他想要做的一切……

然而，肖茸却庆幸这没有挂那道窗帘，再看于老师此时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蜷缩在沙发里，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心底涌出的无尽的懊丧。出门时他小心地叮嘱肖茸“要绝对保密啊！”虽然那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以后，于老师在肖茸面前不再有往日的尊严，虽然肖茸表现得若无其事，可于老师似乎很怕肖茸，还好像更怕肖茸单位的同事。他那种紧张与渴望、恐惧与欲望交织的目光，总让肖茸感到“没有窗帘”那一幕给他带来的深深的隐痛……

肖茸真是不忍遭遇他那复杂的眼神，她不想伤害一个德高望重的男人，肖茸甚至能够理解他的需要，人非草木，谁能无欲？

一个女人能博得他人的爱慕，总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肖茸理解这种爱慕但不等同于能够接受。肖茸常想，当于老师陷入痴想之中时，她应该适时向他摊开心迹，向他说明她的理解和尊重，使他断绝非分之想，让他的欲望升华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友谊。并告诉他，如果他是他心仪的女人，她好想要他的友谊，但绝不想成为他的情人。友谊就像两条并行的铁轨，永远不会担心有感情出轨的状况。那么于老师也就永远不用躲避别人的眼睛，以帮助他走

他和她没有故事

杜秀芹

太阳从天边露出脸儿,刘三爷挑着两筐韭菜,迈着四方步哼哼叽叽地来到村中路旁的老柳树底下。他放下挑,从裤腰带上拔下破了边的扇子,悠闲地扇着。随后坐在树跟底下的石头上。微开的嘴唇间慢慢腾腾地冒着一缕青蓝的烟儿。那个剃得像个鸡蛋似的头一抑一顿的……这会甭提刘三爷心里有多美啦!

对面门“吱扭”一声,敞开了一扇儿,王奶奶那富态的身子挪了出来。

“你早?”

“你也……”

这两句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刘三爷说不清,王奶奶道不明。

“哎哟,今儿这韭菜真鲜呀!”

“那……你就捎点走。”

“多少钱?”

“咳,都是自家种的,啥钱不钱的。”

太阳落坡了,老柳树底下空荡荡的。

日复一日。

“刘三爷,进来喝点水。”

“哎!”

王奶奶把刘三爷让屋里喝水,而拿出来的是瓶老白干。

“喝吧,听说这酒时兴,叫啥名来着,我托侄女从

县城捎来的,不醉人。”

三杯酒下肚,刘三爷满是皱纹的脸微微泛红了。刘三爷四十岁上死了老伴。他用自己的瓦工手艺,拼命干活,历尽艰辛,把一双儿女供到读完大学,分配了工作,象小鸟似的都出笼了。儿子在县城住的是大高楼,他不习惯。常言道:金窝、银窝不如自个儿的老窝。他胡子一把的人了还恋个啥?唉!硕大的庭院一眼望不到边,一茬接一茬的韭菜成了他的消闲儿和营生。

王奶奶又为刘三爷倒了一杯:“喝了,我就去下饺子。”说着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人这一辈子真快呀,日子象穿梭一般。王奶奶和老头子虽然这辈子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可日子过得也算满意。谁料想,老头子一觉未醒,安详而去……不同生,愿同死的愿望成了泡影。唉!老俩口省吃俭用那点积蓄都归了她享用,可还象缺点什么?王奶奶不愿再往下想了。

……

刘三爷依旧天天卖菜,王奶奶依旧天天“买”菜。刘三爷日出来,日落归,王奶奶也陪到日落西山。

不久,刘三爷得了半身不遂,住进了县城的大高楼,可心里还恋着那副挑儿。

王奶奶也要去敬老院了,可心里总惦着那棵老柳树。

出心灵的误区。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日,阳光好得无可挑剔。于老师的心情也显得格外的好的。肖茸听说就在这几天,组织部门就要下发于老师的升职任命了,大概是要荣升什么局长部长的了。肖茸想,见到于老师他定会请我共进晚餐。应该说,肖茸很想利用今晚这个机会把上面的话告诉他。

出乎肖茸的预料,于老师见到一身阳光的肖茸大为意外,身体不由得向座椅里缩了缩,面无表情地说:“你怎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有没有人看见?”从于老师那双曾经流淌过水的目光中肖茸找到了逃避和恐慌。肖茸没想到,让她一直敬畏的人竟是这样一副嘴脸。结果,肖茸把来时准备好的一大堆词全忘到九霄

云外去了。她的呼吸突然稠密起来,几乎被那双眼睛里运载的残酷所击倒。她言不由衷地说:“于老师,要不你和你太太离婚咱俩结婚吧。”

“啪啦!”是水杯掉在地上的声音,肖茸见于老师空着手愣在那,那情景定格足足有两分钟。“肖茸,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我太太对我挺好的。”停了一会,他又说,“或许我哪些地方让你误解,我向你道歉。”

“不必了,局长大人,我是说着玩的。”肖茸不想再呆下去,仿佛一刻间彻底醒悟:这个她一直尊称老师的人,仕途原本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才不会为所谓的爱情去改变自己的状态。

随手关上门,走进阳光里,肖茸感觉身轻如风,如卸重负的心情和着泪一起流出。

《金鹏展翅》之后……

——安金鹏的新故事

张有德

1997年11月,我在《知音》杂志发表了(首发)一篇《农妇母亲呀,你是我最好的老师》的文章。说的是一个最贫穷的母亲培养出一个最出息的儿子——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安金鹏的故事。该文刊发后,引起极大反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民航报》、《天津日报》、《新民晚报》、《燕赵晚报》及台湾《威京世界》杂志、《讲义堂》杂志等40余家报刊杂志纷纷以不同的标题转载。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读到此文,在文章标题处批示要求中央电视台予以报道。该台已于98年1月20日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专题报道。《运河文学》曾全文刊发《金鹏展翅》并配发了作者专门撰写的长达7000字的《意犹未尽的补遗》。武清县县委、县政府为安金鹏召开庆功会,县委书记和县长亲手将10000元奖金和一台25英寸彩电奖给这个为家乡增了光的年轻人。县委书记握着安妈妈的手说:“谢谢,感谢你和你的儿子为武清人民增了光”;王县长握着安金鹏的手说:“以后在学习中要注意身体,不要再担心经济上的事,有困难找政府,咱的县政府永远是你的后盾……”

三年之后,笔者再访了安金鹏和他的妈妈。

出乎意料的社会反响

《农妇母亲呀,你是我最好的老师》(以下简称《农妇母亲》)刊发后,由于几十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络绎不绝,有写给作者的,有寄给安妈妈的,更多的是寄往北大数学科学院安金鹏的,他最多一天收到来信200多封,迄今收到读者来信5000余封。寄的东西也五花八门,有吃的、用的,还有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孩衣服,像救助难民似的。大连电台播出这篇文章后,要求重播的电话不断,还要求安排在孩子们吃饭时间再播。电台重播两遍还有要求再播的,电台只好制做了200盘录音带应付听众。

静海县一中的领导在看到天津日报发表的报告

文学《金鹏展翅》后,连夜研究决定,派专人到报社发行处要求加印(购买)1700份刊有《金鹏展翅》的天津日报,在校生人手一份。

天津四中整班的学生乘车赶往武清县,体会“安金鹏家一天”。

四川成都有四个高中班同学联名给安金鹏写信。北京视新公司经理朱庆辰在信中说:我是在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读到该文的,我感到这是我此生读过的最感人的故事之一。我是分了三次才读完的,因为我要控制我的眼泪,不愿在飞机上失态。

第一次,我读到母亲不顾父亲的阻拦,卖掉了家里的黑驴要供儿子继续读书,然后用一种原始的方式,跪在地上在石头上摔打,为几亩地的麦子脱粒,我被这样伟大的母爱感动,心里的泪水上涌……

第二次读到老师送安金鹏出国比赛,看到衣箱里只几件破的补了又补的衣服时,他却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有这样的母亲,我从不感到丢人。泪水又一阵阵冲向我的脑海、鼻腔……

第三次读到安金鹏讲他和母亲到县城卖白菜,母亲早饭中饭都没吃,却陪着他推了几十里的小车,饿了到路旁浇地的水泵旁喝几捧凉水……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面向窗外,让泪水纵情地流了一通。

流着泪我就想,如果安金鹏现在还如此贫寒,我想资助他读完大学。

原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离休干部胡溪涛将军在来信中写道,读了该文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除推荐给我的夫人和孩子阅读以外,还给《人民日报》科教文部主任李新彦同志去了一个电话,建议《人民日报》转载该文。现在,安金鹏已经免试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深造,首先我向他和他的母亲家人表示祝贺,希望他能在北大这块沃土上创立新的业绩,保持、发扬他母亲教导给他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攻克一个个艰难险阻,攀登一个个天堑高峰,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成为更有出息、更有名望、精深博大、高度爱国的数学家。我们这么大国家,华罗庚、

阵景润式的数学家太少了,奋起直追吧!就连类似诺贝尔的费乐滋(FIELDS)国际数学奖,相信我国一定会获得的。

《中国民航报》记者董义昌在信中说,已经20多天过去了,每看一遍《农妇母亲》,依然感动涕零。这样的母亲,值得整个民族为她自豪,这样的儿子,是国家的精英和希望。很多人能为读到这样的文章而感谢编辑和作者,但我们更应该感谢母亲李艳霞,是她身上传承着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气神。

“一吃苦就不难了!”一个急需摆脱贫困的民族需要这句话,多少中华少年应该听到和读懂这句话啊!

国家体改委干部邹东涛信中说,安金鹏同学不因贫穷而辍学,他迎贫而搏,为母亲增了光,也为国家增了光;李艳霞不因贫困消极地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双手,为国家分了忧,也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他们的事迹为全国的非贫困家庭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教育子女理解贫困、与贫困抗争,敢于和能够过“贫困”的日子,不要依赖父母、依赖家庭,不要贪富、懒惰、任性,首先要做精神上 and 知识上的富有者。中国有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家庭的父母,经过若干年艰苦奋斗,改变了家庭贫困的面貌,经济上富有了起来,但很快出现了“二世而斩”的现象,这给已经富裕起来的家庭敲响了警钟。

我非常欣赏《农妇母亲》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句话。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守贫困,而是说艰苦环境可以励志,在贫困的环境中能培养出治理贫困、改变贫困的优秀人才。

贫困,造就了安金鹏替家分忧的性格

安金鹏早在1994年就患了痔疮,长期便血,脸色苍白,却不露声色。因为家里穷,他不愿让父母为自己操心。细心的母亲来北京大学看儿子时发现被褥上有不少血迹,再三盘问,安金鹏才讲出实情。治好了内痔,又有了外痔,他同样不吱声,直到回家休假时妈妈发现了便池里的血,才知道儿子又犯病了。妈妈借了钱让他看医生,金鹏硬是不去,他安慰妈妈:“我没那么娇气,过几天就好了。”去年治内痔花了500多还没还人家,今年又去借钱治病,他不忍心给家里再添负担。安妈妈心疼得哭啊,她总觉得对不起孩子,那哭声让人听了眼睛发潮。

安金鹏动身北上之前,我去送行。要在富裕人家,如此高兴的事,下馆子的有,摆家宴的有,十碟子八碗很平常。但在安家,只能把高兴写在脸上,装在心里,却摆不到饭桌上。尽管儿子是被北大这样

全国一流的名牌大学免试录取,父母为他送行,最好吃的东西则是8毛钱一斤的油炸麦穗鱼,还有一盘黄瓜片和鸡蛋炒豆角——安金鹏知道这已经是特殊待遇了,父母平时吃饭很少炒菜,成年累月甚至过年也舍不得割斤肉!父母就是这样从牙缝里一分一角地为儿子省学费,省书钱。

在安金鹏家里,有一台白色微型台式电扇,这是安金鹏参加全国数学比赛获一等奖后和三等奖获得者交换回来的奖品。安金鹏得的是一架汤姆牌傻瓜照像机,其价值是小电扇的几倍!但他觉得照像机在他们家里没用,父母没有那笔钱供他游哉悠哉,不如换成小电扇,让父母或弟弟做作业时纳凉。我们权且不去考虑价值差别,单从安金鹏的思维过程,你不觉得这里蕴藏着令人感怀的内涵吗?一个掌握高等数、理、化知识的数学王子,不愿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奖品,这难道不是一出现代悲剧?目睹此情此景,你的心情能不沉重?

如今的安金鹏,在北大校园里仍属于“绝对型贫困生”。东拼西凑交齐学费后,衣食住行的标准他说可以人为地掌握。始终面对薪米之忧的安金鹏,每个双休日都去校园图书馆和印刷厂打工,打工的钱加上国家给的每月60元副食补贴,安金鹏吃、穿、用、买书以及回家路费统统囊括其中,计划不好便会出现赤字。于是在学校食堂,安金鹏今天买5角钱一份豆芽,明天又买5角钱一份的土豆丝。他说他很清楚,就这样他比父母在家吃的好得多!

物质生活的清苦可以转化为无尽的精神动力。每天从早晨6时30分到晚上10时30分都被他安排得满满的——学习、运动、兼社会活动。谈及未来,他壮志踌躇,“贫困是现在和过去的,学好知识将来不会贫困”。有个大学生说贫困的人是可耻的。安金鹏认为“精神贫困的人才是真正可耻的。”

安妈妈将爱心播撒全国

《农妇母亲》一文发表后的一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不少全国各地的信。有一次,安妈妈去北大看望儿子,正好赶上信多。娘儿俩从收发室抱着信回到宿舍,安金鹏一数,200多封!这么多信,别说让金鹏看,就是一封一封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哪!于是,她主动承担了替儿子回信的任务。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信就直接写给她了。

这些信有来自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的,有科学家、军人、教授寄来的,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寄来的。李艳霞对每封来信看得都十分认真,看完后

便在信封上注明“应速回”、“不急回”、“可不回”等字样提醒自己。她写信很投入,急件一写就是一夜。农村常常停电,安妈妈就点着煤油灯写回信。油灯烧了头发,熏黑鼻孔也不停笔。尤其对那些中小學生来信,她尽量不写错别字,拿不准的就用金鹏小时候用过的新华字典查。每封信都将慈母般爱心播洒全国,热情鼓励孩子们学习劲头,启发他们掌握好学习方法。村子里没有邮局,她就在早晨走七、八里路到附近的安平镇上去发信。现在,安平镇邮局的大多数人员都认识这位安妈妈。

二千多封回信的邮票、信封、信纸对安家是个不小数字,李艳霞说她卖了三次乳鸽子才保证回信的费用。丈夫的鞋已经破了三个洞了,李艳霞在鞋市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买,回来用针缝了又缝,又让丈夫凑合着穿。

一个姓齐的12岁小男孩给她写来一封信。他说他很爱读书,但家里穷,父母不让他念了,要他做小买卖,他不愿意,父亲还打了他。李艳霞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哥哥姐姐同时考上了大学,但家里太穷了,姐姐和刚上四年级的她不得不含泪告别了学校。由于没有知识,不懂得如何喷洒农药,自己家的麦子害了白粉病,一亩地比别人家少打200多斤。李艳霞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信里,末了还提醒那位父亲:“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孩子们将来还有多少现代知识要认识和掌握,没有文化怎么行?旧社会没有文化凑合着活,现在没有文化没法活。”几个月后,小男孩回信了,高兴地告诉安妈妈父母已经让他重返校园了,还为他做了个新书包呢!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近两年来,读信、写信已经成了李艳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写信,她认识了一千多位没见过面的朋友,有的互相通信四五封以上。令李艳霞欣慰的是,他们当中有30多名贫困地区的学生又重新回到了校园课堂。

原籍河南的一位东北大学学生,家境不太好,母亲又患病久治不愈,为了供他上学,母亲最后干脆瞒着他把治病该用的3000元钱包好藏在墙缝里,让儿子急用时拿走。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产生厌学情绪,学习成绩一落再落。在收到安妈妈四五封回信后,他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亲情和温暖。最近,他在来信中说:“妈妈,认识您和金鹏是我今生的幸运!”

宝坻县林亭口高级中学的一位学生在信中说:“我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给我的只有糖,而您给我的

却是最需要的钙,谢谢您!”

村里有人说“花那么多钱给别人回信,真傻!”安妈妈说:“我不傻,咱们农民种地,地不能荒是咱的本份;咱们做父母的养孩子,孩子不能荒也是本份。不管是我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他们都是孩子,都是希望,摊着谁都该尽好这份责任。”

不和谐的杂音

有不少人认为安金鹏出名后,腰包一定被奖金撑得鼓鼓囊囊的,纷纷在信中向安金鹏诉苦,请求看在同是学子份上施以“援手”。对此,安金鹏有些委屈:“我并非象传说和想象中那么有钱,国家没给一分钱奖金,天津市也没给一分钱奖金,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不少,也有20元、50元、100元,多则200元的赞助,但没有大额的款单。有人在电话里就问,你现在怎么样?生活好了吧?安金鹏摇摇头回答:“我什么时候也没认为自己生活苦过。我受的那点苦和父母吃的苦受的累比,算得了什么?我还是过去的我,父母依然在那3亩地里刨食,妈妈的腿还没好利落……”

安金鹏家里也热闹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安徽、河北的记者采访的,北京、天津有3位记者要把孩子送到安家度假,目的让安妈妈帮助教育,让孩子体验生活,回去好发愤努力。村里、乡里人也认为老安家这回可发了大财了,有人捕风捉影地传说,安金鹏得了好几百万美元,现在愁的是钱往那儿藏好。有的干部说,得了那么多奖金,怎么不拿出几万把村里的几条土路修成柏油路。有些亲友过去有钱也怕借给安家,现在也背着手合伙到安家讨喜酒喝。大队里要贷款的,要义务工钱的,都来了。别人家手头紧还容缓几天,老安家让缓两天,来人把头摇得象拨郎鼓一样不依不饶……弄得安妈妈精神好紧张;严重影响了安家正常的生活和秩序。

人民日报教育版记者温红燕告诉我,江苏张家港有一位先生来信,说人民日报根本就不该转载这样的文章,他认为安家是违反计划生育的农民,不该宣传。据他推算,安金鹏的弟弟安金梁出生时,国家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已全面推开,如果不超生,安家不会这么困难。实际上李艳霞生的二胎的指标是乡里计生办奖励的,因为安金鹏的父亲安海龙是男到女家落户的典型,不存在超生违法。

如果说上述杂音可以坦然面对的话,有一封源自安金鹏的告状信让人很受刺激。

《知音》杂志的编辑主任钱钧先生给我来信,说江

苏张家港有位个体户女士给杂志社来信,说写安金鹏一文的作者是个骗子,因为安金鹏亲笔给她回信说他的生活不困难,家里很有钱,不要再为他操心……人家当事人亲自这样写了,这还有假吗?我告诉钱钧先生,所有的采访内容都是他父母亲口讲的,除笔者外,还有3个人同时在场,而且安家的情况一看就很清楚。钱先生说《知音》杂志视真实性如生命,总编要求一定要查清楚,不能失信于读者。最后约定,让安金鹏或者安的父母给杂志写一封亲笔信,澄清此事。放下电话,我心里好气!这个安金鹏,简直是个书呆子,怎么能这样处理读者来信呢?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清楚地知道,从文章发表后一年之间,境内境外的社会赞助达几万元之多,仅台湾“威京集团”老总沈庆京先生一次就赞助安金鹏5000美金。没有这些赞助,你拿什么交学费继续学业……当我驱车60里连夜将钱钧先生的信交给安金鹏父母看时,两位老人楞了,安妈妈急得掉眼泪,不住地责备说:“这孩子,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李艳霞安慰我别生气,说“你写的东西给我看过,那只是我们吃苦遭罪的十分之一,不存在欺骗读者,我连夜给金鹏和钱先生写信,咱不能这样对不起人家。”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认识老安家至今已三年了。每逢春节,我都带领儿子们去看望,顺便带点年货。因为我熟悉安家,他们过年太简单,我想让孩子们过个好年。李艳霞和丈夫也有回访,两家相处胜似亲戚!但是安金鹏至今未登过我的门槛。1999年春节前,我又去安家探望。爱面子、好客气的安妈妈对我说:“金鹏说了好几回想去看看他张大爷,老是事多没去。”这时,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安金鹏说:“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都是你老说让去让去,怎么说是我说的?”声音不高,但全屋子的人都楞了。气氛相当尴尬。还是我找词又开了话题,但我在心里却说:“这孩子怎么这样!”

解读安金鹏

从1997年8月采写安金鹏始,我和他就有了断不掉的联系。我一直在了解他,研究他,目的当然想解读他。我采摘到几组体现安金鹏个性的镜头,但愿能拉直我心里的问号。

镜头之一:应酬太多,他很讨厌。文章发表后一年多里,安金鹏每天被信和电话困扰着。每天拆信看信再分类给母亲,太浪费时间了。有时刚坐下来学习,就传来门房值班员传呼让他接电话的声音。一

个很少接听电话的农村娃,一下子来了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有表示关切的,有询问学习身体现状的,有要求建立联系的,他说真是忙坏了,也忙乱了,生活主线全颠倒了。最难处理的是那些登门采访者,面对面的让人着急。有要求安金鹏建立青年朋友热线的,有专程来接他去录音做专题的,也有要拉他赶回天津农村的家中采访录像的。安金鹏性格内向,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愿意应酬,不愿意这样风光无限。同学们帮他出主意:“你就不能委婉地回绝?”

“哪能啊,面子一个比一个大,语言一个比一个恳切动人,根本不容推辞,再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言毕,安金鹏点头一笑。那是无可奈何的一笑,那是苦恼的一笑。扳着指头数数,安金鹏为了应酬来电、来信、来访,确实耽误了不少做学问的时间。曾几何时,陈景润曾为躲避应酬而感叹,今日的安金鹏说:“我有时真想躲到深山老林里,好好静下心来学习。”

镜头之二:他不爱张扬,要和同学们一样。年轻人喜欢出名的多。安金鹏属于不爱张扬的一类。有人为出名绞尽脑汁或不择手段,安金鹏总是推辞荣誉,不愿在公众面前亮相。他曾在为我送茶水时说:“张大爷,你千万别再为我写东西了,让侄儿静下心来学习好吗?将来真有了成就,我主动找你汇报,那时再写长的、大的,行吧?”家乡要为他举行庆功会,乡里人去他家两次,他总是推托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他对妈妈说,“不要惊动领导,咱不过是名学生,给人家添那个麻烦干啥。”北大数学科学院领导知道安家经济条件不好,有意要免掉安金鹏的学费,他找到校领导说:“我也是一名学生,怎么能不交学费?在北大学习就有按规定交纳学费的义务,我不能特殊,应该和同学们一样。”校长说,每个人家庭条件不同,校方有责任区别对待。安金鹏承认自己家庭条件很一般,但他说:“我可以打工,还可以贷款,年轻人多些压力,多些磨难未必是坏事!”

镜头之三:拒绝赞助,他缺钱但不贪贫。爱力信公司老板曾在南宁用电话和作者联系说:“近几年公司经营不错,确实赚了一些钱,原来想赞助希望工程,看了这篇文章,我决心赞助安金鹏,他四年的大学费用和将来出国深造费用,我愿意全部承担。”当老板携夫人到北大找到安金鹏说明来意时,安金鹏微笑着回答:“谢谢,我家很有钱,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不是文章中的那个安金鹏。谢谢你们的好意。”北京大栅栏有一位搞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按照作者电话里说的地址也找到了北大,同样遭到安金鹏的拒绝。几年后我才知道,遭到安金鹏拒绝的老板级人物有

近10位。我曾就此事专门问过安金鹏和他妈妈李艳霞,安妈妈说:“金鹏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地给予,他说自力更生地活着比舒舒服服享受别人的施舍活着更能长志气。”安金鹏说:“一个人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的馈赠,社会的每一份给予,都等于剥夺了一个年轻人经历磨难的机会。任何一个在别人给予下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这样的环境,其神经是脆弱的,其适应社会的能力也肯定是很差的。”

在安金鹏家里,安妈妈给我看过两个账本:一本是安金鹏在北大接到的所有捐钱捐物的明细账;另一本是安妈妈在家里接到捐助的明细账。安金鹏说:“我能在北大读下去,全仗了这些好心人!每看一遍账上的名单,心里都觉着热乎乎的。这份情,我会偿还的。”

镜头之四:这样的信不必回复。在安金鹏接到的信里,有几百封高三女学生或同龄人的来信,有些还附有照片,安金鹏统统退回。有一次回家没事,他也翻看妈妈标着准备回复的来信。有一个很富有的老总表示,他们很佩服安金鹏在数学领域的天赋,请他将来毕业去他们家生活,他将提供一幢别墅楼。如果有缘可以和其独生女儿结婚,婚后将支持他全身心投入数学研究……面对如此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诚意,安金鹏摇头告诉妈妈,“这样的信不用回了。”

镜头之五:为国争光,他一直在努力。如今的安金鹏,每天都更加勤奋地攀登数学高峰。北京距天津并不远,他一年只有春节回家小住几天,其余节假日全用来攻读。对来信中盼他成为华罗庚、陈景润式的数学家等溢美之词,他都尽量回避,认为那是很遥远的事,是奋斗的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最实际的就是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所以他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使,谁耽误他学习时间,他会象红了眼的牛一样毫不客气。付出就有回报。1998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他以满分的成绩位居全班第一;紧接着又申请参加数学系大二课程考试,结果又是满分第一。再申请参加大三数学课内容考试时,报名期已过,只好来年再考。安妈妈告诉我,金鹏在一年内学完了大学三年的数学课程。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他英语过了6级,四年的数学主课全部以满分结业。现在,他又在攻读物理本科课程。按照他的设想,将争取提前报考北大研究生班,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拿到数学、物理双学位研究生。

难以舍弃的几个故事

故事之一:安金鹏有个弟弟也可望成为数学才

子。

安金鹏有个11岁的弟弟叫安金梁,长得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人见人爱。这孩子不光是长得福相,智力比安金鹏有过之而无不及!11岁孩童,竟然能和安金鹏楚河汉界地杀个天昏地暗。家里没电视,没玩具,他看到别的孩子吹竹笛,自己便从垃圾堆里捡回几个塑料注射器,用火烧了粘,粘不好再扳断重粘,然后用废沙纸打光,比照别人的小竹笛用铁棍烫了几个眼,听着收音机学吹奏,把《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吹奏得那样圆润动听。随我同去采访的武清县音协会长听后连连称奇:“好、好、节奏感、音律、音节掌握绝啦!”暑假无所事事,小金梁跟妈妈要书看。李艳霞把邻居家刚升五年级的孩子用过的数学书拿回家里,安金梁不到一个月,竟把五年级数学自学完毕,笔者曾拿数学书考核小金梁,结果是有问必答,无一错误。据悉,小金梁在全班38名学生中,连续两年总分第一;大沙河乡组织统考,安金梁年年第一。几位同去采访的同志们议论说,依照小金梁的智商,稍微改变一下学习条件,绝对神童一个。天津一中曾任安金鹏数学老师的徐学乾同志说:“那小家伙绝顶聪明,将来成绩不会比他哥次!只要他能读完初中,我们一中保证免试录取他上高中。”但是,11岁的安金梁究竟能在课堂上再学几年,还很难说!因为他的父母都说,现在重点保金鹏,至于金梁,我们年龄一天天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能读到初中毕业就行了,都考走了,家里借的债怎么办?面对一个小天才的命运沉浮,我心里象压着铅块一样沉重。我把这些公布出来,不是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震撼,不是停留在对小天才的表扬,而是呼唤社会对小天才的保护。

故事之二:给安金鹏送草稿纸的人仍然健在。他叫王树华,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培养安金鹏成长的过程中有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却没有写进作品里去。1994年秋天,安金鹏远在东北的表哥要携新婚妻子来家小住。安妈妈看家里太破旧,怕城里人住不惯,想请一个裱糊匠简单地装裱屋子。请来的裱糊匠叫王树华,河北香河县安平镇二街人。那时安金鹏刚接到市一中录取通知,因为贫穷上不起而愁云满脸。看到安家如此贫穷却有一个这么争气的儿子,他表示大忙帮不上,孩子上学需要的演算纸我包了。这之后的三年里,非亲非故的王树华每半年用自行车骑10里路为安家驮来一蛇皮袋从印刷厂废纸堆里挑出来的一面有字,背面能做题写字

(下转第36页)

老行

迁远

说起老行其实不姓行,而是姓石,大家之所以都叫他老行,就是因为当时在生产队的时候队长无论分配他干什么活都说行。乡里乡亲找他帮忙他说行,就是老婆急了骂他他也说行行,反正就是没听过他说不行两字儿,这么一来二去,村里的大小孩芽儿,不知不觉中就叫他老行了。

算起来老行和我还是亲戚,我自小在姥姥家长大,老行和我姥爷是同族,虽然他只小我姥爷两岁,但他得管我姥爷叫大爷,搬着手指一算我和老行同辈,我得叫他大表哥,在我的心目中,老行始终是个和善的人,因为没看见他着过急。而从小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行拜年。老行是村里唯一的一个穿长衫拜年的人,每年初一早晨拜年,老行要走的第一家就是我姥姥家,摸到了规律的我每到这时就扒在炕上等着看老行拜年。我姥爷因为在村上辈份大年龄长,每年大年初一,他老人家就早早的穿戴整齐,危襟正坐等别人来拜年。老行总是第一个儿,一进堂屋老行便开始叫“大爷大爷您孙伙计给您拜年了”。这时姥爷会重复每年都这么说的一句话“先进屋说话”。

“大爷,孙子祝您身体结实,一年平安。”说到这里,下面是我最愿看的也就是老行叩头。

一迈进里屋门槛,老行两手顺一下长衫的前襟,然后先是一条腿跪下接着另一条腿,双腿跪齐了才开始叫头,一、二、三,这时趴在炕上的我也会自然的跟着点头。姥爷和舅舅们也多次劝过老行不必磕头拜年,可老行执意不肯,说给祖宗尖儿磕头是祖上留下的传统,决不能免的。老行从姥爷家拜完年就会立即动身,在街里逢大人都要作揖,就是小孩也要问一句你们家谁在家?老行走得很快,因为他要一上午把全村各家各户都走过来,要给每家一个平安的问候。

老行家的后院有十几棵枣树,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来到了老行家的后院儿,望着老行用向日葵杆打起的篱笆和院内枣树上已经红了半边儿的大枣,大伙犯了愁,怎么办呢?这篱笆

又密又结实。

我想出了个办法。每人找来几块砖头瞄准了向树上开火,然后一动不动地趴在篱笆外听动静。不知老行是没在家还是正睡午觉,反正是没动静,我和小伙伴们找了个适当的位置,几个人一齐用力,将向日葵杆拔起,向两边分开,豁然一个大洞,再向里望望还没动静。小伙伴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爬了进去,刚才用砖头打下来的枣落了一地,大家赶紧拾,然后又从拨开的洞爬了出来,把篱笆插好。心里别提多美了,枣子放在嘴里也觉得格外香甜。没过几天的又一个中午,余味未消的几个小伙伴嘴又馋得流了口水,凑齐了再一次来到老行家的后院,和上一次一样,一阵砖头过后,没动静,寻着原来开洞的地方很快就扒开了洞,大家一看,几天的功夫,枣子又红了很多,落在地上真诱人。小伙伴们你推我挤都爬了进去,各自抢着收地上的枣。

“呀我挨蜇了!”小顺子突然叫。

原来小顺子把背心扎在了短裤里,为了拾的枣多,不分青红皂白把枣子一把把地塞进背心里,不小心竟把一个“吊死鬼”也抓了进去。小东西在小顺子肚皮上一滚,小顺子可受不了了,等小伙伴都接过来时,小顺子的肚皮已红肿了一大片,大家掉头向篱笆洞口走,可谁都没走两步。老行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儿,两手抱肩,双腿又立着站在洞口,这下可完了,让他抓住还有个好?

老行一言不发,就站在那盯着我们几个,几个小伙伴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大家把目光一起向我放电。我知道他们知道我和老行是亲戚,把希望寄托我这儿了。没办法,我慢慢地向前挪了一步:“大表哥,你放了我们吧,下次不敢了。”声音小得好像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就知道是你们几个小子,今天我非让你们家大人来领你们不可!”老行似有些得意,脸板得冷冷的。让家长领回家就意味着每人得挨顿揍。

“别,我们真的今后不敢了。”心里想过年时真该让你多给我姥爷磕头,头磕破了才好呢!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说完老行迈开他的大

步走进了自家的后门。

小伙伴们都直楞楞地钉在那，谁也不敢言语。一会儿老行从门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卷白色的东西，走到小顺子面前，弯下他的大蚂蜂腰，伸出手一拉，小顺子的背心从短裤中拉出来，哗啦啦枣子落在了地上。原来老行手里拿的是橡皮膏，对着小顺子肚皮红肿的地方一下一下地贴，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微微颤着。嘴里叨念着：“看你下次还敢来不？”

我趁势说：“不敢了，这次你就饶了我们，放我们走行吗？”

老行没抬头，“行。”我们几个拔腿就跑。

“回来，从前门出去。”几个小伙伴无奈，只得慢慢地从他家前门溜了出来。

解散生产队分田到户那年，是老行最高兴的一年。村里的大喇叭刚一广播说要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可把老行乐坏了，站在街中间，双手叉着腰，脸上笑纹聚成了疙瘩，气往上拔，“分了好，分了好，想种啥种啥，想怎种就怎种，行，好。”有人问：“老行，你看这么办行吗？”

“行，这么着大伙都往好里种。”老行的脖子拔得挺直。

那天晚上，街里乘凉的人特别多，老少爷们儿有的蹲在房檐下，有的坐在草堆旁，有的干脆躺在没垛起的草上望着天，大家围坐的中间空场上，不知谁点起了一堆火开始熏蚊子。这时老行来了。

“老行，咱队的地怎么分合适，你有谱吗？”不知谁坐在黑影里问。

“我有啥谱，那不是我管的，那得听村支部的安排。”老行边说边找了个草堆坐了下来。

“我就不明白，分地有啥好处，大伙一起干都这么多年了，一年下来够吃够喝完了，分了地不就各自为政了吗？那还拢得住。”黑影里又一个人说。接着大家象青蛙开会似的你一嘴我一嘴议论起来。

老行一言不发，坐在草堆边一口口的抽他的旱烟，映着烟的亮光可清晰的看到，老行的四方大脸上满是笑意，这一晚老行也没怎么说话。

在村南一里多路的地方，有一块坟地，是石姓宗族的墓地，村里人都管这个地方叫老石坟。方圆占地得有五六十亩，年年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只有每年清明节前后才能见到一些新土。这天天还没亮，只见老石坟最大的坟下，一个黑影闪动着，从老远就能听见“哗哗哗”有节奏的打草声。是老行，他在干什么？老行赤裸着上身，双手挥动着一把大扇镰，胳膊

膊和胸前脱起的肌肉上已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儿。早晨下地干活的人看到冲他喊：“老行，干啥呢。”

“打点草和柴。”

半个月过去了，这块长满齐腰深杂草的坟地生让老行修理得光溜溜的。

路过的人又问，“老行，整这么干净干啥？”

“这老没人管，我们祖宗的墓地太荒不好看。”

村里的地都分到各户了，坟地是属荒弃地，不算数，归老行自行处理。第二年春天，老行在老石坟那块地上种上了高粱，这一年高粱长得出奇的好，秋收下来后，老行又卖高粱又卖桔杆，一算收入，净剩好几千块。

“老行真能耐。”街里街坊的都这么说。转过年来春天，村里的五六块近百亩的荒地都让人开了荒。

几年后，老石坟周围的几百亩洼地要修成水库，一些刚要把地整熟的户站了出来，非要国家多给些补偿，有的甚至就反对修水库。老行也站了出来，提高了调门说：“他在水库范围内的十几亩责任田和老石坟那块开荒地一分钱补偿也不要，国家啥时用，他啥时拿。这一下捅了蚂蜂窝，一帮人找到老行指责：“老行你咋胳膊肘往外撇，调炮往里揍，能多要点钱不好吗？”

“老少爷们别着急，咱过来这几年挣的钱每年都滚着个地翻着长，还不是党的好政策，咱该知足了，咱这地谁不知太薄，盐碱荒洼，拼命干一年还不就收那几百斤高粱，如果咱这儿真修了水库，有了水，那咱种啥能不收？爷儿几个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老少爷们都愣了，老行的脑袋瓜子不简单呀？

水库开工那天，老行来到了他种了十来年的老石坟这块地，在那站了很久很久，随后他嘴里咕弄着一个一个地数祖宗的坟头，一直数到了太阳下山。

水库修成了，村里的大部分地都种上了水稻，老少爷们都乐得合不上嘴，可大家发现老行不是很乐，而且还时不时的要跑几次县城，细心的人发现老行每次进城回来都要带回几本书。“孙子都娶媳妇的人了，他还要学习，真是的？”大家又给老行打打下了问号。

秋天到了，收拾完地里的庄稼，老行找来几个小伙子，在临近水库灌渠的自家责任田里搭起了土墙，盖起了温室大棚，乡亲们这时才明白，老行要种菜。

这时的老行整整 76 岁……

荣辱人生

张维安

(接上期)这挑夫的辛酸苦辣比起长江边的“纤夫”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纤夫有个集体依靠,力量大小可以均衡调整。而挑夫除了与纤夫一样,无论是火烤雷打的六月,还是雪浸风绞的寒冬,都得踩着一路的坎坷不平,每个人只能凭借自身的实力选择重量,是实打实的较量。遇到酱醋酒油这些带玻璃瓶或陶瓷罐装的液体,务必轻挑慢放。打破一个瓶罐就须赔偿扣罚甚至倒贴。若是刀斧锅盆这类铁器,更感越挑越沉。故凡当挑夫的多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县城与乡镇之距近则二三十里,远则四五十里,即使天上下“刀子”,都得一天一来回,否则扣掉住宿费,还有多少蝇头小利?为此,三更即起,两头都得摸黑赶路。因此,挑夫又要具备“飞毛腿”的“铁脚板”。宁德靠海多鱼虾海鲜,这些海货运到锦屏,逢上酷暑之日,你挑着臭鱼烂虾一路前行,令人作呕。挑夫又必须有适应这些气味的良好体质。挑夫有句行话“担头不许捎出”。可见挑夫的体力都是到了极限。挑夫命短,四、五十岁多死于“过劳症”。有首流传了百年的民谣:

货担压肩两座山
长路漫漫举步难
一头求腹饱
一头防身寒
终生劳碌累断肠
有女莫嫁挑夫郎……

这天,表兄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挑起一担是许多老练、精明的挑夫最不愿承担的,如同沙砾、碎石一样沉重的海盐,只身孤影举步维艰地躬行着。忍住肩和背的出奇疼痛,他刚过了第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口,狂风骤起,黑云压头,一声惊雷猛地在头上炸响,眼看瓢泼大雨即刻倾泻。为了保住盐不被暴雨冲刷化解流汤,表兄放下担子,就地采来阔叶遮掩,并揭下草帽、垫肩、褪去长裤,还把上身的衣服脱得精光,全部覆盖在盐筐上。迎着轰鸣的雷雨,他只穿一条内裤,竭尽吃奶之力,硬把百斤食盐挑上村头。眼看快到供销社门前,表兄突然一阵心慌,两眼

一黑,一个踉跄,一口鲜血吐涌而出,就晕倒在淌着流水的石板路上,再也没有力气起来。乡亲们看到三十里天上地下,暴风雨洪水猛兽,百斤海盐却安然无恙。感激涕零地念叨着:“奇迹”!“铁人”!

山区寒来早,已经刮了几场风雪了,表兄还没有回城。母亲一年一度为表兄纳制的一双棉鞋,翻新的一件棉衣,只有让我送去了。

自从表兄在好客、多情的角顶村人那里养好伤,易行去了铁树弯后,只为背粮食,取日用品回城一次。他请母亲放心。说阿生哥为人仗义,侠骨心肠,对他的家难颇感不平。还让他业余管帐,加利三成,多挣些钱。表兄说,从铁树弯走五里山路就出口青石板道,再东行四十里就接通县城了。表兄说,铁树弯方圆延绵二三十里,顾名思义是成长优质硬木的山弯。青钢、狗骨子、铁杆槐、铜樟等杂木层出不穷,用之不竭。烧得炭来,蓝焰幽幽,耐燃经久,无烟无味。传闻道老年间,锦屏知县林天升指名御用此炭御寒,赞其为“铁炭”;民国县长郭中南专买该炭煮火锅,誉其为“钢炭”。阿生哥祖传烧炭,其炭更是脆声如琴,炉火纯青,能量有加,远近闻名,销售量颇大。故表兄说,春节不回继续烧炭,多积些钱,明年春头上访中央,状告王立山,也好挣够从锦屏去北京的盘钱。

我背着包袱,走完了青石板路就拐进了通往铁树弯的小径。径道弯弯,时而过丛林,时而通清幽,时而蔽日林荫重重叠叠,把我裹成孤独的“绿囚”。而脚下山溪蜿蜒,山泉溅玉,显得阴森雾罩,更给反冬下增添了一股砭人肌骨的寒气。待我踏进夕阳,在一棵柘藤老树旁的小桥流水人家处,终于听到柴刀砍伐的“嚓嚓”声,也见到袅袅上升的黑烟慢,主人说,那就是阿生经营的木炭厂。

当我走近时,只见一堆人正在开窑出炭。一声“阿弟”:显然是表兄的惊呼。然而,七八条汉子齐刷刷回过头看着我,脸上都是青一色的烟灰,个个都穿得破衣烂衫,让人无法辨认谁是谁。表兄走近我,又叫了一声,我才认出他那眼睛中的一轮是那样灼热、光亮。面对这酷似“野人”的表兄,我来时的热情顿觉

悲凉：他的头发杂乱无章；从头脸直至脖梗没有肤色；两只臂弯到一双手掌也象黑漆涂抹；破旧的中山服上的四个口袋，已没了扣子，不同程度地被撕裂成三角形；袖子一只长一只短，都飘摇着条条布丝；草鞋与裤脚之间隔着老长，显然是裤脚破损或烧蚀；两个膝盖上的布丁都开裂了，耷拉着覆盖在灰色的小腿上，朔风一吹上下拍打……使我想起《卖炭翁》的课文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我话未出口泪先流，表兄摸着我的头，问：“咋的了？”“你太苦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表兄？”

表兄才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手，似乎也很伤感。但沉默了一下又笑了。“生活不都是糖制的，”表兄道，“我也许比一般人要苦些，但世上比我们惨的人是有人在的。许多名人，伟人好些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高玉宝如果不经苦难的童年，怎能写出让穷人解气，读者叫绝的《半夜鸡叫》？再从远一点说，如果没有家庭破落，鲁迅能不能成为反击封建的斗士？如果没有满门抄斩，曹雪芹能不能一部红楼梦独领风骚？岳飞因半壁江山的沦落，才长歌一曲《满江红》，成为千古绝唱！司马迁受最残暴腐型之耻辱，隐忍苟活，而终成鸿浩巨制——《史记》。这些不都是‘苦难’这位高明的老师‘教导’出来的吗？在这困厄的逆境中，能以不息的勇气生活下去，挣钱、攒钱，为家父伸冤，一旦雪耻，对于我这样的凡人来说，苦和苦难就演绎成了追求阳光真理的一段路程。那么，体味一下‘黄连’、‘胆汁’不也是很值得吗？”

表兄从容不迫的道情，字字句句都扣击着我的心扉，我反而受到教育，也许表兄察看到我默然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下又说：“生命的‘弹簧’非常强韧，当你承受到极限时，所有的轻松都不在话下了。正如挑夫是锦屏有史以来最凄惨的活法。那么，我今日的烧炭，就不算悲哀。再回过头去，当一个砍柴卖的职业柴夫，生命就更感到游刃有余了。值得庆幸的是，”表兄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的偏头巨痛，自从牛头寨下山后，再也没有患过。也许是大脑被刺激麻木了；也许身体历经了过多过重的创伤，这些伤痛都因超越了头疼之故吧！为此，也让我感受到苦和苦难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冷落曾经有过的疾苦。这，我特别‘感谢’王立山，是他借故整人，反倒让我因祸得福，除了顽疾！”

表兄看我为此惊讶高兴时，就把我领到窑边一位高个子的面前介绍说：“这就是阿生哥。”只见他的身架石雕铁铸，面容刀切斧凿，也是历尽风雨沧桑的人。我就随着表兄亲切地叫他一声“阿生哥”！他看我斯文，礼貌，又为表兄驱寒送暖而来，就格外高兴让我先

坐在柴垛上歇息。说日头压山了，为了不耽误明晨装窑，务必把这些烧好的木炭出窑。并让一个叫“阿灵”的兼职饭头（炊事员）先回岭上的宿棚点火做饭、煮酒。说我是阿廉的表弟，也是他阿生的阿弟。说烧炭这帮人也都是与他有金兰之谊、莫逆之交的好兄弟。

待我们随着阿生哥上了山岭，天籁一片沉寂，只有月影婆娑，繁星点点。只见宿棚前的开阔地，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炭工们利用棚角冒出一眼叮冬流泉积起的水潭洗漱了一番，就都围坐在篝火边来。篝火上的铁架勾着两只宽厚的山鸡，被火烧烤得漫烟流油，滋滋作响，溢出的金酱五香味，让人口齿生津，直流涎水。阿生哥还把大伙儿就地采摘的、已由阿灵做好的金针菜，银蘑菇以及角顶老家带来的鲜嫩盐笋、糖酥花生一一围排在火塘边。然后才用花楠竹大竹筒里装着的糯米黄酒，给我和每个炭工面前的撑蒿竹制作的小竹筒满上。并说：“阿弟是稀客，我们就先敬这位学生哥一杯！”

我赶紧摆手：“凭年龄我最小，论酒量我没有。阿生哥为我表兄排忧解难，为在座的老大哥们谋求生计，恩重情深，我们理应先敬阿生哥一杯！”

表兄也说：“我相信我表弟的话，是代表大家的心声。你就别客气了。”

“好，那我当仁不让了。”善解人意的阿生哥，就豪爽地仰起脖子，咕咚一声，一筒酒下肚后，立即指示阿灵把煨在火堆里的竹筒饭取出一个劈了，又从铁架上撕出一大块连筋带骨、连皮带肉的鸡大腿递给我说：“那你就多吃点饭菜吧，这野炊的风味难得。”

当阿灵用铁钳从火堆里夹出裹着泥巴的竹筒敲去干结的红土，我就嗅到一股渗透着翠竹清香的饭味。待阿灵逢中一刀，竹筒里立刻滚出一团白洁如玉的喷香米饭。表兄触景生情，说：“跟着阿生哥，我们是苦中有乐，充满诗意。别看他王立山图谋害命，篡夺了县长荣华富贵，这烤山鸡，烧竹饭与山肴野味的口福，量他都难能享受呢！”

“那我们就开怀痛饮，趁着今夜的皓月，取天地之灵气，纳山川之精华，来日定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苦尽甜来，干！”面对阿生哥的慷慨，祝愿，大家越发频频碰杯，争比海量，和着酒菜，划拳戏闹，陶醉在这空灵的山野之中……

这一宿，我与表兄同枕而眠。酣睡中，竟梦幻着篝火，星月、烤鸡、筒饭；梦幻着阿生哥的好客；表兄的开心和炭工们的豪饮……成了我终生“难忘今宵”的深刻记忆。

（未完待续）

被骗的女孩

李克山

一

女孩叫美茹，甘肃省天祝县人，学习不太好，又和老师斗点儿气，就辍学回家了。想进厂子找点事做，可是老板全嫌她年纪小，没人收留她。村上有几个比她大点儿的姐妹要出去打工，她也想跟着去，怕父母阻拦，没和父母打招呼就溜了出来，想找到安身之地再给家写信。

美茹和姐妹们来到一个小城市，想在街上转转，买点儿吃的。一个卖项链的摊点把美茹吸引了过去，一串串真假项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美茹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最后她只花几元钱买好一串“珍珠项链”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却不见了姐妹们！她在人群里四处叫，四处找，可问到谁都是摇摇头。

美茹正焦急地找人，一位穿着入时的青年女郎朝她走过来，当美茹把实情讲完，那女郎关切地对她笑笑说：“傻妹子，她们不定跑哪儿去了，在一个城市里找几个人不等于大海捞针吗！——你不是想找个工作吗？我是专门招女工的，你看——”女郎说着，指指身后3个与美茹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就是我招的工人。”美茹求职心切，女郎一番花言巧语，她已是“三九”天的萝卜——动（冻）心儿了。美茹看着那3个女孩，心里羡慕极了，就试探着问：“阿姨，要我吗？”女郎从头到脚看她两个来回，然后把目光停在她脸上，点点头说：“算你有福气，就算你一号吧！”说完，从提包里掏出一身与那3个女孩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衣裙，郑重地说：“我代表公司赠送你一身服装，快找个地方换上吧！”美茹接过衣裙，高兴得手直发颤，暗想：多亏和她们几个走失了，要不哪能这么快找到工作呀！……

女郎发给女孩们每人5个面包，作为路上的干粮，就领她们上了火车。

女孩们吃着面包，喝着矿泉水，观赏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色，颇感新奇。

入夜，女孩们随着火车有节奏的震颤声，挤在高背椅上困得睁不开眼，但由于没有坐着睡觉的习惯，

美茹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她感到有人在使劲儿地拽她，睁眼一看，原是那女郎，女郎小声对她说：“车停下来，你要去的公司就到了，有个主任叔叔接你，他会给你安排工作的。”说完，女郎拉着她来到车门口儿，大约站了一刻钟左右，火车停住了，她们匆匆下车。站台上灯光昏暗，女郎打开手机筒，高高举起，很快有个30多岁的小个子男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和女郎嘀咕几句，把一个纸包交给女郎，女郎把美茹推给他，说声“交货”，一转身闪电般跑上已经启动的火车。

二

美茹离开刚刚认识的3个女孩，感到十分孤单。那位陌生的“主任叔叔”领着她在车站附近吃点东西，看看东方已经破晓，就打的离开了县城。

在面的上，那位“主任叔叔”不只一次地用手去摸美茹的前胸和两腿之间，她不好意思惊动司机，一直没有吱声。面的按“主任叔叔”的指点，驶过一个个乡镇和村落，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美茹感到有些不妙，暗想：莫不是碰上“人贩子”了！美茹没有猜错。面的终于在一个小村停下。人贩子骗美茹说，在他表舅家吃过饭，再行不大远就到公司了。于是，他把美茹领进一个老汉的家门，接过老汉递过来的纸包，也像那女郎一样，说声“交货”，便飞快地跳上门口等候他的面的。

老汉姓丁，其实并不老，是个三四十岁的“车轴汉”，满脸毛茸茸的络腮胡子；由于长年牙痛，满口牙几乎拔光了，嘴瘪瘪着，真和五六十岁的人差不多，因此落个“老汉”的外号。

此时美茹早已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就想夺路而逃，哪知丁老汉已经关好院门，过来像抱婴儿一样把她抱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她抓破了丁老汉的脖子，丁老汉使劲儿地把她扔在土炕上。然后转身扣上板门，脱掉上衣，一步步向美茹走来。美茹一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发现土窗台上有把锈剪子，便一把抓在手里。

丁老汉停住脚步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死在你面前！”美茹说着对准自己高高举起锈剪子。

“别别……快把剪子放下！”丁老汉吓得连连后退。心想：小姑娘有个三长两短的，鸡飞蛋打不说，弄不好还得进一回监狱：十几年前，丁老汉因抢劫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出狱后妻早已抱着孩子离他而去。他承包18亩地，打算劳动致富，混出个人样子。谁知正赶上粮食不值钱，折腾五六年才攒下4000多块钱，想娶个年貌相当的女人为妻，又因心术不正找到人贩子头上；人贩子给他弄来个女孩，不想女孩守身如玉，一上来就想自杀，此刻她手里还高扬着剪子。

“快把剪子放下！有话好说。”丁老汉穿着上衣对美茹说。

“那你放我走！”

“一定放你走。”丁老汉转转眼珠儿说：“不过得等我找‘牵线人’把那4000块钱要回来。”

“你先放掉我！”

“那可不行，他们要叫我交人，我到哪去找你呀！”丁老汉想：一是不能叫她死，二是不能叫她走，三是不能叫公安部门发现。因此得抓紧去找“牵线人”，哪怕捞回一两千也比连本烂强啊。

丁老汉告诉美茹去去就来，便锁好屋子的板门和院子的铁门，匆忙地离开了家。

美茹拉拉板门，板门纹丝没动；美茹推推窗户，窗户被铁钉牢牢地钉在窗户帮上。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如何才能逃出去呢？她突然想起手里的锈剪子，便立即奔到窗前，把剪子张开，去劈砍窗户棱，而窗户棱是老榆木做成，剪子又锈又钝，砍在上面只留下一道印儿！美茹失望了。

美茹一下地，不小心蹬掉一块炕沿砖。她灵机一动，何不用砖来砸窗户？于是她揭下一块炕沿砖，猛力朝窗户砸去。“啪”，一根窗棱开裂；“啪”，又是一下，那根窗棱折断！她心里一阵兴奋，也不觉渴和饿了，接连照窗户上就砸10几砖，窗棱又折断两三根，她用手掰掉窗棱斜茬儿，很顺利地倒钻出来。

美茹来到院子里，天空蔚蓝如洗，感到自己就像脱笼的小鸟儿。可是铁门在外边锁着，院墙足有6尺多高，她的心又沉下去。

美茹的目光在院子里四处搜寻。心想：如果有个梯子就好了！可是别说梯子，就是连个凳子、八箩筐之类可登的东西都没有！她突然看见墙角立着个已经废弃的扁担，便跑过去拿来，用扁担钩钩着墙头

沿往上爬。谁知人刚离开地面，墙头沿被钩的那块砖就掉了下来，她摔了个倒仰。她忍着臀部的剧痛站起来，继续想办法。她发现墙头外有棵老枣树，老枣树有根胳膊粗细的枝子正好伸过墙头！她立刻拿着扁担跑过来，抡钩几回终于钩住了那根枣树杈子！她在学校曾经学过体操，身体灵活，拽着扁担“噌噌”几下上了墙头，然后把扁担顺到墙外，一出溜下到地面上。

三

美茹逃离丁老汉的家门，没敢上正道，她沿着田间小路往前奔。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歇着，饿了就啃玉米秧上的青玉米珠儿吃。美茹毫无目的地往前走，太阳偏西时分，她觉眼前一亮，钻出了绿海一样的庄稼地，一条大公路横在面前。她爬上公路，打的来到河北的一座小城市，想在那里找点事干。

一天傍晚，美茹在青春歌舞厅门前过，被女领班吴洁给截住了。吴洁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她一眼就看出了这个讨饭的女孩璞玉浑金、容貌不俗。于是笑嘻嘻地对她说：“小姑娘，来我这儿当服务员好吗？”美茹正走投无路，见有人收留，急忙点头答应了。当吴洁把美茹领进歌舞厅，小姐们都当吴洁领进来的是个小讨饭鬼儿；而当美茹洗过澡，换上洋气的时装，又改过发型，重新出现在歌舞厅时，真是美如明月，光彩照人，把那些生过孩子或靠化妆品媚人的小姐们比得真有点儿无地自容了。然而美茹陪唱、陪跳、陪吃、陪聊，却不陪睡。这使女领班吴洁大失所望。

此后吴洁对美茹冷眼相待，来了客人就安排别的坐台小姐或“串台”小姐陪，美茹一天到晚分文见不着，吃饭都成了问题。她和别的小姐借钱，别的小姐正忌恨她的美貌，恨不能立时把她撵走，因此没人掏给她一分钱。“唉，良心丧于困地”，美茹想，“不走那条路，离开这个门儿，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于是，她红着脸来找女领班。

“这就对喽！”吴洁见美茹思想开了窍，进一步开导说：“那事怎能说寒碜呢？你的腰包鼓起来，父母也沾光，这正是光荣露脸呀！……”

“我有个条件！”

“说吧。”

“‘头一回’价由你定，人儿得由我挑！”

“行行，不过可不能日子拖得太久呀！”……

头一个找美茹的是个高个儿瘦脸儿水蛇腰儿的中年男人。在舞池里他的大手就不老实，总想从后背摘掉美茹的胸罩带钩；在拥着美茹往高背椅火车

座走的时候，他的大腿也不闲着，一下下用膝盖拱撞美茹的臀部，像试试有多大弹性似的；来到火车座里不等美茹坐稳，他就张开散发着酒臭的大嘴来亲咬美茹的脖子、脸，手一个劲儿地往下掏……美茹借机溜掉，“水蛇腰”不依不饶，非要讨回塞进美茹乳罩里的那张票子不可。吴洁过来打圆场说：“全怪你心急！——这样吧，今天白送你一个别的小姐，美茹改日再说。”说着，叫过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水蛇腰”不好再说别的，只得点头。

第二个找美茹的是个很古板的50多岁的男人。他穿着铁青色裤褂，窄窄的灰黄脸，走路直视正前方，他不唱不跳只说找美茹到没人地方聊聊。在火车座里，他不管对方听不听一句一顿地讲着自己的身世和人生哲理，目光阴冷而凝滞，冰凉的手指紧紧抓着美茹柔嫩的小手，在灯光的阴影里如同一具会说话的僵尸。当他讲到两个月前妻子夜间猝死，他孤寡难熬，非拉美茹跟他回家过夜时，美茹感到不寒而栗，借口上卫生间跑掉了。

第三个男子是女领班吴洁给美茹领来的。这是个30多岁风流倜傥的美男子。此人不仅眉清目秀，那清亮的歌喉，潇洒的舞姿，更令许多女人动情。他告诉美茹他的妻子一年前去了日本，和一个日本男人好上了，他感到很苦闷，却从未找过小姐，今天找她，确属一见钟情，他没有像别的男人那样，见了小姐就往怀里搂，就往下边摸，而是轻柔地握着美茹的小手，看着美茹的眼睛，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些有趣的故事。越是这样，美茹越感到他有魅力，越情愿把身子交给他。

美男子对美茹说，为表示对美茹的深爱，要与她旅游，而且已买好当晚的车票。美茹很高兴，心想：跟自己所喜欢的人到旅游胜地转转，是件十分愉快的事，这些天在吴洁手下憋得也够呛了。

四

美男子和美茹来到火车站，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第二天上午，俩人在A市下了火车，打的来到一个花园别墅的大院。汽车缓行，花园里走动着一打扮入时的漂亮女孩，她们手里或抱着猫或牵着狗，显出悠闲自得的高贵。

美男子把美茹领进一所豪宅，开门迎接她们的

是个秃顶老头，小眼睛，瘪鼻子，肚子滚圆与气鼓蛤蟆没有两样。看得美茹又害怕又想笑。老头过来和她说话，她一句也听不懂。

美男子在阳台上接过老头递给他的一个厚厚的“信封”，又和他耳语几句，就想告辞下楼。美茹上过人贩子的当，对此十分敏感，她想：难道自己又遇上了骗子！她一定要抓住美男子问个水落石出。

美茹在楼道里追上了美男子。她愤恨地对他说：“你个骗子！”……

原来秃顶老头是个港商老板，他打算包个女孩做情人，一定得是健康、漂亮、干净的处女；美男子为得一万元好处费，凭着个人优越的色相，四处勾骗清纯无知的少女，美茹是他做的第6桩“买卖”了，他美化自己是“特殊的红娘”。

美茹回到屋里。秃顶老头塞给她500块钱，说是给她的零花钱，她本想不要，又觉这钱对她十分有用，就没有拒绝。老头对她挺温和，教她做饭、洗衣、搞卫生，希望她成为他理想的情人。美茹一语不发，木偶人似地干着一切，心想：决不能投入这个令她作呕的人的怀抱，决不能呆在这个美丽的牢笼里。

下午，秃顶老头要到公司去。出门时，他从外边把门锁上了，说是怕进来贼。

老头走后，美茹想：现在不逃，还等何时！可又怎么逃呢？窗户虽然没有丁老汉的结实，玻璃、纱窗一拉就开，但这是所有地下室的二层楼，离地面也是老高的，跳下去会摔断腿的！这怎么办呀？她拉开纱窗、玻璃探出身子往外看，见两个窗户之间有排水烟筒管，一直通向地面。可窗口边离烟筒管足有一米远，万一抓不住烟筒管怎么办？但为了自由，她决心冒这个险。

她面朝里站在外窗台上，左手抓着窗框，右手钩着烟筒，一悠向烟筒横跨过去，两手紧紧抱着烟筒，两腿紧紧夹着烟筒，一点一点往下溜，然而还没有溜过一半，一节烟筒突然与上节脱落，把她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她晕了过去。

美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问她为何要冒险时，她说：“我想回家！”说完，紧紧闭上双眼，而泪水却不住地从眼角儿往外流……

当“赤医”的日子

吴彦

现在提起“赤脚医生”这个名字,人们也许感到有些陌生,然而它当年却辉煌过;我曾当过9年赤脚医生,因此也跟着辉煌过。

赤脚医生的前身是“半农半医”。赤脚医生不是指光着脚当医生,而是比喻不脱离生产劳动,与农民心贴心,是农民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当时遍布我国广大农村,是一支庞大的民间医疗队伍,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那年冬天,特困户田××6岁的儿子得了气管肺炎,在一个风雪夜把我找了去。孩子心搏快,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肺部有较广泛的水泡音和喘鸣音,躺在炕上闭着眼,鼻翼不停地翕动……病情十分严重。我知道单靠土方、验方、针灸之类已无济于事,必须用抗菌素治疗,而抗菌素类药医疗室已用完!叫病家转院吧,外边飘风扬雪,严寒刺骨,孩子受不了;再说,他家看病连5分钱诊费(病人看一次病交5分钱诊费)都交不出,又如何要救护车、住院费(合作医疗只报销医药费)呢?……我看看生命垂危的男孩儿,又看看哭红双眼的男孩儿父母,决定连夜到邻村医疗室借药。

门外风吼雪飘没法骑车,我走在雪路上就跟在白茫茫的海水里游动一样。本来平时很熟的路,此时却认不出来了,深一脚浅一脚不顾沟不管埂朝着大方向蹒跚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滑,摔到了一条小水渠的冰板上!好在雪深棉衣厚没摔坏,于是我站起来跺跺脚拍打拍打身上的雪,爬上小渠继续往前走。……

邻村终于到了。邻村的赤脚医生是位热心肠儿的老大姐,我们“上站”学习常见面。她听我说完男孩儿的病况,取出几支青霉素、链霉素,拎起诊包要和我来看看;我也希望有人跟我给孩子会一下诊,因此就同意了。

也许那时的人不轻易吃药而体内少抗药性或没有假药的原因,孩子打过针服过药病情迅速好转,用孩子父母的话说,真叫“神仙一把抓呀”!我俩不知饥劳没想报酬只为男孩儿的好转而高兴。天亮了,

风停雪住太阳升起来了,红妆素裹的村野显得格外娇艳动人。邻村医生大姐在我家喝了两碗蔓菁粥,吃了半个玉米面儿饽饽就熬白菜,微笑着踏雪回村了。

当赤脚医生光会行医治病是不合格的。首先得搞卫生宣传和卫生防疫,定期利用黑板报和高音喇叭向社员宣传卫生知识。种植中草药更是赤脚医生必不可少的内容。常种的中草药有菊花、红花、金银花、板蓝根、枸杞子等。菊花、金银花种得较为普遍,不仅医疗室种,社员们也种,很多户的房前屋后常是黄灿灿的一片,走在街上幽香扑鼻,美化了环境,又能出售卖钱。除此,医疗室还要配制凡、散、膏、丹等中成药,帮助村上搞“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而不脱离劳动则是衡量一个赤脚医生思想革命化程度的关键所在。

赤脚医生下地巡诊,自行车上除了挂着红十字诊包,还得带着劳动工具,没人看病时就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医疗技术除“上站”向辅导老师学习,还要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具体实践向书本学习。那年月正赶上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到冬季都要开沟挖渠,社员碰破手脚是常有的事,这时就要学“战伤救护”和包扎止血技术;而闪腰、岔气、戳胳膊崴脚的也很常见,这时又要学推拿按摩……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病例是“铁姑娘”队队长触电,她的绰号叫“花木兰”,因替临阵得病的父亲上海河而得名。渠挖深了,必须边抽水边施工,可电工一时不在场,木兰性急,就自己动手挪电机接电线,由于她不懂电学,一下子给电着了!当时我正从渠底帮社员往上拉车,听说有人触电,扔下绳套儿就跑了上来。我虽学过人工呼吸急救法,但从未实践过,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可我深知触电、溺水等病人不宜转移和延误时间,因此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就地抢救。我首先采取“仰卧式”为其做人工呼吸,但未成功;又改“口对口吹气法”,才使病人恢复呼吸。围观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一阵眩晕瘫坐在地,合着双眼用衣袖慢慢地擦拭脸上头上的汗水……

自行车王国的早晨

师彦俊

天津,是我国最大最早的自行车制造基地,可称之为自行车王国。曾经风靡全国的“飞鸽”从这里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旗”由这里飘向神州大地。

早晨,当你走上街头,最靓丽的风景莫过于那自行车汇成的车流队伍,如水似潮,有序地在大道两旁流淌,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流向四面八方……

我站在路旁晨练,车队就在我的眼前,百态千姿。车有传统型的、有新潮型的、有普通型的、有山地型的;有不锈钢的、有玻璃钢的、有合成塑料的;有一人骑的,有二人共骑的,还有三人共骑的;有两轮的,有三轮的,还有独轮的。颜色,更使你眼花缭乱,除赤橙黄绿青蓝紫外,还有金色的,银色的,莹光色的……

车流大体可分为三个高峰:早五六点,以卖早点的三轮车队和晨练的老年为主,三轮又以带干净的玻璃罩、醒目的“煎饼果子”车为主,老人车有的后带刀、剑、棍、枪,有的挂鸟笼,携小狗,寻一幽僻小处,观鸟遛狗,抡刀舞剑。还可看见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骑着小型三轮车,拉着老伴,悠哉悠哉慢行。偶尔又发现低头猫腰,趴在车头上“老夫聊发少年狂”者,将三轮蹬得飞也似的老壮士,待到小花园停下来我了解到,他是位七十六岁的回族大爷,勤劳一生,身板硬朗,现在每日都要骑三轮跑二三十公里路程。我佩服他的精神,他让我试骑,只是原地转圈,怎么也不往前走。他上车后朝我笑了笑,又飞也似的消失在人流与车流之中。

稍过,便是学生的车队,车队便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各种颜色的校服、各种颜色的新车,每人身后都背着不同颜色的书包,个个都像登山运动员一样。

水柜渠即将竣工时,县革委写作组有人来工地采访。木兰是省级劳动模范,记者想给她照像,而她却领着记者先给我拍照。当时我正蹲在土堤上为一名碰破手指的社员包扎,身边还或蹲或站地有两三个等着拿药的社员。记者就选准这一镜头,为我拍了张“工地巡诊”的照片,并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在农村当“赤医”的日子,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工作重不觉累,工分少不觉亏,心里只有一个目标,

车队中,有的骑着童车,在家长的带领下,在车队中穿梭,更有骑独轮车的小姑娘,像杂技演员一样,在人群中钻入钻出。穿着各色服饰的年轻妇女,骑着各式各样的坤车,车后都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遮阳挡风罩,罩内坐着各色服饰的宝宝,手拿各式各样的小书包、小食品,他们一个个真像小鸡一样钻在母亲的翅下,显得是那样的安全。

急行军式的上班队伍便潮水般地涌过来了,大有排山倒海、锐不可当之势,这便是第三次高潮的出现。天津人有个戴帽子的习惯,冬季取暖帽各式各样,夏季遮阳帽亦花样百出。男士帽式样较单一,多为各色长舌李宁帽。而女士帽名堂种类式样可使你眼花缭乱,有藤条编织的,还有不知什么纤维编织的;从式样上看,有中国传统式的,有欧式、日式、港式、俄式……,比比皆是,前进后续。不知是沙尘暴为人们带来的恐惧,还是太阳黑子对人类的威胁,有的女士不但戴着帽子、太阳镜,还用纱巾将头部及面部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滑稽可笑。各式各样的太阳镜,各式各样的遮阳帽,各式各样的女士披肩,成为天津人防御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一种新时尚,为天津街头增添了又一景观。

啊,天津的早晨是美丽的多彩的,天津的早晨是迷人的朝气蓬勃的。我站在路旁注目凝望,心中暗暗祷告:前进吧,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正是这支如水如潮的队伍,驾驭着天津由落后走向辉煌,由贫穷走向富强。他们像海河水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向前流淌。他们是天津的血液天津的脊梁,他们是天津的活力天津的希望。

就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

后来“合作医疗”解散了,我也改了行。可每在我回村时,常被乡亲们拦住几回,或问医问药,或寻求保健良方,或拉到家里喝茶……每当这时,我便沉浸在过往事的幸福回忆中。近年我学会了按摩术,并乐于无偿为他人治疗。我想:能为别人多做点儿有益的事,才会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村东,那七座坟

刘仲孝

广袤无垠的京东大平原。泱泱北运河一路潇潇洒洒,蜿蜒南下,直奔天津卫。

京东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外加一个潮县城。”是谓京东八县,清朝属四路飞虎厅的东路厅管辖。清朝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为分泄北运河之水,开挖了一条青龙湾引河。引河北起香河县土门楼闸口,流经香河、武清、宝坻、宁河,东南汇入蓟运河,至北塘入海,也历经260多年了。1973年开挖“引青入潮减河”,故而改道东流入潮白河,这是后事。

在武清、香河、宝坻三县交界处的青龙湾引河西岸二里处,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庄——大口哨。那是埋我衣胞子的生身之地。青龙湾河未出现前,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从西边呈罗锅形穿心而过,将村庄一分为二,于是后来析为河南、河北两村。后来运粮河被青龙湾截断而断了流,成了无源之水的干河沟。只有夏秋季雨水大时才有水。清末民初,青龙湾河曾三次决口,致使村东、南、北三面被洪水淤出一望无际的白沙滩。村东头大道临河处有座石桥名大石桥,是俗称“九桥十八庙”的九桥之一。桥西侧曾有过藕塘。沿河沟东侧往北行,约200米处的河滩上有7座小坟包,它们同当地普通的坟没什么两样,但不是普通人家的坟地,里面埋葬的是7位军人的英灵骸骨。

每逢我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心中就油然想起故乡村东那7座坟。同时也必然会忆起童年上小学时令人难忘的清明节扫墓的情形。

我是日本投降那年冬天来到人世间的,听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打仗为老乡”的歌声长大。青龙湾河水哺育了我15年,到北京上中学时才离开它。遥想50年代初,小学二年级时我们这群农家子弟也从大人们那里分享了解放翻身的欢乐。我体会到了,能在学校里读书,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清明节那天,老师不上课,学校全体师生去扫墓。我和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从村中老

爷庙学校向村东走去,队伍前面一个大同学打着鲜艳的校旗。农忙时节无闲人,街巷中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太太抱着孩子看着我们这群学生从眼前走过。我们的队伍来到七座坟前停下,按顺序站好队形。乡下那时上坟都是在坟头压上白纸挂钱,烧纸和烧香。我们不是那种形式。记得每座坟前只放了一个松树枝扎成的圆形花圈,几个高年级的大同学拿铁锹往坟上培一些土。全体师生恭恭敬敬地向7座坟鞠三个躬。杨校长在坟前向全体师生讲了话。别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告诉我们,这几座坟里埋的是为我的家乡解放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也就是先前的八路军。他们的家在外地,牺牲了就埋在这里。他还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对得起死去的解放军烈士们,将来建设好我们的家乡。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他们是解放军战士。也难怪,他们牺牲时我还小,没人告诉过我。

自此之后,我对村东那7座坟充满了出自内心的敬意。每逢我打柴割草从坟地路过,总要停留下来多看上几眼。普通而又普通的坟丘上长满了茂密的蓬蒿野草,显得那样凄凉、孤寂。随着光阴荏苒,自然界雨水的冲刷,坟丘渐渐变小,也许有一天会从这白沙的河岸边消逝。它们没有烈士陵园的堂皇肃穆,甚至坟前连一块墓碑都没立,也就不可能知道死者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及牺牲日期了。巍巍同志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下了烈士的姓名,而长眠在故乡村头白沙中的7位解放军烈士却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了,这终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他们成了无名的英雄。我想,他们每个人也许原本也有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园,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他们会是一个出色的农民,出色的工人,出色的解放军指挥员……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或是一个资历雄厚的企业家……

为我的故乡献出青春热血的革命英烈,知道名字和身世的只有一个人,她叫陈明。

陈明同志原名谷云春,是河北省丰润县谷家套村人,共产党员。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1947年初任

楼后的视线

李桂杰

我住的这座学生宿舍楼的后面原来很空寂,跟现在一样雾蒙蒙的,但远比现在更透明。细细一想,浮动在我眼前的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几个晃动的人影和几缕自在的炊烟。

那时我刚上大学,站在阳台上静静地眺望被群山阻隔了的远方渐成习惯,特别是在暮色四合的黄昏。也说不上在想什么也不愿刻意去想什么,就这么直立在高高的阳台上,让自己的视线与楼后单调的景致撞个满怀。

我喜欢这种平实的单调,那条不太宽展且起伏有度的小路蜿蜒进我的记忆,小路两旁孩子似的人们似乎春也没春过,秋也没秋过,就把日子随意打发掉了。只有不远处浑圆的大山乡是个巨大的广告牌,随时以它并不浓重的颜色伴着我心绪的变更。

武清县妇联主任。她在残酷的游击区坚持斗争,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她深入贫苦农民家中,宣传形势,耐心讲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红旗一定能插遍全中国”等革命道理,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大家充分发动了起来,领导群众开展土改运动,组织妇女对恶霸地主进行斗争。

逃亡到北运河西敌占区的反动地主纠合还乡团像恶狼似地扑向北运河东我解放区大十百户村,进行残无人道的阶级报复。他们一连捕杀了十几名贫苦农民,放火烧光了3户农民的房子。为稳定人心,鼓舞群众斗志,她在敌人刚刚龟缩回北运河西岸时,立即爬上房顶,拿着广播筒向乡亲们喊着:“乡亲们不要怕,八路军不会走,永远和老百姓战斗在一起!”她立下誓:永远与人民生死在一起!

1948年12月13日,宝坻县地主还乡团随国民党暂三军汽车团向北运河以东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陈明同志当时怀着5个月的身孕在组织群众转移时,她精疲力竭,便躲在一座大砖瓦窑里,不幸被敌人发现被捕。后来敌人在一名村干部身上搜出了土改文件。在这危难时刻,为掩护村干部和群众,陈明同志挺身而出,大声说:“文件是我的,就我一个人

这些公告牌是那么的饱满与高耸,以至于时常对我产生不可名状的诱惑,看着看着,我似乎恢复了几时的状态,心里涌出一股委屈,有种被人细腻的拥抱过后想要流泪的欢愉。

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山的山脚下有一片桃树林子,虽然面积很小,且因着距离总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幻真感,我时常怀疑它是否真实的存在过。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我捧着鲜红的草莓坐在阳台上一颗一颗往嘴里放的那个傍晚。一抬眼,眼前那芬香灿烂的桃花像是就在那一瞬间凋落了,我的心口处有种凄凉的预感,这花的热闹怕是没有了知音。

其实,那会儿大家都忙着恋爱,忙着逛街忙着看电影去舞厅,忙着参加有意义的没有太大意义的乃至无聊的各种活动各式PARTY(聚会)。日子如此紧

是八路军,别人都是老百姓,和他们没有关系!”她被押至大口哨村西(现在的二支渠一带),誓死不肯再往前走一步。敌人逼她供出八路军的去向,陈明同志大义凛然,高声回答:“今天姑奶奶落在你们这帮土匪的手里,要杀就杀,不用废话!”恼羞成怒的匪徒用机枪将她残酷杀害了。她殷红的革命热血喷洒在我故乡的土地上。共产党员陈明同志,英勇就义那年仅21岁。

我的父老乡亲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过她。她活在父老乡亲们的心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生命的儿女的。1991年编纂的《武清县志》在“人物传”部分写下了陈明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后来我搞到了一套陈明同志的老家1993年出版的《丰润县志》,发现县志中也记载了陈明同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离开故乡也已40年了。在异地他乡,村东那7座坟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最近听说,村里将那7座坟墓重新修整一番,栽上树木,以抚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大概已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了。

凑,时间如此禁不住折腾,谁还有更闲的心思静坐在阳台上静观那片不打眼的桃树林?——生活咔嚓打开了另一扇窗,父母的说教离自己远了、考学读书的苦闷离自己远了,就连楼后缓慢流动的景致也离自己远了。

我们都忙着与时间赛跑,忙着各就各位的寻找并不牢靠的肩膀,忙着坠入爱河或成群结队地出游。所以,关于这楼后的一切都淡成这座城市惯常的天色,雾霭霭的。我也是在要挥手离开的时候才在自己的回望里重新拾回了这楼后的记忆,虽然此时它已像午后漏过树叶的阳光斑斑驳驳,只剩下哪儿也连不上哪的碎片。这些碎片带给我许多超脱,这种超脱是不为人知又怡然自乐的。——现实已无所谓追忆与否,这种追忆只不过是过去不着边际又加入了个人感情的触摸。

我要坦诚的告诉你,其实,楼后的视线早已不是三年前的旧模样了,人在变,万物也在变。我们和这周围的景物一起,都重新被别的东西塑造了。

大二那年的冬天,先是那片寄托了我许多梦想的桃树林被砍掉了,后来,那条窄窄的小路上又驶来一辆辆气势汹汹的大卡车,漫天的尘埃飞起,我们只好关闭了阳台的门。接着,大批的建筑工人就在楼后的空地旁安营扎寨了。“砰、砰”打地基的声音响起,便把甜美的梦吵醒,它没白没黑有节奏地响着,在咒骂和愤怒交融的一星期后,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又都在安稳的状态下入梦了。我虽常在暗夜里呆坐无眠,然则也对窗外巨大的探照灯少了些许厌烦,那雪亮的灯光抹去了洒在我床上温情脉脉的月光,但

~~~~~

(上接第5页)

党员们正和政府干部交涉着,外面响起了雷声。雷声由沉闷变得清脆,紧接着便有厉闪划破天空。党员们再也听不进什么,纷纷跑出屋子,仰面看着天空。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布满了阴云,阴云滚滚移动着,象一望无际的黑海倒挂在天上。这个时候,大街上那个悬在柴三上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乡亲们,县气象台报:最近一周内有很大的天气过程,降雨量要超过历史降雨最高年份的十倍,咱村的排渠已经淤得不能用了,大家快回家拿工具到地里挖排渠去呀,不要让大水淹了咱们的庄稼!”这声音如同紧急号令,把党员们全都聚到了大街上涌出了几百口人,几百口人里有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手里都拿着自己顺手的工具,跟着柴三消失在电闪雷鸣之中。

亦使我一阵阵的猛醒。于是,就着微颤的烛光我在“砰砰”的鞭挞声里读了许多书,也写了不少文字。那段日子,我的心跳都似乎失去了,也许是融在那种“砰砰”的强烈敲击声中不分彼此。那段日子,我几乎断绝了去阳台的步履,我不愿见到楼后的嘈杂与喧嚣,虽然,暗夜也曾带给我沉静与安宁。

但是,拔地而起的水泥建筑,缓慢而又迅速地直插入了我的视线,它们无可更改的高出了我们的宿舍楼。这时,我站在这座楼最高的阳台上,只是无奈而又震惊地观察它今天与昨天的不同。终于一座大楼建成了,红窗白墙,有人猜着是所职工住宅楼。我们的庆幸还没有持续几天,又一项更大的水泥建筑的工程在“砰砰”的震颤声里开始了——日子还没来得及让人喘息,而记忆却已经好像水一样在自己的体内流过不复踪影,楼后的视线在遥想的美好中越走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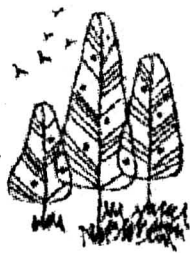
小土路还是那条小土路,只不过那些孩子似的小树长大成材了,不再天真,它们高擎的手掌托起一角阳光,不知怎的仍让我觉得单薄。

楼后的视线让我的眼眸里深藏了一缕失望,它的魅力好像彻底丧失了,但又好像风韵依然。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楼后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个体,它不会因为什么因为谁而静止而一成不变。

遗憾的是那些新来的孩子,在他们楼后的视线里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桃树林、孩子般的小树以及躲藏到山里的安祥的落日。他们刚来就看到了吊车、钢筋、水泥和车来车往的土路,他们比我们更能适应这一切。也许,这样更好。

大雨来得凶猛,瞬间把村子变成了烟波浩淼的海洋。村子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被雨水包裹着,哗哗的声响牛吼般震耳欲聋。郝利民不知是被大雨感动了,还是被党员和群众感动了,他猛地一挥,几个政府干部便跟着他冲进大雨里,来到抢挖排渠的人群中。他们夺下老人手里的工具,顶着大雨奋力挖着排渠里的柴草、砖头,给地里的雨水留出—条通道,让它们从庄稼的脚下淌入排渠,流向大渠,汇入干涸已久的青沙湾。

大雨下了三天,水禾村的玉米一棵没淹,一棵没倒。三天之后,党支部换届选举在水禾村东场隆重举行,二十几名党员全部参加,几百名群众围观……



## 怀念一棵树

□徐泰屏

我们村庄前面的小土坡上,生长着一棵近千年高龄的野柿树。它的躯干有四人合围之粗,树高在50米以上,其状若华盖的树杈所形成的匝地绿荫,多达半亩。这棵野柿树因相对独立于故乡的山林之外,所以它把自己的根根茎茎扎得很粗野,把枝枝桠桠伸展得很铺张,并以其参天的形象,长成了我们村庄的标志。

在我的记忆里,除冬青树以外,村庄里的树就数这棵野柿树的“常绿期”最长了。纵是在“荷尽已无擎雨盖”的暮秋日子里,这棵野柿树上仍挂满了许多黄里泛绿的树叶,沙沙有声地招展在天光云影之中。特别是在每年的仲夏时节,野柿树那匝地的浓荫,便成了村里人乘凉和避暑的最好去处。他们背搭一条汗巾,手持一把蒲扇,或背靠树干上,或散坐在凸露的树根上,或斜躺在竹床上……然后打开各自的话匣子,以眉飞色舞之态说长道短,谈笑风生;把劳动的疲惫和生存的艰难,化作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在说说笑笑中活得轻松和超脱。而那些白发老者所讲述的鬼怪故事,又让许多在这棵野柿树下长大的孩子们,很早就明白了什么是邪恶,什么是丑陋……

这棵野柿树尽管年近千岁,却每年都要结下数以万斤的野柿子。那些大小如杏的野柿子,看似金黄颜色,吃起来却酸涩无比。尽管如此,每年的柿子成熟季节,仍让我们这些好吃的乡里孩子们兴奋不已。我们三五成群地邀约于野柿树下,或摸爬到树杈上手摘,或手持长篙用棍敲;然后积父辈之经验,将一枚枚野柿子浸泡在盛满清水的坛罐里封闭半个月,置于稻草堆和谷糠中密藏二个星期;经过如此这般处理之后,曾经酸涩无比的野柿子便有了甘甜的滋味,成了我们乡村少年最美的“零食”。其实野柿子多是被村里的大人们用来浸染渔网的。每到秋天,大人们在把野柿树上的野柿子敲打干净之后,便在一条条长条凳上分别绑上一块块木板,将那些

野柿子所蕴含的丰富涩汁压榨出来,浸染麻绳所结的渔网。据说,用野柿子汁浸染过的渔网不仅耐用,而且捕鱼效果特佳。这也许就是这棵野柿树之所以能够活了一年又一年的缘故吧。

崇高而硕大的野柿树,就像一幅绿色的图腾,大写在村庄的门户之上,它的每一枝每一叶,不仅长在了村里人的眼中,更长在了村里人的心坎上。对于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村里人来说,只要梦见了这棵野柿树,就会在没有鸟声的日子里听到鸟儿的歌唱;只要看到了这棵野柿树,就会准确地找到回家的路径。许多年来,每当流浪的歌声霓虹一样点亮我的故园思念时,我就会首先想起那棵长在村前小土坡上的野柿树……想着想着,我的心中就有了一片沁人肺腑的绿荫,我的乡恋就一枝一叶地变得郁郁葱葱起来。然而不幸的是,这棵令我们村庄多少代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野柿树,却在几年前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被惊天的炸雷劈倒了……在听着村里人传来的消息时,我极本能地抬头望了一眼高深莫测的苍天,眼里没有一滴泪水,心中一片空白……一棵经受了近千年风霜雨雪,阅尽了几多人世沧桑的野柿树就这样化为了乌有——我担心自己在没有了野柿树的日子里,是否还会获得完整的故乡印象……

前些日子,我循着父母呼唤的声音,又一次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当我站在那棵野柿树曾经站立了近千年的地方,我看见一棵新的野柿树苗正茁壮地成长着——听村里的儿时伙伴讲,在那棵老柿树被雷击倒之后,村里的一位花甲老者在这里又重栽下了一棵野柿树——望着青枝绿叶、生机勃勃的小野柿树,我心潮翻滚,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位故乡老人栽下的不仅是一面绿色旗帜,他还栽下了我们村里人不屈不挠的生命信念!

——这才是对那棵倒下的老野柿树的最好怀念啊!



## 故 土

何启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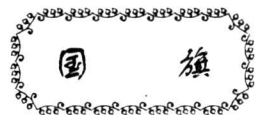
先民在莽莽丛林踏出原始风景线  
抛洒一腔热血凝成千古悲歌  
父亲豪情冲天翻耕泥土写成人生  
汗渍背影嵌进暝暝黄昏任岁月风干  
我在梦的旷野狂奔摸索黎明突破口  
紧攥泥土一粒粒洒满沉痛的思索

夜色涂抹着苍穹幽邃而神秘深远  
半轮冷月茕茕独立蛊惑着古老欲望  
月光穿不透黄土环抱的空间心颤栗不已  
那口古井绿满青苔汨汨冒出甘甜与苦涩  
井前老樟走不出圈圈年轮岁月斑斑驳驳  
门外的小河依旧呢喃最单调最动听的歌

记忆如常春藤爬满古厝的残垣  
野菊仍旧开开谢谢芝草仍在茬疯长  
童稚依旧映山红般舒开束束璨然  
老祖母还在咀嚼那不知反刍了多少遍的事  
而少年的梦已随着蒲公英的伞飘飞原野  
九月意绪是秋风剪不断的烟雨连绵

雪落季节母亲在村口为我送行  
我不再流连那井那河那丛丛野菊  
田间小路很古典很诗意地延宕运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地在梦里旋转  
而在每个难眠的夜晚每个流浪的日子  
故土一如既往地伫立在我出发的地点

那粗犷寥廓腥汗腌透泪水浇灌的故土哟  
是我老雨泛滥野火焚烧的苦难起点  
那繁衍豪情又孕育缠绵生机的故土哟  
即使我所有的眺望都转化成崇高的痛苦  
你仍旧是我人生最初的零点起跑线  
从这里我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明天



郭义合

这鲜艳的旗帜  
就飘荡在我们的上方  
无时不将我们的目光

擦亮  
使我们看到  
血的热量  
是如何穿透黑夜的寒冷  
沸腾起一个民族  
崇高的向往

党啊,你就在力量的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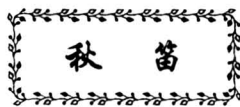
所有跳动的心脏  
就如这星群般  
在你的周围喧响  
而天空晴朗无比  
鸽群满天  
庄严的时刻 当一切肃穆  
那洪亮的义勇军进行曲  
使我们永远仰望



## 竹(外一首)

朱新民

拱出地皮儿，  
就有尖尖的角——  
看样儿想做个  
刺破青天的矛。  
待长得高高，  
叶劈秋风啸——  
又想做斩尽邪恶的刀！  
高风亮节的气质，



晚秋无阻挡，  
横一支竹笛儿  
悠悠吹响空旷。  
云朵仙姿鹤情，  
着意留下半坡白羊；  
大雁衔起笛音，



聂 鹏

银汉无声啊  
玉盘旋转  
又是一轮月圆  
看月光像大海一样舒缓  
像绸缎一样柔软

海棠和菊花共艳  
霓虹伴彩灯高悬  
湖心落一轮明月  
胸中盛万顷波澜

虚怀若谷的身腰，  
千古人诗入画，凝为  
多少无价的丹青墨宝！  
谁知到老，你却  
被削成一条扁担，  
从空灵步入辛劳——  
登山赶路，身板儿  
弯成了月芽儿；  
担柴送水，嘎吱吱  
哼着下里巴调。  
下里巴调——  
不知是在呻吟呢  
还是苦中作乐自我解嘲？

南归时一路惆怅；  
鱼儿叼走音符，  
在水中品尝清爽；  
托着喜悦的庄户人，  
悠扬燃放畅想……  
夕阳沉醉着悄然离去，  
她竟推出亮丽的晚霞  
为我涌出最后的豪放。  
笛声悠悠，  
悠悠地飘满苍茫……

今夜  
团圆的乐曲穿越万水千山  
皎洁月光下  
是谁将幸福的美酒斟满  
是谁将亲情的烈火点燃  
关山万里 天涯与共  
醉意中仰起了千万张笑脸  
月儿圆圆 人儿团圆  
事儿圆圆 心儿团圆  
今夜  
是谁在弹奏花好月圆  
是谁在和鸣天上人间  
望一眼亲亲的故乡  
双眼霎时泪珠点点

我看见风雨中的亲娘  
还站在家门口把秋水望穿  
你慈祥又和善的双眼  
仍在无声地嘘寒问暖  
不孝孩儿  
漂泊着坚守铁血边关  
对隔山隔水的母亲  
却只能  
登高凭栏 寄语婵娟  
摘一片红彤彤的枫叶  
把心灵圣地的丛林尽染  
分一半给天上的圆月  
留一半广结人间善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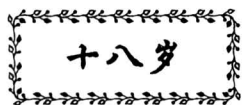
# 桃李归(并序)

于士乡

2000年4月1日,由元秉方、马洪仁等校友发起,杨村一中1956届毕业生共15人返校相聚,并请来高尚先、于士乡、张守经、康百起、李铁铮、杨幼员等六位老师共叙别情。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如今都已年过花甲。抚今忆昔,感慨万千,赋诗一首,表达师生情系一中、心怀母校、相互思念的深厚感情。

千年伊始沐春风,  
学子莘莘乐乃翁。  
半纪光阴催白发,  
一中母校起新层。

老来相聚堪庆贺,  
旧事重提喜由衷。  
童趣天真今又是,  
青山夕照更多情。



白鸿铎

十八岁的青春  
是一首年轻的歌谣  
在妈妈的呵护中变得成熟  
十八岁的遐思  
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  
在三月霏雨的季节绽放  
十八岁的梦幻  
是一篇绵绵无尽的美丽童话  
在夜深人静时编织  
十八岁的憧憬  
是一双长啸震天的翅膀  
风吹雨打后更加坚硬

十八岁的故事  
是一首清纯如水的抒情散文诗  
讲述着美丽的童年  
十八岁的感觉  
是一匹任缰驰骋的野马  
任思绪飞跃时空  
十八岁的风景  
是一轮初升的太阳  
年轻而活泼  
十八岁的足迹  
是一道向远方延伸的轨迹  
潇洒而自信  
十八岁的你我他  
迎着困难  
唱着人生的梦想款款而来  
十八岁的天空  
镌刻着青春的另一中注释:  
无——怨——无——悔!

# 留住美好

田毅夫

和一位年轻的女编辑谈起了旅游。“时间要短,还要玩得痛快,您说去哪儿?”她问我。“盘山不错,道又近,景点也不少。”我给她出主意。“盘山我去过了,不想再去了。”“玩得不好吗?”我问。“玩得很好,正因为感觉太好了,所以不想再去,为的是留住美好……”

“留住美好”,睿智而通达的经验之谈出自一个青年女编辑之口,我着实有些吃惊了;因为这句话是我经历了几件事之后才悟出的箴言。

前些日子,我曾回到阔别40余年出生时的小院。那是红桥区一条狭小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儿时曾是我的乐园。小小的四合院,住着3户人家,院里长着几棵大树,夏季布满了浓荫。在这个小院里,妈妈用大木盆给我洗过澡;爷爷摇着蒲扇给我讲过故事;和小伙伴们在树下捉蟋蟀,举着竹竿粘知了……小院的各个角落都写满了美妙的回忆。然而,当我几十年后再走进这个小院时,一切美好的回忆顿时化为乌有。院里的大树半死不活,各家盖的小房把院子弄得拥挤不堪,横七竖八的自行车和各种杂物堆放得满院狼藉。旧时的邻居早已迁出,迎向我的是一双双疑惑不解的目光和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此时,我满脸尴尬,真后悔不该学着什么海外游子的派

头来故居寻根……

也是在前些日子,路上邂逅了30年前的女友,她曾是我的梦中情人。几十年没见,我约她到咖啡馆坐坐,她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并非想借机寻回昔日的浪漫,只不过是想感受一下旧友重聚的愉悦和领略那特有的温馨。及至交谈起来,我才知道我又想错了。她和我谈的都是婆婆如何不好,丈夫如何无能,在婆家争不到好房子;和邻居如何吵架,还想让我帮她写封匿名信给对方单位;最后就是动员我买些几百元一盒的鱼油,并滔滔不绝地讲解这种鱼油如何如何强身健体……

告别她以后,我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曾暗自追求并在多少个不眠之夜思恋着的女友吗?如果我们这次不曾见面,也许我心灵深处永远保存着一个美丽清纯、好学上进的女孩的影子,然而现在只剩下后悔;所幸这件事还没有被妻子发现,否则这种后悔还不知要升值多少倍!

一种美好对人生往往只有一次,无论是人还是事。只该把她珍藏在心里;企图去寻找,甚至复制过去的美好,无异是对美好记忆的亵渎和破坏。

留住美好,在记忆里。

那位年轻的女编辑是明智的。

(上接第19页)

的废纸。王树华是一位不善言谈的人,坚持数年为别人的孩子尽绵薄之力的行为实在可钦可敬!他每次送纸都是放下纸就走,连水都不喝。那不图任何回报的憨厚,让人看到了我们民族最朴实无华的真诚伟大!

安金鹏入北大学习前一天,王树华也专程来为孩子送行,他对安金鹏说:“你王大爷没别的本事,帮不上你大忙,这废纸我保证供应。”安金鹏恭恭敬敬给王大爷敬上一杯热茶:“王大爷,这些年让您受累了!侄儿走到哪里都忘不了您……”

故事之三:安妈妈要学英语。为了支撑两个孩子上学,安妈妈每天忙得象陀螺。夏日炎炎的日子,她除了每日3餐的家务,还要到野地里割草,再背到几里外的兽医站,每筐60斤,能卖2元钱!在农村,猫下崽从来都是送人情的,可安妈妈提起三只小猫去了集

上,从早6点站到下午2点半,3只小猫卖了15元钱,她就是这样为儿子攒钱买书、交学费。为能帮助儿子学习,只有三年级水平的安妈妈已经自学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而且还通读了《毛选》、《邓选》,她认为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要不没法帮助孩子跟着时代走。近一年来她又在动脑子学习英语和电脑知识,“因为化肥袋、种子袋上都是印着英文,我看不懂,怕用错了。”让安妈妈看不懂的还有农村一些家长经常当着孩子的面玩麻将、骂大街。“咱们这代人已经这样了,还要把低素质传给下一代吗?”

离开安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他们那住了100多年的老屋,显然,他们还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但是,他们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家!因为他们儿子的身后,又有了成千上万努力上进的孩子。

# 夫行千里时

伊文领

还没打开家门,就听见里边传出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进了屋,就仿佛一下子置身在一个偌大的音箱之中。我心中那股烦躁的火苗一下子蹿到了指尖,就近拔掉音箱的电源插头。转过身来,一眼就看见丈夫的皮鞋横卧在方厅,袜子也懒散地摊在一边,更令人可气的是,他的帽子、皮包竟摆在了冰箱上!“爸!”女儿一声高叫,拎着一件白衬衫从居室出来,嘴里指责着,“又把衬衣放在我的床上,烦人!”“啊?你们娘俩都烦我了对不对?”“对!”女儿努着小嘴儿说。我也白了他一眼。“好好,你们也别烦,明儿我就走。”这不,丈夫嘴里说着,手里举着车票:“南昌学习两个月。”我不动声色,心想:快走!让我们也清静几天。

从第二天起,家里果真清静了。早晨没了那烦人的漱口声和吵人的剃须声,我和女儿收拾停当,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两三天过去了,家里照旧干干净净。双休日到了,娘儿俩懒觉睡足后,买菜、洗衣服、搞卫生,转天又去姥姥家玩了一天,别提多痛快了。周一晚上,女儿照例写她的作业,英语、语文都毫不费劲地独立完成了,可数学作业就不那么顺利了。“妈,妈,”女儿连喊两声,“您来看看,这道题怎么解不出来呢?”我没有丝毫的怠慢,凭着印象就讲了起来。女儿却摇着头说:“不对,不对!”“那,让妈再想想。”“太难为您了,要是我爸在家……”

一晃丈夫走了一个星期。女儿又加了晚自习,我每天回来也没准点,真的,委屈了女儿,每天晚饭让她吃方便面。一天女儿放学去找我,张嘴就问:“妈,咱今儿晚上吃嘛?”“吃……?”我努力思考着想给女儿换换口儿,女儿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咱去吃大圆碗吧,那儿的排骨饭也不腻。”“行,可天

快黑了,又阴天……”“没事儿,咱吃完就回家。”

从“大圆碗”出来,天上时有闪电划过,我和女儿顶着雷声赶到家时雨也下起来。女儿摸摸湿漉漉的头发说:“要是我爸爸在家,保准给咱们送雨衣来!”我听了不禁点点头。打开家门,女儿去摸灯绳,“啪”地一声,灯绳断了!“妈,怎么办!”女儿有些着急。我安慰她说:“没事儿,等你爸回来再接吧。”女儿无奈地说:“要是我爸在家就好了!”我不由得也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那边儿是否也在下雨?……

待走进屋里,我们不禁大吃一惊:地上一滩水。女儿打开居室的灯,我借着灯光一看,水是从冰箱底下流过来的。冰箱坏了!“怎么坏了呢?哪坏了呢?”我嘟囔着。女儿拿来手电筒,我上下里外照。“妈,是不是插头的事?”女儿提醒了我,我连忙去摁插头,“嗡”的一声,冰箱起动,“啊,还是女儿聪明!”女儿也高兴了。可我一抬手,“嗤——”冰箱又停了。我知道是插头松了,可也不能老这样按着呀,只好叫女儿找来胶带,暂时把插头固定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等丈夫回来。女儿接过胶带说:“唉,要是我爸在家就好了。”

一夜风雨交加,雷声不断,女儿吓得抱着枕头来找我作伴,眼睛痴痴地望着窗外说:“我爸在家就好了。”

我也睡不着,扳着手指算着丈夫的归期,还有一个月时间呢。唉,孩子她爸,你在家时,我们烦你;你不在家时,这烦人的事儿也不少呀!……

一天,我和女儿一起回家。一上楼感觉就不同一般,那久违的摇滚乐声似乎格外悦耳,还夹杂着“当当当”有节奏的切菜声,扑鼻的菜香也飘逸而出。女儿一阵惊喜,雀跃着说:“是我爸回来了!”



## 童年趣事

高 英

我有一个“女扮男装”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和一群“秃小子”度过的。当时，我家周围都是青一色的男孩儿，只有我似乎显得“独出一格”——我是一个女孩儿。由于按捺不住家里的寂寞，想和大家一起玩耍，我整天缠着妈妈给我剪头，于是，长发变成了短发，裙子变成了背心、裤衩，就这样，我“光荣”地加入了男孩子的队列。

我没有女孩儿玩的洋娃娃，也没有女孩儿戴的项链、耳环，我有的只是满口袋的玻璃球。

玻璃球伴我度过了那美好的童年。我将它们视为我的朋友，我的宝贝，不准有人伤害它们。

弹玻璃球是我儿时最大的爱好。我将玻璃球分为小白龙型、红珍珠型、蓝珍珠型、五彩型，对于每种类型，我都视如珍宝，爱不释手。但为了把别人的球赢过来，我只好忍痛割爱，从其中挑选一种球为“赌具”。

由于伙伴们比我年长几岁，他们要上学，因此，比赛要定在他们放学后方能进行。于是，在他们上课期间，我就要痛苦地忍受时间的煎熬，并不停的问照看我的太爷，几点了，为什么他们还不放学。时间

一点一点地过去，等到他们放学回家，我就像刚出笼的小鸟，马上来了精神，我将上衣和裤子上所有的口袋都装满了玻璃球，远远望去，仿佛四个大馒头镶在我的身上，超负荷的承受力将我的衣服弄得摇摇欲坠，早就没有了原来的衣形。就这样，我一路小跑，一路听着玻璃球彼此碰撞的清脆声，来到约定地点进行激烈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是激烈刺激的，气氛是紧张的，我们都毫不示弱，都想打一个胜仗，我当然也不例外。

轮到我发球时，我会自信满满地对他们示威：“瞧我的！”说完，我便很专业化的趴在地上，一条腿半蹲着，一支手臂作为支撑点，两眼一睁一闭，瞄准对方的球，将自己手中的球，用大拇指用力一弹，便飞快的向对方的球一点点靠近，这时，我在心中默默祈祷打中对方的球，对方也紧紧地盯着来势凶猛的球，希望不要打中自己的球，然而，天公很作美，每次都让我的球打得不偏不倚，于是，他的“宝贝”便纳入到我的“囊中”。

我的球技不断提高，他们的玻璃球也日趋减少。每次胜利而归，望着那胜利的果实，我甭提有多高兴了，而看到伙伴那一脸沮丧的神情，我只能表示同情。

我的球技在方圆几里也小有名气，我的那些伙伴们也甘拜下风，只能“望球兴叹”了。

就这样，玻璃球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现在，我仍保留了一些儿时的玻璃球，每次看到它们，我仿佛又回到了那美丽的童年。

~~~~~

不知天公什么时候把脸拉得老长老长，雷公也大发雷霆，不一会儿，大雨如瓢泼似地倾泻下来。我走在路上，心情随着天气的骤变而忧闷，沉重的思绪伴着阴雨的天气又使我想起了自己到处碰壁的事，蓦然间觉得生活是那么的艰辛苦辣。所有的不快如同路边河流的波浪，涌到我的心头。回首走过的路，那深深浅浅的脚印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我真想坐下来好好歇歇。淅淅沥沥的雨尽管小了点儿，但还没有停止它的喧闹，还是继续赶路吧！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脚下的路还得靠自己走。随着这风雨的行程，我才感受到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真谛，理解了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的内涵。于是，我对自己说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没有人理你；停下来，没有人为你撑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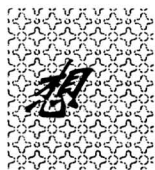
……

当我的左手握住我的右手时，手心间热量的传递驱走了刚才那份淡淡的凉意。雨在我的抗拒中渐渐地小了，而我还是一往无前，再没有停下来的念头，任凭雨水的浸泡、洗礼，默默地走过田间，走过小桥，心里所有的不平衡在风雨中也是一种发泄，这种无言的发泄令人陶醉、神往，慢慢地我的心平静了，不愿想那些伤心的事，继续赶路。

不知是走得太急，还是太阳跳出了云端，只觉得好暖和。抬起头来，我惊奇地发现太阳正张着通红的笑脸向大地打招呼，风也停了，远处一道长长的彩虹挂在天边，给雨后的晴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望着彩虹，看着美丽如画的大好河山，弥漫在心中的烦恼，已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消失得一千二净。

雨 情

辛义霞



王 静

一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味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保持了这种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作家叶灵风的文笔，也足以让今天的散文大家竟折腰。

胡适曾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了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了诸葛亮”。也许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二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而我想说：我想于窗子上/全蒙上帷幔/让所有习惯光明的人/都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的惟一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会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死去了，而我们生活着，挣扎着，虽艰辛且苦楚。

三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它的心是酸的呢？因为吃梨的人将心都扔掉了。

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嵇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贽，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的透脱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站五百年现代汉语三冬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五

爱一个人，我觉得不要去恋栈他，恋栈的结果多为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他，可以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尽管这是一首让人哀伤的唐诗。

六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嵇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世间欲与交流者二三子矣！

七

曾见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养大的莱莫斯一样，跑到草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没人的地方，舔干自己的伤口，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令人难以忘怀，现在喝酒的人大抵为了快乐或消愁。官僚、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这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

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酒的诞生，乃是源于人的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永不醉。

(小品)

蝗 灾

□ 王 毅 宋 勇

(布景 夏日午前,农家院落,窗前屋内,一方桌两把椅子,电话,一擦手绢)

(人物 老黄,原村长,男,60岁,简称“黄”;

秀英,老黄女儿,23岁,简称“英”;

柱子,新任村长,25岁,秀英未婚夫,简称“柱”)

(幕启,黄戴草帽上。)

黄 (上场做扑蚂蚱动作,装塑料袋、塞草帽里,戴上)(念叨)有情况!有情况……(伸懒腰)唉!人说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村长,您说算官吗?村长村长,放屁不响,您不知道,我这村长被选下来也有半年了,新选的村长柱子虽说是我未来的姑爷,不是外人,可他,毕竟不是我呀!这半年,这饭我至少得少吃180顿,酒得少喝90公斤啊!您说,对得起这舌头、对得起这胃吗?这半年啊,自个儿眼瞅着掉膘。你说也怪了,各家各户该有事有事,可连请我上他们家闻味儿的都没有!唉,说起来好象我是八十岁嫁人——就图那口吃;可您说:现在一不是解放前,二不是六零年,不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年代了,闺女做的饭食也不错,可怎么就吃不出我当村长时的滋味呢!(摇头,进门)秀英!

(英上。)

英 爹,回来啦?洗洗手,歇会儿,一会儿就吃饭。

黄 (把草帽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扣在桌上)一提吃我就来神儿。闺女,整的啥菜?先跟爹报报菜名。

英 瞧您!谁整天在家还摆腾呀!一个鱼香肉丝、一个素烧茄子就行了呗!

黄 哎呀,就你整的那还叫鱼香肉丝?那肉丝、笋丝、辣椒丝、蘑菇丝切得都跟杠子似的。再说了,那肉丝什么的该过油过油,不是切完了都划拉锅里就算中了。你看看这个:(找,拿出一厚擦餐巾来,放在腿上舒展平了,指)这都是爹在饭店吃饭的纪念,爹是餐巾收藏家!这个不是……这个……哎,海南饭店!全乡最好的饭店!那天是四楞子媳妇进门,

单在这儿请的我们几个,那其中就有个鱼香肉丝,一层红油瞅着就馋人,到了嘴里,酸、甜、咸、辣、香五味俱全,爹往中间一坐,那叫份儿!(闻味)这上面好象还有那味呢!(陶醉状)

英 得了,那还有法儿闻啊!

黄 秀英,再给爹添个特色菜!

英 到这时候了,还弄啥菜?

黄 (拿草帽,小心翼翼地取出塑料包)看了吗?都活着呢!别让它们都蹦喽。做个油炸蚂蚱,末后撒点盐花,烙两张热饼,一夹一吃,嘿,甭提多香了!

英 您哪儿整这么多蚂蚱?

黄 起早儿逮的呗!你不是老告诉我学学城里人嘛,没事转转圈儿、遛遛弯儿、没人地方撒撒欢儿,有人地方聊聊天儿……可我跟谁聊哇?狗见我都不摆尾巴,小兔崽子见我紧奔他奶奶怀里扎……

英 干啥?

黄 说是怕我抢他的饼干!准是他妈教的!

英 瞧您也是名声在外,孩子都怕您抢他的吃喝。

黄 嘛溜快去吧,再给爹整点儿酒来。

英 还喝呀?可没好酒了,我看剩下的都是甏流、二锅头、烧刀子什么的。

黄 妈惨点儿。档次低就少来点儿,照着四两,整一杯得了。

英 爹,您这传统保持得不错:“革命小酒天天醉”。(下)

黄 你是夸爹呢还是损爹呢?我有点小脑萎缩,好赖话听不出来啦。(突然一拍脖子)呀,看连个蚂蚱都欺负我。你个小东西,在地里横吃竖吃转圈儿吃还不算,也敢上我们家吃鱼香肉丝来了!你说消灭你吧,你也是一家老小,生态不平衡;可怜你吧,你成群结队的能把整片的庄稼吃光喽,那我只有把你变害为利,交我闺女执行啦!嗯?怎么又一个?(从桌上、衣服上抓)送上门来啦?(盯着开着的窗户想,恍然大悟)我说从起早就觉得邪性,有情况,这回,有酒喝啦!(奔电话,拨码)“喂,是农科站牛站

吗？咳，现在不是时兴称呼俩字吗？见了包乡长喊包厢（乡），见了金局长喊金桔（局）呗！我黄村就不行了，成个地名了，离永定门还差两站。咳，咱唠唠快说到北京了。说正事吧，老哥问你，治蝗虫的药还有没有？好，告诉你，都给我留着，没我的话儿谁买也不给！够朋友！到时候我请你喝酒！看着吧，过不了几天蝗虫就会大面积发生。千真万确！我起早地里亲眼看到的！好，就这样。”（放话筒。英端盘、拿酒、暗上）哈哈哈哈哈，这回……

英 爹，给谁打电话，这么美？

黄 没给谁打。

英 啥事儿？我听着您找啥农科站？

黄 （掩饰地）没啥事儿，人家……请我喝酒。

英 啥事儿这会儿还有人请您喝酒？

黄 （故意岔开话题，看菜）咦，闺女，这蚂蚱还有全毛全翅地就给爹上来啦？（倒酒，喝酒）

英 多只蚂蚱腿儿也多点肉，我不是总怕爹解不过馋来吗？

黄 你这个死丫头！

英 爹，我正想问您，您说今个儿这蚂蚱怪不怪，那两个全毛全翅的就是我炸它们时飞进锅里的。

黄 嗯，挺讲义气，视死如归啊。

英 爹，我跟您说正事呢！这阵式别是要闹蝗灾吧？真要是这样我得告诉柱子一声。（拨电话）啊？柱子没在家？下地啦？（放电话）爹，您看这事儿……

黄 好事儿啊，好事。

英 啊，这还是好事。

黄 咋不是好事呢？有炸蚂蚱吃了嘛！

英 爹！您咋一门心思净惦着吃呢？人家……

黄 （生气）我净惦着吃？我干村长六七年，你问问他们：那村里的路是谁修的？大队的房是谁盖的？那树是谁栽的？渠是谁开的？什么人上环儿、狗戴牌儿、农业生产、大人小孩，哪儿有事儿不是我顶着？……（柱急冲冲上。）

柱 秀英！爹！咱村发现蝗情了！我刚从地里转转，现在刚是点、片受灾，如果不治就了不得了。爹，您说咋办？

黄 我知咋办？打农药呗！要不就象我这样，发动大家都地里逮蚂蚱、炒蚂蚱吃！

柱 爹！我是代表全村求您来的，我刚干村长时间不长，上下都不熟，您老手眼通天，给农科站打个电话，而且农药量少不行，让他们给咱多弄点儿，您看行不？

黄 柱子，这时找我来了？不是我驳你，眼下我是狗见了都不摇尾巴的主儿，你说我算干啥的？

柱 爹，也许您、我和乡亲们都有点误会，这个我也不说什么，眼下这事关系到全村老少一年的吃喝，蝗虫灭了，咱们什么都好说。

黄 柱子，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该找谁找谁去！

柱 爹，您只当是咱家的事儿行不行？

黄 那是两码事。

英 爹！您咋这样！

柱 好，您再想想，我也不能再拖，我找乡里再想办法去。（下）

英 柱子！柱子！（欲追，返身）爹，您那时是不是给农科站打电话啦？

黄 没，没，是别人请我吃饭。

英 爹，这事可不是小事儿，您咋这么小气呢？

黄 我小气？柱子才小气呢！你瞅他一撅尾巴走了，要是再给我两句好话……

英 那就行啦？

黄 还是不行！

英 爹！不看僧面看佛面，您看我给您做了半天饭、炒了半天菜了。来，您坐上座……

黄 咱爷儿俩我坐哪儿谁看得见呐？得让柱子当主陪，还得有副村长、治保主任，还有那谁……

英 那谁？

黄 那谁……妇联主任。

英 只要您打了电话，我就能作主。

黄 你能作主？……（拿起那擦手绢翻看）当年可是爹作主啊！你看这几个，是四天连着的，一天一个地方，我记得忒清楚：头天，大秃子家孩儿三天，上的是东北餐馆（拿一个餐巾，放下又拿出一个，下同）；第二天，二狗子家娘儿满月，去的是西北餐厅；第三天，三帮子家迁坟埋人，坐的是成都饭店；第四天，四楞子家媳妇进门，进的是海南酒楼……

英 爹，够了！咱们乡、咱们村都不富裕，可养了不少餐馆，就是有象您这样的馋虫在吃、捧他们的场。您还说什么“提前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是提掇。”请您都得前三天打招呼。可您知道吗？大秃子家因为请您一顿，卖了自家地里的瓜还不够饭费的一半；二狗子因为请了你们，猪病了都没钱治，母猪和刚下的一窝猪崽都死了；三帮子为了请你们，果园耽误了治虫，造成秋后减产；四楞子因为好面子，结婚请客欠下一屁股债，他妹妹没钱交学费只好失学在家！爹，您不知道吗？您当村长的时候，虽说也

林肯的鼻子与哈佛的脚尖

在美国,有两座最受游人青睐的铜像,分别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和哈佛大学创始人哈佛。游人认为,触摸这两座著名铜像,能带来好运。不同的是,摸林肯的铜像,要摸其鼻子;摸哈佛的铜像,要摸其脚尖。因此,林肯的鼻子、哈佛的脚尖,均被游人触摸得黄澄澄的,闪闪发光。这两座铜像均出自美国著名雕塑家弗兰契之手。

林肯的铜像,位于伊里诺明州斯泼凌菲尔德市的林肯墓地,这里同时葬着林肯的夫人和他的3个儿子。凡来此参观的人,无不对林肯的鼻子发生着浓厚的兴趣。铸于1884年的哈佛铜像,坐落于哈佛围墙之中的老校园内。哈佛铜像,塑造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他有着希腊式的体魄,穿着17世纪的服装,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他的右膝上摊开一本厚厚的书,双目深邃地望着远方。

林肯尽管在美国历史上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

在国内却从没有受到一味的颂扬。汪曾祺先生在参观林肯故居时,当地一位妇女这样向参观团概括林肯,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在生活上是个无赖”。难怪汪曾祺先生怀疑自己的耳朵,我们所承传的文化,伟大和无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说到哈佛的雕像,更见其观念的畅明。在为哈佛塑像的1884年,距哈佛去世已有246年,那时已没有他的画像存世。雕塑家弗兰契只得从哈佛大学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穿上17世纪的服装,“冒充”哈佛。这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大逆不道,怎么能开历史的玩笑呢?即便要找冒充哈佛的人,也该挑选一个睿智的白发苍苍的老者,才不负哈佛之盛名。中国各地的孔庙之孔子画像和塑像,哪个不是干瘦老头?选择健壮小伙子“冒充”哈佛,在美国,乃情理之中;在我国,或成了有失严肃的历史篡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由此可见。

干了一些事,可你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啊,老百姓看见你们都躲着走,谁家有事都跟心跳地难受,请你们吧没钱,不请你们怕你们不干。知道老百姓叫您啥吗?蝗虫!(抓起餐巾给扔得到处都是)到您下来了才不骂您蝗虫了……

黄 骂啥呀?

英 蚂蚱。

黄 (沉重地、失望地)还是一样。

英 这些话,我一直不愿意说。可今天,为了全村的乡亲,也为了咱们自家,您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干。好,您看着办吧!这个时候,我不能呆在家陪着您吃喝,我下地找柱子去!(下)

黄 (看着满地的餐巾,缓缓地站起来)我是蝗虫?我吃老百姓的庄稼和血汗?我……(抱头,音响起,是大批蝗虫飞过和啃噬庄稼的声响,又出现饭店里杯盘交错和连连干杯的笑声,声响交错进行,如雷轰顶。)我、我、我不是蝗虫!(踉跄地走向电话)喂,牛站吗?不在?我想问他灭蝗农药的事,让他赶紧送……什么?乡里正调集大批农药送药下乡?噢,县里还准备实施飞机治蝗?好哇,好,谢谢……

(柱、英同上,齐喊“爹!”)

柱 得谢谢您!您给咱村立了一功!乡里说是您最早报了信息,为全乡和全县灭蝗争取了宝贵时间,保障了全村的作物免受灭顶之灾呀!今天,我代表村委会全体请您!在乡最好的饭店、一定请您坐首席!

黄 这是真的?

柱 真的。

黄 有你们这番话我就满足了。咋能蝗虫吃剩的咱们再吃呢?你们也都饿了,就在我这儿,大饼卷蚂蚱,以实际行动灭蝗吧!秀英,再整俩菜!(电话铃响)喂,大秃子呀?你请我过去喝酒?啊,不了,谢谢,不是客气,今个柱子请我……

(幕后有人喊:“黄大叔,到我家来吃饭吧!”“老村长,我请你来喝两盅!”“黄大伯,连闺女一块过来吧!”)

黄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颇有感慨,眼含泪花)台上台下这么多年,这,才是真的……(灯暗)

马三立逸事

少年马三立曾在天津汇文中学念书。刚进学校时,别的同学都穿着黑色校服,只有他却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破大褂。话语尖刻的郭先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挖苦他道:“告诉你,咱这是汇文中学,天津卫数得着的学校。回去给你们家大人捎话,不穿校服别来了!”

虽然深知家境经济拮据,马三立还是不得不向父兄讲了先生的警告。父亲万般无奈,将准备买炉子和煤球的钱拿出来为儿子筹办校服。父亲委托哥哥去买,三立却主动提出:“爸爸让我去吧!”结果他买回来一套起码大三号的校服,穿起来活像一件肥大的斗篷。他为什么这么做?在父亲的诘责下,他小声解释道:“我想,冬天套棉袄……明年我再……还能穿几年……”半晌,父亲叹了口气:“哎,闹了半天,他的‘包袱’使在这儿啦!……”“包袱”是相声演员逗人笑的惯用手段,但作为中学生的马三立平生以来第一个“包袱”却使人心酸,使人落泪。

马三立最为人所知的相声是《买猴儿》,然而,也正是因这段相声他被打成“右派”。后来周总理听说

这段相声被禁演,马三立也被打成“右派”时说:“马三立这段相声讽刺一下那些官僚主义者,有什么不可以?”马三立这才重返舞台

1984年,与马三立相依为命患难终生的结发妻子去世后,他竟然在妻子的墓碑前为自己立了一块墓碑,显然饱经沧桑的老人看透了人生。他是一个生活中严肃,甚至近似悲壮的幽默大师,他的一生为了别人欢乐自己却甘愿吞饮苦涩之水。

马老现在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胸前后背。”

说起磕牙,还有一段笑话呢。“文革”时,马老在“牛棚”每天坚持搓发、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终止了磕牙。其实磕牙对牙齿有保固作用,马老这么大的年岁牙齿不松动,跟他的磕牙有直接关系

(《名人传记》2000年第9期 王文军文)

音乐家说——“美声、民族、通俗” 唱法的划分该结束了

在歌手比赛中,按“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进行,数年来已形成一条约定俗成的划分法则。近日,京城音乐圈的专家们对它投了反对票,认为这样划分并不科学,中国音乐的比赛、教学有必要重新划分。

中央歌剧院教授刘诗嵘认为,100个人100种唱法,凡是受过良好专业音乐训练的歌唱家,都应该掌握多种风格的演唱,做到既有兼容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歌唱家中,唱民族的不唱美声,唱美声的也不唱民族,互不越雷池一步,是中国特有的奇怪现象。

歌唱家蒋大为说,“三种唱法”的划分不利于推出有个性的歌手。如在比赛中,民间歌手往往十分吃亏,他们与借鉴了西洋发声方法的民族歌手相比,

会被认为发声不科学。比如,去年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李琼,当时并没有获奖,但那一届比赛中的歌手只有她因《山路十八弯》唱红了。

作曲家徐沛东说,“三种唱法”的概念也制约着创作思路。电视台推出一个晚会,导演会向我要求来一首美声的或来一首民族的或来一首通俗的,我们就按照各自的样式来一首。一写美声歌曲,就是拉开了架势模仿西洋音乐,只追求声音,一点儿也不生动;一写民族的,就是细细嗓子唱的那种柔柔的歌;一写通俗的就是模仿港台歌曲的曲调,而我们按照自己想法创作的歌曲或者叫“杂交”出的作品哪边都靠不着。

(《北京日报》2000.6.10 徐雪梅文)

贾平凹新作《怀念狼》引起争议

贾平凹最近推出长篇新作《怀念狼》。小说叙述身为摄影记者的“我”奉命给商州地区仅存的十五只狼拍照,于是在当年的捕狼队队长、今日的护狼委员会委员“舅舅”的陪伴下,踏上寻找野狼的征程。然而在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支配下,“舅舅”杀掉了一匹又一匹本需保护的狼。等到他们把最后一匹狼杀死,自己也变成了狼……

有评论认为,《怀念狼》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现实的寓言。贾平凹把生命力同某种野性的事物进行对比,把人性的阴暗面和狼性的凶狠进行对比,由于他出色的表现能力,使得这种表面看有些牵强的对比进行得惊心动魄。

王绯撰文说:“贾平凹超越的固有的自己,不再拘泥于他的现实主义,使得民俗与传说仿佛插上了魔幻荒诞的羽翼。虽然表面上看,这部作品所涉及

的人与狼的共生、再生、互生及序生,都是基于万物同源的理解,但寓于其中的是超越生物学意义的社会性反思,是对人类的社会学批判。”

牛玉秋、张英评价说:贾平凹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从容又含蓄,真正表现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风范。《怀念狼》是一部“跨越世纪的精彩之作”。

也有一些评论表示出对《怀念狼》的失望。樊天、何言撰文说:贾平凹一再陷入了他几年来一直无法逃避的噩梦,他在退化,在不断失去自己的活力和灵性,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就这部作品而言,如果说贾平凹是想通过这一主题来反映人与自然的断裂,通过人与狼的敌视来隐喻些什么的话,那他做得并不是很好,缺乏浑然天成的表达。另外,其中的人物角色显得有些苍白,感觉贾平凹此番太追求文本技术上的“试验性”,而忽略了小说最基本的内涵。

(《文汇报》2000.7.8 黄静静文)

中国文化的要义不是三纲六纪

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投湖自杀是殉传统文化,他解释传统文化的内容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说王国维之死是殉传统文化,有一定根据;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是三纲六纪,则是不准确的。

三纲六纪之说不见于先秦儒家的典籍,乃是汉儒的关点。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六纪指家属及师友关系,

无甚重要意义,问题严重的是所谓三纲。三纲否认了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实为专制主义时代束缚人民思想的三大绳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应当批判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是儒家道家思想的精粹观念。儒家强调“刚健”,宣扬“自强不息”,又提倡“和为贵”。道家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含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意义。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弘扬的。

(《北京日报》2000.8.7 张岱年文)

该不该为韩寒让一条路？

上海松江二中 17 岁的高中生韩寒，已出版 21 万字的文学作品且销量极好，而他的功课，几乎都不及格，韩寒休学了。“韩寒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谈到韩寒的小说《三重门》和新近出版的个人文集《零下一度》，许多学者认为韩寒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文学和语言才能，但其作品缺乏内涵，显然还是一部中学生的习作。有学者指出，韩寒的成名作《杯中窥人》，其命题形式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惯用的手法，

所以，“韩寒现象”商业炒作的成分似乎更浓。

韩寒是一个“偏才”，大学是不是该破格录取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认为，既然韩寒根本上否定了现代教育制度，却又要这个制度来接受他，这是不公平的。是否要破格录取，大学应该慎重再慎重。

更多的人希望韩寒能完成基础教育，成为新世纪具有深厚底蕴的更出色的作家。

（《科学时报》2000.8.17 孙艳文）

张平的《抉择》是这样诞生的

生活真相改变创作初衷

电影《生死抉择》是根据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小说通过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现了反腐斗争的严峻性。但张平从他开始写作的那一起，做梦也没想到会去写一部属于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

1996 年夏季，刚刚拍摄完根据张平同名小说改编的《天网》电视连续剧的著名导演斗琪，又看中了张平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是一部描写林场护林员同盗窃林场的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搏斗的长篇小说。斗琪认为《凶犯》的故事情节撼人心魄，可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电视剧框架，但她建议把故事的背景从林场移到工厂，从农村移到城市。也就是要把林场的护林员变成工厂的守卫员或仓库管理员，把盗窃林场变成当地的农民哄抢工厂或工人中的一些不法之徒对工厂的肆意抢劫、小偷小摸。带着这样的故事框架，他们冒着酷暑，一连采访了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然而近两个月的密集采访，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思路。

他们在采访中发现，在某些国有企业里，对企业破坏损害最大的并不是什么哄抢工厂、小偷小摸，而

是腐败，是权钱交易，是资产流失。有些工厂，连年亏损，但一年的吃喝费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些工厂的领导，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对国有资产肆意掠夺，大发横财……与此相反，那些停工停产，以及被迫下岗的工人们的生活困境却令人触目惊心：一家三代挤在一间 50 年代建起的小平房里；很多工人家只有 80 年代初期买下的 12 英寸黑白电视，至今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很多干了一辈子的离退休老工人领不到退休金；有些老工程师甚至在街头拣菜叶。有一个老工人，得了肝癌，无钱医治，惟一的药物就是去痛片，疼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用手指抠床头墙上的砖，一块砖几乎被抠掉了三分之一……

面对着这一幕幕的情景，两个人的想法彻底改变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一定要替那些工人们说说心里话，一定要警惕腐败分子动摇我们改革的基石，一定要为那些立党为公的真正的改革者讴歌呐喊……

于是，斗琪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女工的电视连续剧，张平则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抉择》。

（《文艺报》2000.8.17）

鲁迅名篇被戏说

阿Q娶了孔乙己的女儿

由著名演员陶泽如、孙飞虎、林继凡等主演的8集电视剧《阿Q的故事》在南京试映时出现了不同意见。

在导演冯昌年眼里,该剧是“以喜剧的躯壳装置阿Q悲剧的灵魂”,全剧将《阿Q正传》和《药》、《孔乙己》等几篇小说穿插起来,再现了辛亥革命大背景下鲁迅笔下绍兴未庄的时代风貌和风土人情。他认为剧中的阿Q继承了鲁迅笔下阿Q的基本性格和精神,又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阿Q,他的许多个性色彩是鲁迅笔下阿Q精神外延的拓展与发掘。

主演陶泽如说他接下阿Q这个角色是感觉到角色的分量和挑战性,他不想把阿Q饰演成小丑,也不想把他演成济公般夸张搞笑的人物。阿Q有狡黠、泼皮、愚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善

良、质朴和义气,在表演时他有意放大鲁迅小说“温情的一面”:既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更有对阿Q这个悲剧人物的关怀与同情。

有人认为,该片是将电视剧某种通俗化的东西和严肃文学进行了一次很好的结合,不拘泥于原著,又能体现鲁迅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有部分文学界人士持有异议,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该剧将鲁迅笔下的人物织进了一个关系网,阿Q平白无故多了个妻子秀儿,孔乙己则成了阿Q的岳父,秀儿爱上了革命者夏瑜,豆腐西施成了阿Q的二嫂。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容易误导观众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从而难以实现编导提出的“普及鲁迅,阐述鲁迅”的初衷。

(《今晚报》2000.6 颖旦 鲁野文)

神化和鬼化太平天国都是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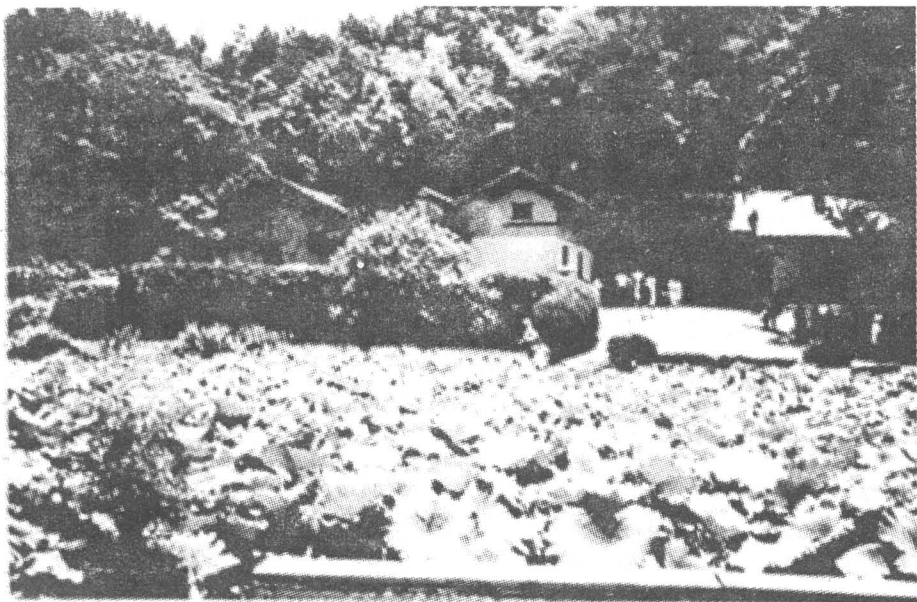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指出,电视剧《太平天国》与历史真实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观众应注意区别

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教授认为,近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文学作品都不太成功,观众兴趣不大。电视剧《太平天国》人物塑造较有特点,对观众的吸引力比一些文学作品要强。但电视剧与历史真实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艺术加工较多,观众一定要认识到历史与历史剧的区别。

目前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趋于冷静客

观。南京大学教授、太平天国研究专家方之光指出,在“左”的路线干扰下,太平天国运动被拔得越来越高,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拨乱反正后,太平天国研究慢慢降温,逐步趋于客观。但在80年代末,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破坏社会的动乱,研究一度趋于消沉,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神化太平天国是不对的,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

(《文汇报》2000.8.5 黄静文)



今日韶山

高元勃

湖南省韶山,曾被国内外誉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代伟人,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诞生的地方。然而,这位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世纪伟人,中国人民敬重的领袖,如今已经离开我们24年之久了。那么,曾经被世人瞩目的韶山,今天是个什么模样?毛泽东在人们的心中又是什么位置呢?这些,只有到韶山,才会亲身感受。

“毛泽东热”在韶山

七月的韶山,虽是火炉般的高温,酷暑难挨的季节,但仍没有挡住涌向毛泽东故居,寻觅伟人足迹的潮水般的人流。人流中,既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老年,又有从书本、电视剧中了解毛泽东的青少年。还有黑白肤色、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友人。据韶山的人们介绍,近年来,国内外到这里来观光游览的人们几乎常年络绎不绝,川流不息。人们走进低矮、简陋的毛泽东故居里,追思毛泽东的青少年成长过程;来到滴水洞内,体味毛泽东晚年来家乡的感受。听讲解人员介绍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讲滴水洞内伟人的传奇故事;去矗立着毛泽东铜像的广场上

表达情思和崇敬之心,照相留念;甚至深入毛家饭店,吃顿韶山风味的饭菜,品一下毛泽东当年喜欢吃的红烧肉,也作为来韶山的一种时尚与满足。

来到韶山,这里常挂在人们嘴上的是毛泽东,山水之间到处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题诗、名录。走进工艺品商店,更是到了“毛泽东世界”。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塑像、图片和画像,美观新颖的毛泽东图像,题诗题词的镀金读书卡,带有毛泽东头像的金质、翠玉质的项链坠,以及造型各异的纪念章,摆满了货架与柜台。难怪来到韶山的人,无论是带回家的,还是带给亲戚、朋友、同事的,最有意义的纪念品,除了“毛泽东”,别无选择。

毛泽东给韶山人带来财富

韶山这些年变化很大,整个韶山柏油马路四通八达,高楼拔地而起,交通、电力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到处绿树掩映,青山绿水环抱,草坪绿茵相连,鲜花锦簇、环境优美。韶山的人富了,人们大多数已脱离土地,依靠接待游客,兴办第三产业就业发财。一位韶山中年人深有感触地告诉人们,毛泽东生前给

韶山人带来荣耀,去世后却给韶山人带来财富。

透过韶山近年来的变化,特别是韶山人致富发财的现象,人们发现,给韶山人带来财富的并非是毛泽东本人,而是韶山人利用毛泽东这一伟人的影响,抓住了韶山地区旅游业的开发这一机遇,主动开拓经营的结果。人们围绕韶山旅游业的发展,办商店、开宾馆、建饭店、设停车场等,想方设法兴办第三产业,并很快获得了实惠。这里的商店、宾馆每天营业额多少,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统计。仅一个千八百米面积的停车场,每天的收入就达上万元。韶山内的大小饭馆足有几十家,每天中午几乎家家爆满。韶山人在餐饮上着实赚了不少钱。韶山人办饭馆很有经验。近年来由于饭馆的增多。竞争也日趋激烈。于是,他们不惜派出若干服务员,等候在各个路口,免费为游客当向导,引路参观旅游,提供热忱的向导服务,目的是希望自己带领的客人到自家的饭店用餐,以此来获得更高的收入。一名叫毛爱萍的女青年见我们到滴水洞参观,便积极做向导。中午用餐,当我们歉意地提出要到毛泽东故居附近的毛家饭店用餐时。她却彬彬有礼的对我们说:“俺们是毛主席家乡的毛家人,到哪家饭店吃饭由客人决定。强迫人家到自己的饭店吃饭,给毛主席丢脸的事,俺坚决不干。”听了真叫人感动。

其实,面对激烈的竞争,韶山人的市场经营意识已经走出大山。在毛泽东同志故居旁的毛家饭店吃饭时我们了解到,这家最早在韶山开办的饭店,早已到北京、广州等地开办分店,他们已把毛家饭店推向全国。不久,人们将在全国各大城市也能品味到毛泽东家乡风味的饭菜。

韶山神话

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而逝世后二十多年的今天,韶山人却围绕毛泽东,把一些偶然的或自然的现象罗列在一起,创造了许多“毛泽东神话”。

1993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有关部门从南京塑造了一尊身高6米,基座高4.1米,总高10.1米,像重3.7吨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时形象的铜像,准备在毛泽东诞辰那一天安放在韶山。于是围绕运送、安放产生了一系列神话。当拉运毛

泽东铜像的巨型平板车从南京启运途经井冈山地区时,汽车突然熄火,司机怎么也打着火儿了,只得在井冈山寄宿一夜。第二天,本想修车的司机一开车,车的发动机不仅正常运转,而且直达韶山,没出任何故障。于是便传出“毛泽东留恋井冈山,想在井冈山休息一夜,才让车熄火的”故事来。运输毛泽东铜像途中始终是阴雨连绵不断,而运输车一开进韶山界,韶山便雨过天晴。12月6日湖南省领导和韶山的近万名群众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就是这一天的上午10时,韶山上空不仅太阳高照,月亮也显现出来挂在空中。毛泽东铜像安放地的对面山头,本来在每年4月份才开的杜鹃花,却在一夜之间也奇迹般的顶着寒风开放出一片红艳艳的杜鹃花。很快便引发出“老天有灵,告诉人们毛泽东丰功伟绩可与日月同辉”,“花木有情,来欢迎毛泽东重返故里”等神话故事来。

一次,一辆中巴车翻滚到几十丈深山沟,车上几十人无一伤亡。有人就说成是车上挂了毛主席像保平安的原由,甚至有人传言,翻车时看见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伸出巨大双手,擎起了坠落的中巴车,而后缓缓落地的。有人竟把毛泽东在战争中脱险,把1947年同美联社住延安记者罗德里克撤离前,向毛泽东告别时,询问中国共产党前途问题,毛泽东告诉记者“两年后,我邀请您到北京来看我”的科学论断,都被列入神话。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把毛泽东塑像、画像请进家当作神仙供,为什么众多的司机把毛泽东像挂在车上保平安?等等,我想,无不跟这些神话有关。那么,在湖南,在韶山,为什么传出如此众多的神话,把去世后20多年的毛泽东奉为“神仙”呢?湖南一位著名作家曾做这样解释:“湖南人不将毛泽东看作一个单纯的世纪伟人,而更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这又说明什么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实际上是湖南人的一种失落感的折射,是湖南人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反映。”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对毛泽东的崇拜,还是失落感的折射,或是精神胜利法的反映,都不能用社会与自然的某些偶然现象,或一时不能解释的社会与自然现象把毛泽东神话了。试想,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在天之灵的话,也不会赞成后人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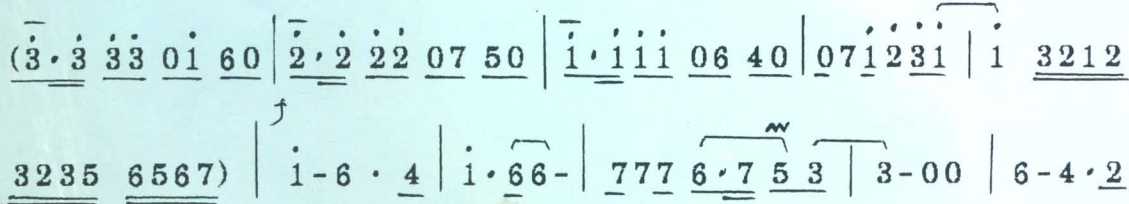
明天

(独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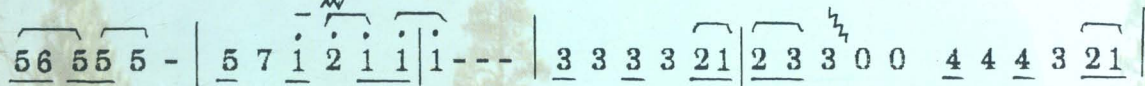
王 毅 词

李葆春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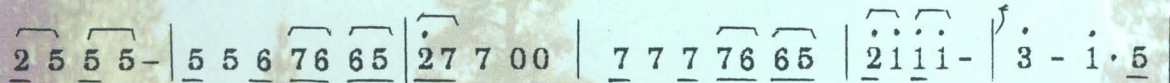
1=AB 4/4 自信、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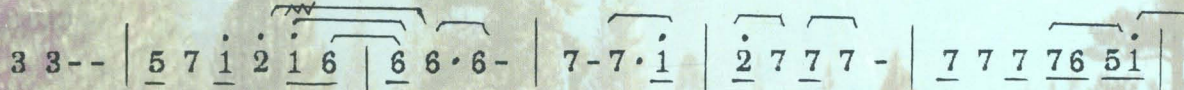
明天啊 明天 美丽的明天 明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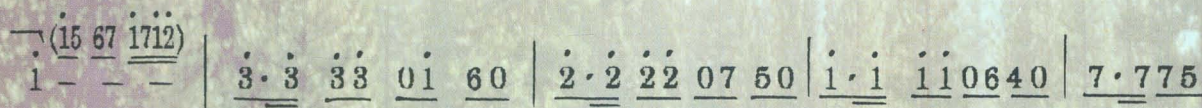
明天 美丽的明天。 明天是七色的梦想， 明天是盛开的
 明天是父母的期盼， 明天是天地的
 少壮时需要努力， 长大后叱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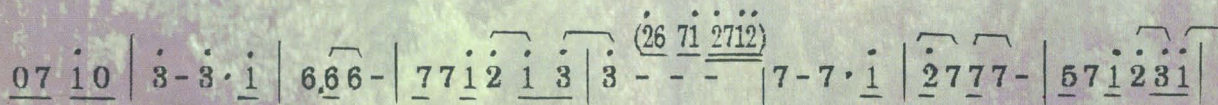
鲜花， 明天是日月的轮回， 明天是绚丽的朝霞。 明天是
 造化， 明天是我们的成长， 明天是我们的报答。 明天是
 天下， 为了明天的辉煌， 铁肩道义向前跨。 喜看那



希望 希望的实 现， 明天是 事业 事业的发达。
 民族 民族的重 托， 明天是 我们 我们的天下。
 明天 明天的世界 上， 巍巍 矗立 矗立是我们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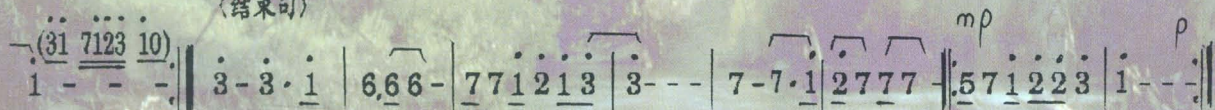


啦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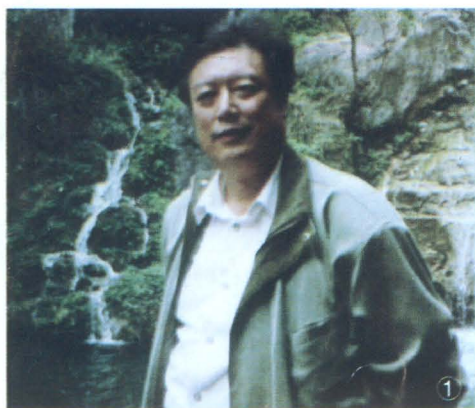


啦啦 明天啊 明天 美好的明天， 明天啊 明天 美妙的明天。

(结束句)



喜看那 明天 明天的世界上。 巍巍 矗立 矗立是我们中华。



马德春,男,1937年生于山东,祖籍河北,汉族,国家一级画师(教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

1960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并留校任教。得李可染、李苦禅、田世光、吴冠中、白雪石等当作诸多名家亲授。

现任中国美协会员部主任兼艺术委员会秘书处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鉴定研究员。

绘画创作,人物、花鸟、山水,均有涉猎,工写兼能,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美展,并被中南海、外交部、农业部、轻工部、国防部、中央电视台、美国丹佛博物馆、日本前首相海部

俊树等收藏。

《明珠滴露》在日本获奖。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论与周易研究中、独辟蹊径,古为今用,发明了“通古今,贯东西”的《干支·公元掐指算法》,使传统干支纪年与公元的换算,理奥易行。为文史研究做出新贡献。

曾出访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多哥、立陶宛等十多个国家,讲学和举办展览。

《中国美术辞典》、《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世界名人录》等多部大书均有介绍。

①马德春②物竞天择③三思图④山水⑤明珠滴露⑥翠羽秋艳

